

名家談叢

讀史隨記

中西牛郎

英人吉朋氏所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體大思精。聞博識透。誠泰西史作中傑出者也。法國有一碩學。嘗論斯書曰。併吞世界大小邦國。盡破壞之。而立於其上之絕大帝國。土崩瓦解。而幾多大小邦國乃復新生焉。古代宗教之滅絕在此間也。耶回二教之興隆在此間也。舊世界之老死在此間也。近世列國之幼穉在此間也。其發程之景象在此間也。世界人心之一大轉機在此間也。吉朋氏乃以獨力網羅之以製鉅篇。不朽盛事。實在斯焉。予頃讀斯書。隨讀隨記。豈敢云示同好之士。聊附古人秉燭志得之義以備遺忘云。

羅馬國初以來。征服四方。開拓疆宇者七百年。而奧古太士帝出焉。及帝始有偃甲罷戰。與民偕樂太平之意。而羅馬一統地球之雄圖至此止矣。是惟皇帝自己天性和平之所使然。蓋亦有以灼見斯時大勢。有事則危。無事則安。戰則難勝。和則易守耳。

讀史氏曰。漢高用劉敬之策。與匈奴和親。我德川氏不用賴宣之議。謝絕明之乞援。國之由創業入守成。由撥亂入昇平者。大抵皆然也。

羅馬在民政時代。其募兵士非公民不敢用。其意蓋謂。非擔國家不可不愛。財產不可不護。法律不可不設之責者。斷不可授以國家干城之任。此其所以必用公民也。後及戰勝愈多。公民愈減。則戰漸成一種技術。而兵亦成一種職業矣。然其招募。仍嚴體力。年齒。身長之資格。大率不取之南部而取之北部。不取之都會而取之山野。不取之商賈儂巧紛靡之習。而取之工匠漁獵樸實勇健之氣。其已不以財產爲資格也。則不免至卑賤者亦在其中。然至將吏。必擢用自公民有教育者。此仍所以不失重兵之意也。讀史氏曰。羅馬之世。戰爭已成一種技術矣。則其在今日。成一種專門技術也。亦不足怪。惟夫所謂兵亦成一種職業者。乃與今代不同矣。

羅馬民政時代之所謂愛國心者。乃從保全其自由政體。而欲其昌盛長久之熱望來者也。有此愛國心。而民政時代之軍隊無敵于天下矣。降至帝政時代之僱兵。則此愛國心漸既薄弱。而更有二種精神代之。一則名譽的精神。一則宗教的精神是也。二種

精神合成一大精神。而益加強焉。凡農工卑賤之徒。一旦應募。入營爲兵。輒謂吾如臨陣退縮。則不獨壞一身之名。亦必貽辱全隊。於是相戒以養勇氣爲第一義。即其入營之初。獻盟誓曰。必不離軍旗而逃走。必以一死報於皇帝。必遵奉將軍號令。是以士卒望見黃金鷲羅馬國旗也之閃乎軍頭。則中心莊肅。忽生敬虔之心。蓋一種宗教感情也。羅馬軍隊賞罰尤嚴。百夫長則有鞭撻兵士之權。將軍則有生殺兵士之權。羅馬關於訓練之格言曰。凡不畏其將過於畏敵者。即非良兵也。

讀史氏曰。所貴乎軍隊者精神也。有精神而勇氣生焉。名譽一種精神也。宗教一種精神也。愛國一種精神也。羅馬有此三種精神。迭相消長。可以知其兵之勇氣也。可以知時勢之變遷也。

方羅馬帝國之盛也。國民心目。炫乎其版圖之大。常勝之威。帝王之澤。遂侈然謂羅馬即天下也。羅馬以外無復有天下也。而不知當時羅馬以外猶有幾多自主之邦國。星羅棋布也。今據地圖。查厥疆域。東西約三千英里。南北約二千英里。其地多在北緯二十四度與五十六度之間。而位於溫帶中矣。此亦天下至美至大之國也。

讀史氏曰。羅馬最盛之時。顧當中國兩漢之際。意者斯時中國君民。亦必謂中國即天下也。而不知其實天下至美至大之國對立東西。而交通未開。乃如今日英俄德美各邦。其富其強其大。或過漢與羅馬遠矣。而相對立焉。而相交通焉。而相爭競焉。嗚呼。是宇內何等局面。生爲男兒者。豈空老且死乎哉。

四

(未完)



名家談叢

讀史隨記

(續第二號)

中西牛郎

羅馬之所以大者。非惟戰勝攻取。拓土開疆之迅速廣大也。今代俄國之版圖曠漠。占地球之大分。昔亞歷山帝。以震撼宇宙之威。入亞細亞。連戰長驅。立戰勝之碑於印度境內。成吉思汗及其後嗣。不百年而建一大帝國。東窮支那海。西抵埃及及日耳曼。戰勝攻取之迅速如是。拓土開疆之廣大如是。豈惟羅馬哉。而羅馬所以爲羅馬。則在其積數百年之智術成鞏固之基礎。更復以法律紀綱之。以學藝脩飭之。以賢明簡易利用三者爲施政之本領而已。

讀史氏曰。宇宙事物之進步以漸者。自是一定不變之原則也。故人類社會之成也。必家族集而後成部落。部落集而後成小邦。小邦集而後成大國。人類社會之進也。亦必由野蠻入未開。由未開入半開。由半開入文明。此其原則也。羅馬帝國之於歐羅巴。其大國之始而又文明之始乎。比之中國。其立基之漸則猶周也。其一統之盛

則猶秦也。其治強之實則猶漢也。知中國漢以後之世界源於周秦。則知歐洲今代之世界源於羅馬矣。苟據人類社會漸成漸進之原則。欲以究察歐洲今代之現大勢現關係現國家現政治現宗教現法律現事物者。其於羅馬史不致思焉可乎。羅馬帝國。初待天下宗教平等。放任人民自由信奉。而不強抑之。故各種宗教不受阻礙。弘通國內。惟人民則以爲真理而信之。哲學家則以爲虛妄而擯之。政治家則以爲有用而利之。

讀史氏曰。國家將宗教任諸人民自由信奉。而不干預之。固其宜也。若夫同一宗教。而人民信焉。哲學家擯焉。政治家利焉。則二千年前之羅馬。二千年後之今代。何其相似之甚也。然斯蓋就耶穌教未興之先而言之也。耶穌教既興之後。則信焉者固信焉。擯焉者利焉者。亦並信焉。而至今日則復於二千年前之故態矣。嗚呼。今後亦安得光明真理圓滿完全之宗教。使世界億兆無賢愚聖凡之別。齊乘一乘。同證極果哉。

雅典斯巴達二國。自其禮法之保全起見。不敢容納外人爲公民。狹隘誠甚。而二

國不免因之速就衰亡。羅馬則不然。苟有才德可取。則無論外人敵人奴隸野蠻。不吝分之以公民之特權。蓋其所欲不在虛名。而在實力也。是以雅典民政全盛之時。有公民三萬人。驟減少至二萬一千人。羅馬則民政初代料民第一次之時。有公民八萬三千人。厥後增至四十六萬三千人之多。皆可執兵器以護國家者也。

讀史氏曰。苟有才德。則博容納之。與共天職。而不問其類之同異。斯誠大國之度量也。其所以強國勢吞四鄰。以躬建絕大帝國者在此也。今洋之東西列國有此大國之度量者。惟美國庶幾之。然至其排黃色人種一事。則所以猶未免狹隘。而不及古之羅馬遠矣。

羅馬公民之特權。在其未普及全帝國以前。則伊大利與各省之間。割裂鴻溝。而殆有別國之觀矣。當此時。伊大利者。乃帝國統一之樞紐。而帝國成立之基礎也。凡民生於伊大利者。即有不出租稅。不服武斷之特權。不生於伊大利者。則不得選為皇帝為元老議官。後及更以羅馬國都自治制度擴之伊大利全邦。則自阿耳布士之趾至加喇伯里亞之濱。無一民不公民矣。於是伊大利全邦語言風俗習慣。制度悉歸大同。鑄成

一大國民。而其重力可以匹敵全帝國之大也。
讀史氏曰。以重御輕。以中御外。非先有此。則不能保持大帝國之統一而傳之久遠也。是善應用漸成漸進之原則者也。

羅馬以兵力征服希臘。而希臘文學則爲其所極力講求。因致希臘語言文字盛行羅馬。而政事兵事則仍用已國言。斷不許用外國言。於是拉丁希臘二言。並行一國。一則爲文學之言。一則爲政事之言。故從政務兼脩文學者。必通此二言矣。

讀史氏曰。蒙古以兵力征服中國。而中國之文物制度。則不得不取。英國以兵力征服印度。而印度之宗教古文。則不得不取。亦猶羅馬以兵力征服希臘。而取其文學也。惟羅馬之取於希臘。將以裨其智德。高其理想也。英國之取於印度。將以博其聞見。資其研窮也。蒙古之取於中國。將以保其國家。立其綱紀也。故三者之取同。而其所以取則異耳。

古代奴隸之盛。莫若羅馬。羅馬奴隸。多爲戰時所擒敵人。歸以賣之者也。使役之道不一。或使之耕田。或使之工作。或用供使令。或用當僕婢之役。或有聰慧少年。出乎其間。

則教誨之以文學技藝。而價亦倍蓰焉。養奴隸之最多者。羅馬城內一宮殿。而常養四百人。埃及一寡婦家。亦常養四百人。如是則奴隸貨也。非人也。然許婚嫁相通。以殖子孫。亦設法律以保護之。苦役虐遇。頗得以紓矣。

讀史氏曰。羅馬奴隸。後世識者以爲其致衰亡之一原因者也。蓋用奴隸之利。在用其力。而患在自陷佚惰耳。抑今日人類一半名曰婦人者。猶未免在昔日奴隸之境遇。如彼貨人身以滅天理之論。則恐非所以施於羅馬時代也。

克老地士帝。檢人口時。有公民六百九十四萬四千人。若據此數。併其婦女幼孩而計之。則應得二千萬也。若加各省男女老少而計之。則應得二倍之之數。即六千萬也。若合奴隸而計之。則應得與之相敵之數。即一億二千萬也。是知羅馬帝國者。乃包與近世全歐殆不相下之人口。而置諸一大政府之下者也。

原注。窩耳的耳氏。於法國大革命前。著萬國史記。數當時歐洲各國人口曰。法蘭西二千萬。德意志二千二百萬。匈加利四百萬。伊大利及其附近諸島一千萬。英吉利八百萬。西班牙葡萄牙八百萬。俄羅斯在歐洲者一千二百萬。波蘭六百萬。希臘土耳其六百萬。瑞典四百萬。噠馬挪威三百萬。自餘諸小國四百萬。是通全歐而合計之。則有一億五百萬。乃至七百萬。與吉朋氏所言大略相合。

試一對照羅馬帝國與亞細亞諸國。則知羅馬昇平之始。迥不可及也。是時亞細亞諸

國。大抵淫虐之政行于內。而孔熾之寇逼于外。租稅之嚴催。科條之勵行。無一不假兵力。在國都則鴟梟食人。在地方則豺狼噬民。民咸翹足思亂。莫不有胥溺偕亡之嘆矣。獨至羅馬則民之服之。甘心樂從也。夫惟甘心樂從。是以國祚長久。自有可恃也。若夫前日兵力相爭之四鄰諸國。今則夷爲郡縣。其民熙熙洽洽。浴羅馬之澤。無復回復自主之望。而皇帝權力廣大。凡全帝國內。雖在僻遠之地。亦皆無不懷其惠而畏其威也。至內銷不軌。外禦寇賊。則有強大軍隊焉。而如民政。則不辜藉其力以行也。是以君民協和。同享昇平。前代以來。未多見如此之治且安者也。

讀史氏曰。自古世無千年之國。亦無百年之治。故國不貴其常存無亡。而貴其能振興全世界人類之文明。不貴其無內憂外患。而貴其能利內憂外患以作興復進步之機。吾觀羅馬。於前者則有之。於後者則在民政時代有之。在帝政時代無之。夫民政時代之內憂外患。猶疾在壯者。內之強健。有以勝之。故無以害也。帝政時代之內憂外患。猶疾在老人。內之衰弱。無以勝之。故病則死矣。吉朋民極口侈談羅馬昇平之治。比諸當時鄰邦如波斯諸國而言則可也。比諸民政時代而言。則未爲精到之論也。

(未完)

名家談叢

讀史隨記

(續第二號)

中西牛耶

全帝國內。大小都城。有國路以聯通之。國路之本。起于羅馬中央會場。經過伊大利。貫通各省。達于國境而止。今算帝國西北自晏土尼士城壁抵羅馬。自羅馬東南轉抵耶路撒冷之一大幹路。則可得四千八十羅里之延長線也。凡國路之設。自城邑達城邑。洞開直達。山則鑿之。河則橋之。鋪以沙石。粘以煉灰。堅牢異常。其目的則在遣送軍隊。利便交通。若有一國既為羅馬所征服。而其地國路未通。則羅馬人不敢以為完成其征服者也。

讀史氏曰。交通線之在國也。其在人身則筋維也。血管也。神經也。人身無筋維則骸骨不聯絡。無血管則血液不循環。無神經則感覺不靈應。是故交通線不完全之國。則近於半死之人矣。昔羅馬人以造道路為軍國首務。可謂知要已。今者西比利亞鐵路已成。而俄國行將生羽翼矣。觀其勢力競爭之勃。故英國與印度之交通線。仍

由往返須數閱月之海路。而未有變計焉。是其殷憂也。

文學之嗜好。本爲與昇平文明之世不可相離之事。即在哈士利晏安敦尼諸帝之朝。文運蔚興。士重文學。固其所也。於是英吉利北邊之土民。已有玩味脩辭之學者焉。萊因、多惱武之河濱。亦有鈔寫鄂謨伯西兒之詩者焉。間有文學專業之士。輒以厚幣聘之。杜列米之天學。加連之醫學。皆爲學者所悅講究。而闢其精微。正其紕繆者。亦非無其人。雖然。惟除路西晏之外。無復一人獨創孤詣之才。即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芝諾、伊璧鳩魯之說。師弟傳授。推爲學宗。而實則蔽塞人智之開發。前代詩人。雄辯家之美辭。雖尙遺存。而講習之者。不能激發其精神。光燭其氣燄。而所從事者。僅在影摹貌似之末。偶一違於常格者。群起尤焉。噫。以如此之俗習。而不待文學復興之日。烏望其能喚起新宗教新文學新世界於長夜情眠之中。而發揮我歐人之真智慧。真才能乎。

讀史氏曰。昔朋氏稱以上事實爲羅馬天才之凋衰。旨哉言乎。蓋天才者。謂我能不囿於舊來他人之思想。而發揮自己之思想。以生人間有用之發明也。故天才之衆。即斯世將興之徵也。天才之衰。即斯世將衰之徵也。古代天才之最盛者。在泰東則

周末戰國之時也。在泰西則雅典、馬基頓、迭相興亡消長之時也。中世以後文學復興之時也。斯三時者。皆有大同之化。太平之治。從於其後。夫天才乃人類大光明。足以照耀宇宙者也。今日中國之衰。誠極矣。而所幸者在乎少數天才。出於此間。開拓絕大思想。而光燄萬丈。不可抑遏。此豈中國一陽來復之機。既微發萌芽者也歟。抑亦風雨如晦。鷄鳴不己者也歟。吾不祝中國有千萬老朽官吏。百萬劣弱兵卒。幾億深藏之金銀。四億蠢動之生靈。而獨祝此天才之興。

君政若何。凡無論何等名。以一人總攬行政理財用兵三大主權者。是其義也。若是之政體。自非用嚴毅慎密之保護機關。保護人民自由。則流為君權無限之政。勢所難免也。宗教迷信之世。僧侶最有勢力。即以其勢力扶翼自由之權。必有可賴者。乃奈僧侶左袒。每在君主。而不在人民。然則君權所以不橫流。民權所以不墜地。全仗有一種剛健憲法團體。以維持之耳。羅馬至奧古太士帝時。政體全行一變。名為民政。而實則君政。皇帝寔握無限之權。然且為蔽君政之形名。以欺天下之耳目。務尊重元老議院。自稱為其官吏。而稟其命令焉。

讀史氏曰。羅馬數百年來之民政。變爲君政。此乃最大革命也。奧古太士帝。以雄才大略之資。用權變不測之計。乃能成就此最大革命。固無論已。而尋其所漸。乃勢之轉移已久矣。帝特不過利斯勢以成其事耳。蓋四十四軍之將卒。於二十年之久。立戰功獲重賞者。懷帝室之德以思擁戴之一也。各省之民。久厭議院之苛虐。即望總攬主權於一人之手以撫柔我者之興。二也。羅馬人民。食求其飽。觀求其美之外。不知其他。而此二者帝皆已予之矣。三也。羅馬紳豪。以爲人生日的。一在快樂。快樂已得矣。何必事於民政之恢復。殆有若李耳所謂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者。四也。民政黨有氣概才幹者之大半。不死於戰。則死於放竄。而傲骨自喜如古人者少焉。五也。國情如此。而何怪乎革命之變哉。

(未完)

名家談叢

讀史隨記

(續第六號)

中西牛郎

皇帝馬爾加士安敦尼之德行。其尤彰者在勤與嚴。年甫十二。奉斯多噶派之教。希臘哲學種之一。即其平生所服膺者。曰以精神克肉體。以天理克人欲。德之外無善。不德之外無惡。嘗在軍中。錄其心得。以成一書。觀其教誨之語。切切惻惻。毫不似帝王之矜嚴。凡帝一生行爲。直是芝諾氏斯多噶派之祖訓言之好注脚也。蓋其自責嚴。責人則寬。而欲盡正義。仁愛以濟天下億兆。可不謂賢乎。戰乃其最所不欲也。然不已而戰。則躬親臨陣。暴露于多惱武之濱。經入寒暑之久。與士卒同甘苦。竟獲病崩。崩後百年。百姓思慕不已。往往奉置其像於家廟以祀之云。

讀史氏曰。吾嘗聞羅馬有一賢主焉。即皇帝馬爾加士安敦尼是也。帝之盛德。頗似中國禹湯文武之諸君。而其所著書。亦往往有與孔子論語相出入之處。而西人不甚稱揚其人者何也。蓋以帝不好耶穌教耳。雖不好耶穌教。而道德之盛。則有不遜

於耶穌教中稱曰聖賢者。由是觀之。泰西道德家。耶穌教以外豈爲無人哉。

兵力之用。視乎國之大小。國愈大而兵愈有用矣。嘗一政事家爲說曰。無論何國。國中人口百分之一。棄其本業。或爲兵勇。或爲遊民。而國不窮者。未之有也。然則兵固不可過多也。然今有一兵。或恃其膂力。恃其利器。恃其技熟。欲以鎮壓百人之衆。斷不能也。即欲以百人精兵。鎮壓萬人之衆。亦斷不能也。何則。衆寡懸絕。勢不相敵也。然以十萬之兵。則制一千萬之民而有餘矣。以一萬乃至一萬五千之兵。則制全都之民而有餘矣。兵與民之強弱不同。則使然也。且夫兵者。自非使千百人之衆合成一體。而指揮之者。亦惟一入焉。則雖有韜略之才。訓練之精。亦無所用之。故將之多。非用兵之道也。卒之分。亦非用兵之道也。

讀史氏曰。吉朋氏此言。即爲叙羅馬帝國軍隊政治之事。而發其端者也。夫帝國建設以來。未幾。野心家興。輒藉於僅僅數萬之兵。易置帝王。如奕棋然。不知其能致此者何耶。今吉朋氏解釋之曰。兵民強弱不同。自有一定之數也。以上所論即是也。抑國家養兵。本爲內鎮其亂。外禦其侮而設。今乃欲脅國民以爲神器。是私國家之兵。

也。昔董卓脅漢君臣遷都。法國過激黨掌握政權。斬刈生靈。當時民心豈誠服從乎。皆是兵之力也。前日中國朝廷不爲董福祥所脅。則亦其不幸中之幸也。

昔以該撒之雄才。壞古太士之深慮。猶苦兵之驕悍難馭。西伯拉士帝雖有勇智。能噤而制狙恩邀賞之兵乎。蓋是時也。兵之驕盈既極矣。而帝更復寵之以被黃金環。許之以與其仇儷起臥營中。予之以倍前之原餉。養之以一朝有事。則以非常要挾。然後乃肯從事之習。於是將驕卒懈。不可復用矣。帝即覺悟軍隊之不可不改革。飭勵一將官。從於其事而已。莫及矣。嗚呼。帝而自問。將士懈慢如此。孰任厥咎。則必知責在自己耳。讀史氏曰。西伯拉士帝使兵娛樂驕盈至於此極。蓋由藉其力以得其位也。夫兵強於內者必弱於外。虎狼於民者必犬羊於敵。他日帝國衰弱不振。未必不由於此也。所謂兵猶火不戢則焚者。豈必窮兵黷武之謂哉。亦謂其挾戰勝之功。驕而流於弱。悍而難以馭。遂爲國家之蝨賊而已。

西伯拉士帝之時。羅馬法學家皆曰。皇帝神聖。在法律之外。不受一切制縛。生殺予奪。唯意所欲。國家則其產業也。帝所以自行亦如之。是以當世之人。俱享昇平。同祝國運昌盛。而後世之人。則謂羅馬衰亡之因。帝最作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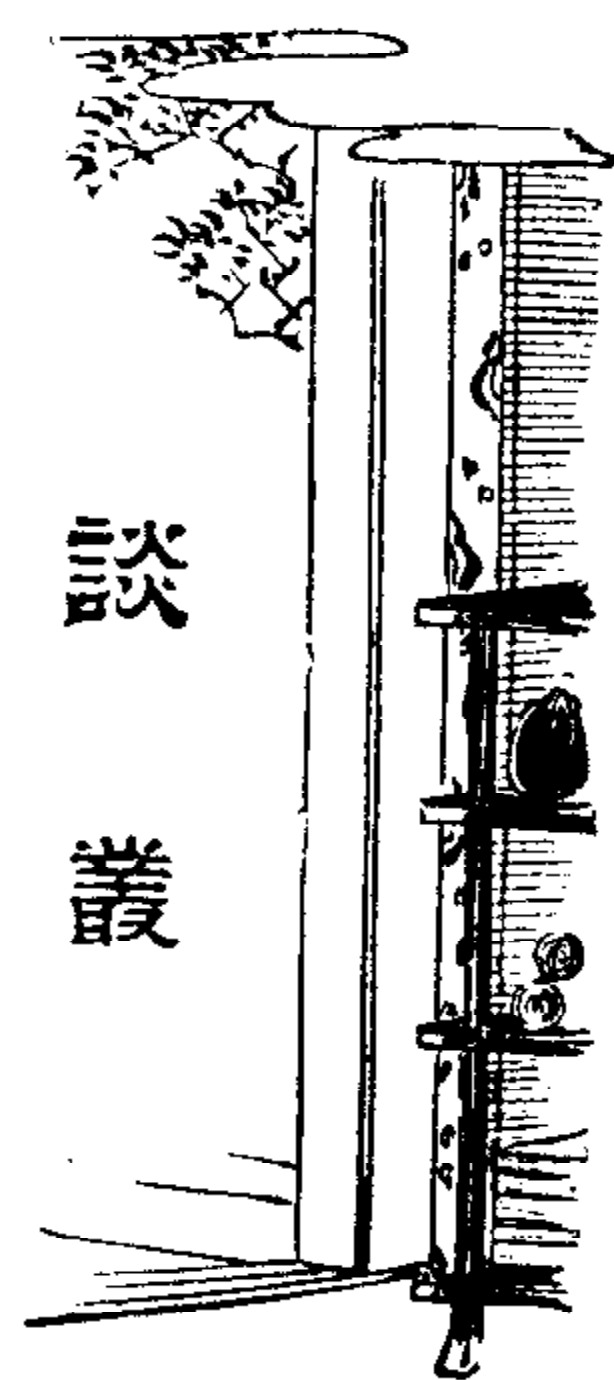
讀史氏曰。羅馬民政之所以爲民政。以其主權在議院也。行政理財用兵三大主權。一旦移於皇帝。而議院尙得以法律裁判此主權之用。則猶不失爲立憲之政也。今乃至曰皇帝神聖。在法律之外。生殺予奪。唯意所欲。國家則其產業也。則是既純然君權無限之政矣。其衰亡也。不亦宜乎。

羅馬及伊大利。在其爲國家中心之時。則自祖先傳之國民精神。依然猶存。凡將於兵者。無非識文字明道理習法律之士。帝國二百年間。軍隊不失忠順者由此而已。乃及加拉加爾拉帝變壞憲法。文武始爲二途。自時厥後。凡伊大利附近各省。有教育之士。皆愧爲兵。轉爲文吏。而其爲兵者。皆是蒙昧無知之民。惟知有戰場。不知有國家。知有戰鬪。不知有學術。而訓練紀律。蕩然掃地矣。一國兵力在此輩手。則其顛覆帝位之相繼不絕者。亦不足怪耳。

讀史氏曰。國家大患。莫大於士民以兵爲可賤。而不屑從事焉。夫一國之良。在於兵者愈多。則其兵愈精。以向於敵。則不怖敵。以向於民。則不擾民。紀律嚴明。志趣堅確。縱有野心之徒。欲使睽之以成其私。而兵皆知大義。重國家。不可動以不義也。若頑鈍無知之徒。多在其中。則反是。茲所言者是已。制兵者豈可不知所鑒乎哉。（完）

帝王思想論 (无 佳)

探中國亡國之根原而舉其確鑿可據之一端則以近世紀無帝王思想之人才故凡其位置勢力不足以得帝王因而不敢存帝王之思想者此固事理之常不能責之也若夫其人已居乎可爲帝王之地勢而因進而爲帝王與退而不爲帝王而中國大局之興衰於是乎分於此而以其人無帝王思想之故遂至付河山於他人隸岷庶於異族論世者溯世變之所自來不得不歸咎於若而人是則數近世紀之人而可定罪者約可得數人焉一李闖李闖始終一草寇之所爲而已使李闖而有帝王之思想者既已覆明之宗社而取而代之矣整頓而保守之蓋決非甚難之事也夫若是際明之亡神洲固已有主人矣誰得而瞰之者使夫愛新覺羅氏自滿洲之片隅起而掩有中



談叢

原也。則李闖之無帝王思想爲之也。一吳三桂。三桂之晚年起事。非其本意。其本意祇欲得富貴而已。以富貴之不能保計。無所出而後敢決於一擲。然而時已晚矣。使吳三桂而有帝王之思想者。方滿洲之入關。根柢未固。民心未順。天下強兵皆在吳氏之手。好自爲之。定萬世之基。不難也。不爲之於始。至於天下已平。大勢已定。而欲以一隅之地與據有中原之全局者相抗。其敗宜矣。吳氏敗而漢種之有勢力者。乃悉鋤去。亡國之局於以大定。則吳三桂之無帝王思想爲之也。一曾文正。曾氏爲近時傑出之一人。其作事也。先立一定之規模。而運之以精思。副之以實力。其動也有法。其進也有序。固余平生所私淑之一人。彼李闖固不待言。亦萬非吳三桂之輕躁者可比。惜乎其心思早衰。不敢再進一步。而計較成敗難易之心思。又太工。曾氏者。殆思有餘而氣不足之人。然而中國之時局。因此一大頓挫。貽誤至於今日。近之嘖嘖。詬曾氏者。誠非無故。蓋以千載一時之機。中國之可復而不復。則曾文正之無帝王思想爲之也。一今之□氏。□氏世皆諷目之爲梟雄。而疑其有包藏禍心。余則視爲塚中枯骨。偶乘時運之小兒者。昔三國之始。袁氏紹之兵最強。其占有之地。幾得天下之半。然袁氏固非英雄。其

後與真可稱爲人傑之曹操遇。遂至拉朽摧枯。一敗塗地。方袁氏之盛人之視之者。固赫赫然。一世之雄也。而其亡也。忽諸則微時之倖而非真才傑也。與今之□氏殆爲一流之人。騎虎難下。今不殺人。後必爲人所殺。其身受戮而徒黨亦與俱殉。此依冰山而不知崩壓之大禍。已伏於其後者也。雖其人曾不足惜。然其所居之地位。所有之形勢。一舉手一投足而分天下之輕重焉。蓋進則足以致福。退則足以蒙禍。而某氏猶鷹飽則不動。必爲獵人之所捕。其理已明。若觀火。夫有機而不知乘。有時而不知用。而坐以待不測之變。此天下之庸人也。所惜者時機已失。後雖悔之而不可及。而大勢遂至於無可挽回。其罪豈能爲後人之所恕耶。其受唾罵。必與中國歷史以俱終。是則又□氏之無帝王思想爲之也。夫國之存亡。固非萬衆人之所得而爲。其轉移之命。脉往。往懸於一二得時乘位者之手。一二得時乘位之人。而皆器小。若是中國固代不如一代。而抱帝王思想之人。亦復代不如一代。而遂至於絕迹焉。噫。吾是以知中國之亡也。

或曰。子之言。以之挾往古中國所以致亡之根原。誠中矣。然今者方欲黜專制。進國體。

於共和民主而復獎人之有帝王思想也。毋乃與新時代之理相刺謬矣乎。曰善哉。子之欲於新舊之中而求其有一貫通之論理。是誠爲學者之最要點。顧余之爲是言也。已早審其於兩者之間無刺謬之理。在蓋從表面以觀則所謂帝王思想者似與共和民主之理不能相容而試進而一研究之則所謂帝王思想者實與共和民主毫無相衝突之處。何則。以有帝王思想爲一大禁語者。其因果由於何者乎。則實由專制國則然耳。以專制國之內祇容一人得爲帝王而不容他人之得爲帝王。於是。有帝王之思想者。從專制國君視之。則罪人也。若夫民主之國。則所謂大統領者。數年一任。有抱大統領之思想者。豈有視之爲罪人者乎。彼爲候補大統領者。固昭昭然在國人之耳目間。又豈有以爲諱者乎。若夫立憲之國。君位或有一定。臣民萬無得爲帝王之理。然立憲之國。其帝王之權限皆受限制。則固不必以帝王爲特重之一位置。而政黨之首領與內閣亦猶夫帝王也。設有抱爲政黨之首領及內閣之思想者。又豈有視之爲罪人者乎。故曰。以有帝王之思想爲一大禁語者。蓋專制政府所特有之產物。專制政府之制度銷而此爲忌諱之理亦銷。此因銷則果銷之法。而固毫無礙於共和民主之時代。

焉。願子之無慮也。

况乎吾見今日之時代。實當以有帝王思想爲一根本之要義。何則。古時操國家之主權者。在帝王。故所謂有帝王之思想者。以今義換言之。即所謂有國家主權之思想是也。此國家主權。隨時勢之變遷。古代或在個人。而今代或分而歸於團體之間。然則以今時代言之一團體上之帝王思想。實爲屬於此團體中之一分子。所皆不可不有。例若吾人以中國人種。蓋從系姓上。從歷史上。從宗教文化上。爲一固有之團體。則中國之帝王。不可不以中國人種爲之。即中國之主權。不可不歸諸中國人種。是也。設無此同一之思想乎。則英國人可入而得中國之主權。而有之俄國人。可入而得中國之主權。而有之德國。法國。美國。日本。國人。可入而得中國之主權。而有之。如此則吾人何必言變法。何必言維新。何必言愛國。何必言保種。而教育更何從言。若無此國家主權之精神。寓於教育之中。則可謂爲奴隸之教育矣。餘若政治等事。理亦同此。政治更何從言。即地理歷史種種一切學問。更何從言。故曰。今時代必當以有一帝王思想爲根本上之觀念。雖所謂個人之帝王與團體之帝王。其義有別。然此則可謂帝王思想。因時勢之關係。而更進一步。而此思想之必要。則今時代實更。

切於古時代也。

或曰。子謂帝王思想之進步也。在團體而不在個人。然舉團體而剖析之。仍不外乎個人。而以帝王思想之發達。凡團體中之個人。無不欲爲帝王。然則將使若者得爲帝王。若者不得爲帝王乎。則爭且亂矣。子且能以何道治之耶。曰。然。夫甲欲爲帝王而乙亦欲爲帝王。則時間法得以應用。數年一任而爲帝王可也。然以豎而時間與橫之人數相準。其分配法仍不能遍及。則推選法得以應用。由推選而後得爲帝王。否則不能與焉。則人人亦但自勵其才能。積功績而祈爲衆人之所推選而已。而又何爭焉。且也。今文明各國。實無以一國之權無限制而獨歸諸帝王之個人者。若立法行政司法皆有獨立之權。推之各事亦各明定權限。於是帝王之位其權已歸於消極。而又何事乎。爭帝王之有。然則慮人人之有帝王思想而疑天下之無道以治之者。抑亦計之過矣。抑夫從舊時代之事理而言。其必以有帝王之思想者。於其人爲不道德。而於世爲貽禍害乎。反之而以無帝王之思想者。於其人爲有道德。而於世無貽禍害乎。是則證之事實而殊見其不然。如必以有帝王之思想而於其人爲不道德者。則在不道德之列者。

當首數商之湯周之太王文王武王等而何以是數君者古今皆頌之爲神聖而無異辭也又必以有帝王之思想而於世爲貽禍害者則吾見開中國人種數千年之基業者實恃有一二抱帝王思想之人最古者不必言自三代始湯武蓋有帝王思想之人也於是乎免中國於暴君之禍而開商周之局齊桓晉文蓋亦有帝王思想之人也於是乎免中國於夷狄之禍而開春秋之局三代而後劉項相爭劉素號有大志而項則存富貴還鄉之心是帝王之思想固劉強而項弱此項之所以敗而劉之所以成於是乎開漢之局後漢之季爲中國歷史上人才競爭一奇特之時期其時抱帝王思想之人亦最多若曹操劉備孫策孫權司馬懿等皆是於是乎開三國之局其後人才之薈萃莫如隋唐之際唐之開基也高祖無帝王之思想者而太宗則有之高祖之舉事則太宗迫之也有太宗而於是乎開唐之局今之稱中國者輒曰漢唐無漢唐而中國或早歸於式微零落未可知也而中國之所以有漢唐則實恃乎數人之有帝王思想者爲之自唐而後有帝王思想之人寢少而中國亦漸以削弱而不振至於今而有帝王思想之人殆至絕迹而中國亦亡而不能再起然則中國實受有帝王思想者之福明

矣。此可以破有帝王思想者於其人爲不道德而於世爲貽禍害者之說非也。若反之而以無帝王思想之人於其人爲有道德乎？則如前所數之人者，使李闖吳三桂而有帝王之思想也，則其所成就者當與漢祖唐宗比烈，惟其無帝王思想，故一則名之爲盜賊，一則書之爲叛逆而已。使曾文正而有帝王之思想者，恐吾人今日直配之於湯武，惟其無帝王思想，故故譽之者半訾之者亦半，而曾文正之人格究不能不以此而減其價值。孔子稱管仲爲器小，曾氏又豈能免是譏也？而若今之□氏當分其人爲前半截後半截，今則後半截未來，雖尙未能懸斷然，若其有後半截之事，則前半截之所爲皆從而生色。若無後半截之事，則不過乘時而竊取權勢，一佞倖容悅之小人而已。其能免作國史者之直以斧鉞加諸其身哉？□爲人余著中國近世人物評論中詳言之固他日國史之稿本也至若以無帝王思想之人爲於世無禍害乎？則固如前所云中國以有帝王思想之人而盛，以少帝王思想之人而衰，以無帝王思想之人而亡，有滅國覆種之患者，必自國人有奴隸之性質始。烏得謂之無禍害哉？烏得謂之無禍害哉？是又可以破無帝王思想者於其人爲有道德而於世爲無禍害者之說非也。蓋以舊時代之事理論之，亦可知一國之人於帝

王○思○想○之○有○無○而○大○有○關○係○於○其○人○種○盛○衰○存○亡○之○運○矣○
若○夫○帝○王○思○想○之○弊○則○亦○有○之○如○古○之○器○小○易○滿○之○人○不○度○德○不○量○力○而○竊○假○帝○制○以○
自○娛○卒○以○此○而○致○覆○亡○又○若○今○時○恃○其○權○術○霸○氣○所○至○之○處○輒○欲○破○壞○他○人○之○局○而○樹○
己○黨○之○勢○力○以○自○固○其○爲○一○黨○首○領○之○基○若○是○者○無○論○新○舊○之○世○蓋○皆○足○以○敗○事○雖○然○
凡○學○者○所○提○唱○之○理○論○苟○用○之○不○當○無○一○不○足○以○致○禍○例○若○自○由○平○等○固○含○有○不○磨○之○
至○理○然○其○中○亦○豈○無○患○害○者○存○實○則○天○下○固○未○有○立○一○言○焉○至○於○若○何○用○之○皆○見○其○有○
利○而○無○害○者○如○水○火○然○豈○無○害○人○之○事○然○其○爲○世○之○大○用○也○自○在○未○聞○有○因○水○火○之○有○
害○於○人○而○并○欲○去○水○火○而○不○用○者○若○夫○帝○王○思○想○已○可○認○其○有○保○衛○國○家○種○族○之○大○用○
固○未○可○以○有○一○二○致○害○之○人○遂○欲○屏○棄○其○說○而○蹈○因○噎○廢○食○之○譏○嘲○也○且○吾○見○誤○用○帝○
王○思○想○之○人○實○可○謂○帝○王○思○想○其○發○達○尙○不○能○臻○於○完○全○之○域○若○果○完○全○其○思○想○則○必○
厚○於○德○而○周○於○事○深○於○謀○而○宏○於○量○以○求○其○成○功○如○是○則○又○何○害○之○有○故○并○揭○其○弊○而○
言○之○以○告○夫○野○心○家○之○誤○用○其○帝○王○之○思○想○者○要○之○一○國○之○人○其○不○可○無○此○帝○王○之○思○
想○也○明○甚○觀○於○中○國○所○以○亡○國○之○故○而○益○覺○人○種○間○以○有○此○帝○王○之○思○想○爲○可○貴○焉○

談叢

論中國人崇拜岳飛之心理

(觀雲)

(附社會待英雄之禮)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臯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上岳飛所作。余嘗見日本人家懸此飛自書墨揚大字。字勁詩雄。每一讀之。未嘗不泚泚然。懷思故國。棖觸盛衰興廢之往事。而動憑弔英雄之慨。於無已也。又岳飛所作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凭欄處。蕭蕭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殮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蓋又未嘗不讀之。而意氣飛動。怦怦不能自己。而喚起人生。不可不自勵。為英雄豪傑之心。夫時勢者。最能動人心之物也。時勢之感。往往蓄於人人之心。而發於一二人之口。當南宋時。宜其人人具有此心。而欲一見之實事。以為快。而飛即可為代表。當日時勢。而實現其心理之一人。宜乎飛遂為中國人所崇拜之一大人物也。

岳飛之與金人戰也。以積弱之宋。而遇方興之金。其果能以飛所有之兵力。掃蕩悍虜。而恢復其疆土否乎。此史論上之一疑問也。近日本市村瓚次郎氏。以踏查史蹟。至中國今湖北河南陝西諸省。而過河南之郟城縣。著論謂岳飛之班師。在郟城而非朱仙鎮。其論見史學雜誌十五編之二三號據北盟會編繫年要錄諸書。皆載飛自郟城班師。其云飛進軍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云云。蓋出自飛孫珂所著之金佖粹編。此係家集中誇大之言。因據史事上計算道里時日。斷爲至朱仙鎮之說爲不可信云云。以史學言。其言蓋多可取。果如是。飛當日者。不過有數次戰勝之功。而克復土地數處而已。金所有汴京之根柢。尙未動搖。所謂金軍皆預備迎降。取汴京。直在指顧間者。尙不過描一將來之空想。而人人之所爲崇拜者。亦直哄動於虛聲而非事實。而飛享此赫赫之名。殆可謂在僥倖之列乎。是固不得謂苛待古人之論也。

雖然。余則關於此事。不欲置爲歷史事實。上如何之一問題。而欲置爲國民心理上如何之一問題。夫以國民之心理上言。則飛固有可以致國人崇拜之理。在而國民之所以崇拜之者。亦不得謂崇拜之非其人也。則請言之。

凡時勢上發生一艱難之境則國人常喁喁焉捧心香而禱曰疇歟能濟此艱難歟則必天之生有是偉人矣夫以舉國人心皆欲排去此艱難之境而又無一人焉能堪其任而奏功則其感艱難之苦痛也彌甚從而有一人焉能爲國人一釋去此艱難之境則國人之愛慕尊敬夫是人者自發於其心理之所不容已試思人當偶抱一病苟有能已之者自不覺深其感謝國人之負時勢上之苦痛於心也亦然此各國人所以無不有崇拜英雄之風其崇拜心之烈尙大有過乎我中國人殆可謂國民心理中具有一種崇拜英雄狂而此心理實能強固其國家維持其種族而爲國民勢力所由發展事業所由建樹之一原因雖其所以崇拜之者或不免過乎其人之實而以此崇拜英雄心爲國人之所必不可無故謀國者皆不欲鋤而去之蓋去此崇拜英雄之心則其國人即可至於萎謝落寞而一無志節氣概之可言馴至于滅亡而將無可救也而其所崇拜之英雄則常有二一成功之英雄一不成功之英雄其崇拜成功之英雄也則以若人者挽濟時艱出風濤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國人於是而愁苦之一境而頓入於愉快之一境凡人之心理其感愁苦之情愈甚者則一旦消去其愁苦而其感愉

快○之○情○亦○愈○甚○此○愉○快○心○之○發○動○必○附○於○一○事○物○以○爲○表○顯○之○地○而○即○以○表○顯○於○能○釋○
 我○之○愁○苦○而○予○我○以○愉○快○之○一○人○爲○最○得○人○人○心○理○之○所○同○此時又兼含一報恩之心理在故
 此○成○功○之○英○雄○所○以○致○人○崇○拜○之○理○也○若○夫○不○成○功○之○英○雄○彼○其○人○物○之○價○值○既○足○與○
 成○功○之○英○雄○等○而○其○事○亦○駸○駸○焉○前○途○有○可○以○致○成○功○之○理○於○此○而○不○獲○成○其○非○有○人○
 焉○而○爲○之○則○將○歸○之○天○而○羣○弔○其○不○幸○焉○其○或○有○人○焉○而○爲○之○則○必○歸○咎○於○敗○壞○者○之○
 一○人○當○其○時○於○事○實○雖○未○得○告○成○功○而○國○人○已○懸○擬○其○一○成○功○之○印○象○於○心○目○之○中○而○
 因○其○虛○影○一○成○功○之○想○望○而○不○得○償○則○思○之○而○倍○有○餘○痛○而○遂○欲○昭○顯○此○負○屈○之○狀○以○
 澹○其○思○之○有○餘○痛○之○情○而○後○國○人○之○心○始○安○此○不○成○功○之○英○雄○所○以○致○人○崇○拜○之○理○也○
 是○二○者○一○則○本○於○國○人○之○有○喜○悅○心○而○順○而○發○之○一○則○本○於○國○人○之○有○鬱○恨○心○而○逆○而○
 出○之○而○要○有○可○稱○爲○時○勢○上○之○一○英○雄○出○則○無○成○功○與○不○成○功○之○差○而○其○足○以○致○國○人○
 崇○拜○之○心○一○也○

以觀於近世紀。若法國之崇拜拿破崙。英國之崇拜訥耳遜。而現時若日本之崇拜東
 鄉皆然。而固不必遠證諸他國也。舉我國之人言之。韓非子曰。五蠹篇上古之世。人民少

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菘蟀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云云。所謂禽獸也。食之腥臊惡臭也。洪水也。暴民也。皆時勢上所發生艱難之境。而有能作居室。化火食。治洪水。伐暴君。則國人之所謂英雄而崇拜之也。而時勢上艱難之境。其狀態每若一波去而一波又來。故但覺送前之一英雄方去。而又望後之一英雄其來。而國人幾爲迎送英雄之一事。而忙煞。是固非獨庸庸若吾儕之人。望英雄也。雖英雄亦望英雄。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出。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則可矣。以孔孟之聖。其有望夫英雄之心。尙若是其切。以是知因時勢而禱人物。不得目爲國人之有依賴心也。而當證爲人與人合羣之固有心。是不必遠證諸古代之人。而可舉今日之時勢而論之。夫今日者。神州欲暮。大陸將沈。凡吾人之所謂謂焉。有思哭焉。有懷若狂。非狂若憂。非憂非日夜望。有一英雄者出。耶。自今以往。其果有一英雄來拯吾之艱難乎。否乎。要之。吾

人。則。固。已。準。備。崇。拜。英。雄。之。壇。坵。而。繞。花。麩。酒。焚。香。以。待。之。夫。以。吾。人。今。日。不。勝。其。欲。得。一。英。雄。而。崇。拜。之。心。因。而。知。南。宋。時。代。亦。不。能。無。崇。拜。之。一。人。物。

則。試。即。人。所。以。致。崇。拜。於。岳。飛。之。理。而。論。之。大。抵。人。物。之。價。值。常。受。影。響。於。其。時。勢。故。平。易。時。代。之。人。才。其。昭。著。每。不。及。艱。難。之。時。代。彼。百。物。之。定。價。常。以。豐。而。致。賤。荒。而。致。貴。人。物。之。受。平。準。於。世。也。亦。然。當。夫。天。構。奇。局。而。人。才。或。有。歲。差。則。人。才。之。稍。有。遜。色。者。亦。能。藉。時。勢。反。映。之。力。而。頓。增。其。色。例。若。明。季。之。有。鄭。成。功。也。其。人。才。決。非。能。滿。乎。吾。人。之。意。然。而。以。明。季。時。代。之。所。關。而。論。當。日。之。人。才。已。不。能。不。舉。鄭。成。功。而。崇。拜。之。岳。飛。亦。然。今。夫。有。平。論。岳。飛。之。人。謂。飛。雖。稟。性。忠。勇。優。於。將。畧。然。其。人。物。亦。不。過。如。唐。之。汾。陽。等。相。比。決。非。能。如。今。日。所。崇。拜。幾。可。視。爲。千。古。無。兩。之。人。此。其。論。固。爲。吾。人。所。首。肯。然。吾。於。此。即。欲。援。時。勢。能。增。人。物。價。值。之。一。例。應。用。以。爲。評。人。物。者。不。當。但。舉。人。物。以。論。人。物。而。當。兼。取。時。勢。以。論。人。物。今。夫。以。時。勢。言。則。南。宋。者。殆。可。謂。我。中。國。自。黃。帝。時。之。蚩。尤。夏。禹。時。之。洪。水。而。後。一。大。艱。難。之。境。也。蓋。前。此。中。國。之。有。外。夷。之。患。若。五。胡。契。丹。等。尙。不。過。擾。及。中。國。之。一。方。未。有。舉。中。國。全。土。駸。駸。焉。而。盡。將。爲。外。人。之。所。吞。

噉者有之。蓋實自南宋始。余嘗謂中國之歷史。三古而後。凡三大變。一秦始皇之時代。一南宋之時代。一今日之時代。是也。而其間二者皆爲種族之爭。且夫我種自黃帝以來。未嘗有受役屬羈治於外人者。積此經久。三三千年。自主之民族。其不肯奉事異種人之一稟性。已於歷史上有莫大之根柢。其深固。蓋不可得而拔。故金人之在中國。我種人實與之有不能兩立之勢。而必欲掃除之。以爲快。當其時。國人之對於時勢。其心理。決非如對於唐時中世之亂。同。蓋唐時中世之亂。百姓或視爲與己無關之事。而對於金人。則國人固有一種族之見者。存以國人對於時勢心理之不同。故其對於人物之心理。亦不同。蓋當南宋之時。人人固負有一異種人逼居之痛。而望有英雄焉出而排除之。而以其事之關乎戰爭。則其所望者。又不在文臣。而在武將。而試數當日武將之中。若韓世忠。楊沂中。劉光世等。其人才皆不及飛。雖然。使無絕特之武功。飛亦未必遽能引動全國人之耳目也。而當日者。金以累勝。宋以累敗之餘。而飛獨能挫其銳鋒。其進戰克捷。則事實也。今按北盟會編。記飛班師前數月間之戰事如下。

六月十三日

紹興十年

岳飛統制牛皋敗金人於西京

六月廿五日岳飛軍統領孫顯

大破金人排蠻千戶陳蔡州界 閏六月廿日張憲克穎昌府 閏六月廿四日張

憲及金人戰於陳繫年要錄是日張憲復淮寧府 閏六月廿五日岳飛將楊成及金人戰於鄭州克

鄭州 七月二日岳飛將張應韓清克西京 七月八日岳飛及金兀朮戰於鄆城

敗之 七月十日岳飛敗金人於鄆城縣 七月十四日岳飛統制王貴姚政敗兀

朮於穎昌府 七月廿一日岳飛自鄆城回軍

是所記皆信史。與據金佗粹徧出自飛家集者有異。而於一二月間其戰勝之功。若此誠可謂有破竹之勢者。論者謂金人方強而兀朮梟雄也。飛不班師亦未必遂能得志。夫飛固能梟兀朮之首而復燕南與否。此未來之事。固未能立一何等之證據。雖然。謂金以方張之國。其勢若必不能挫者。此亦未審之詞也。夫金人雖強。然其根柢決不得與今日歐洲列強之堅固者比。蓋金人之起也。與清朝之祖先同。乾隆四十二年諭旨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為金源同派之證 皆始自滿洲。當其初實以馬賊跳梁。其後雖得乘時建國。而實帶有草寇之性質。在故其所遇者而為弱國。則能滅人。設遇強國。亦遂為人所滅。此有證也。方岳飛班師之前一年。蒙古已襲敗金人於海嶺。方是時蒙古之勢。蓋甚微弱。而金人已

論中國人崇拜岳飛之心理

十七

不能制終乃爲其所覆亡以是知金之立國蓋甚脆弱惜宋以百餘年之太平人不知兵而遂爲所乘耳否則未必以辯子之虜劉錡收金人於順昌見辯髮者輒殲之敵衆大亂此當日以辯子爲賊之記號也遂能猖獗於中原也觀於與宋人連戰數載其初皆金人勝而宋人敗而後已駸駸乎宋人能與金人爲敵此即金人無能之實證當日實可得下非金人之強而由宋人之弱之一史斷而謂飛不班師不能逐金與謂飛不班師必能逐金二語於論斷上之效力等又曷怪當日之人心以屢勝之餘而遂懸一渡河朔擣幽燕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之一快事於胸中蓋即以掃除羶腥恢復神州之一大事而與飛之身結合而爲一此則由於時勢而岳飛人物之價值爲之頓增而即所以能致人若是其崇拜之理由也而不止此今夫人之所以崇拜其人者尤必視乎其人格而其中尤以有一種之志氣爲最具感人之力量夫志氣爲不可得而見聞之物則往往現實於事實言語之間若飛之事實既彰彰在人耳目不待再論而於言語之間飛亦有能動人者言語之重者爲文字故詩歌文章亦爲英雄能致人崇拜之一要件如崇拜屈原者實多由於離騷之辭是其例也飛雖不以文字鳴然如前所載之詩詞雖千載下讀之猶若與英雄之

靈氣相往來而有發動人志氣之能。夫人類常以發動其志氣爲最不可少之物。各國愛酒多愛詩以是知心理間不可不時投以興奮劑也。飛以武人而餘事又能爲此知人之所以傾倒於飛者固亦未嘗不爲其詞氣之所攝也。況乎飛於言語之間若直抵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之雄快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之悱惻雖寥寥數語亦能深沁人之肺腑。夫飛固非專以是重然有飛之事績而又有文字語言之文采以爲之副則其大有力於致人之崇拜者固無疑也。而又不止此。蓋尤有能致人崇拜之一要件在無他。殺身是也。大抵英雄豪傑每以殺頭爲最能添其生平光彩之一物。忍此數分之時間濺此一縷之碧血其所贏得於千古之價值無有終極。直可謂天地間第一之幸運。蓋無過於殺頭。夫人往往有立一主義定一宗旨而以血灌之與不以血灌之於前途之收效懸殊。彼基督教之能盛行蓋得力於耶穌之獻身贖罪者爲不少。今地球上何之事由不問。但以有一事由之故而流血至於數起。即能引起人人之注意而視爲世界當研究之一問題。甚矣人類間之血之可貴也。原其故人之所以爲人必以有一生命爲之基本。一失其生命則萬事皆休。故人類早以關於生命爲一重大之事。苟或有一人之死於非命。即其事或全

係○乎○爲○私○亦○必○欲○爲○之○昭○雪○其○冤○而○若○其○所○以○死○之○故○爲○公○而○不○爲○私○即○能○爲○人○羣○間○添○一○悲○壯○之○心○蓋○死○之○事○爲○甚○悲○而○其○死○也○爲○人○人○而○死○則○其○事○又○甚○壯○今○人○觀○頽○城○荒○苑○則○有○悲○心○觀○高○山○喬○嶽○則○有○壯○心○而○英○雄○之○死○爲○能○合○此○悲○與○壯○之○二○心○理○而○爲○一○心○理○故○其○形○容○之○辭○往○往○擬○之○爲○泣○風○雨○壯○河○山○人○類○間○以○有○此○悲○壯○之○心○理○故○實○能○變○世○界○之○乾○燥○而○爲○纏○綿○化○宇○宙○之○蕭○瑟○而○爲○崢○嶸○而○其○能○感○人○悲○壯○之○程○度○各○有○強○弱○不○同○之○故○即○視○乎○其○英○雄○所○對○乎○一○羣○之○功○績○與○其○所○負○於○一○身○之○苦○痛○各○有○其○程○度○之○不○同○而○定○而○以○觀○於○岳○飛○既○以○奉○詔○班○師○功○敗○垂○成○而○使○吾○種○人○恢○復○中○原○之○死○靡○他○之○一○心○受○一○莫○大○之○頓○挫○人○固○盡○已○痛○之○而○又○以○莫○湏○有○三○字○構○成○千○古○之○奇○獄○更○使○人○於○前○事○負○痛○之○外○更○增○一○負○痛○之○事○而○其○情○斯○烈○蓋○統○其○事○以○觀○實○可○謂○中○國○之○歷○史○上○結○構○一○最○悲○壯○之○劇○者○此○又○所○以○能○致○人○若○是○其○崇○拜○之○一○理○由○也○

故○余○論○崇○拜○岳○飛○之○理○以○時○勢○上○之○關○繫○爲○一○主○要○之○題○而○又○附○之○以○戰○勝○之○事○實○及○其○人○之○志○氣○而○終○則○至○有○殺○身○之○慘○合○是○數○者○而○斷○爲○飛○之○所○以○能○致○人○之○崇○拜○者○非○無○其○故○而○亦○不○得○議○國○人○之○崇○拜○岳○飛○者○爲○非○其○人○也○

凡一國之人心無不受其影響於歷史。蓋現在之人心即爲過去歷史之所產出。而後日之人心又爲今日歷史之所產出。故關於一國歷史上之案不可不研究而一決其是非。蓋知其是則當獎而進之。而知其非則又當改而正之。此崇拜岳飛之事固宜付之一國之審議處而論定之也。今之學者或謂因崇拜岳飛之一事件。於是自南宋以來迄於今日。人之對於國事皆有以和爲小。人以戰爲君子之心。近數十年與列強相交涉。其失敗之原因。即坐於此。蓋即由南宋相沿之積習。而固未始不由於崇拜岳飛之事之貽之禍者。此主非崇拜岳飛論者也。其言固非無一理。雖然此言也。吾以爲於心理上但見智識之一方而未見感情之一方。以是進國民之智識則可以強國民之感情則未可也。夫國人之於智識固不可不求其進步。故時勢既變則定和戰之是非亦不可不變。固有未可執歷史上之成例以相衡者。然一國所固有之感情則仍當保存之。今之言國民心理學者咸以爲凡一國家之所以存立必有其國人從歷史所經過一種特別之氣質。此氣質亡而國家亦隨之而亡。例若國人有好戰之氣質者。至好戰之心衰而其國亦就衰。此常見之例也。夫人民有自主之心而必不肯受異種人

之管轄此實今日列強所以立國之本我中國方患此氣質之尙失於薄弱幸而有之正當視爲國民心理上一至可寶貴之物而試一進探國人所以崇拜岳飛之原實不外由此種氣質之所發現吾以爲此從感情上立論必當獎而進之者也且夫論個人之人格智識與感情皆於心理上爲兩不可偏廢之物一國人之心理亦然必智識與感情均無遺憾而後國民進步之資格始備故若吾人今日之對於列強萬不能再演其昔日閉關自守排斥外人之一蠻風致自招滅亡之禍凡各國之來吾人正當歡迎而敬禮之而收交通之利益此智識之當進步者也然若各國之人而遂欲主宰吾之山河分裂吾之疆土則吾人雖流血曝骨以殉而必不可以一步讓此又全國人不可無此金石不磨湯火不變之感情者也試據此例以解剖義和團之心理其智識之闇愚萬不能恕而其感情之旺盛亦自足多固未可以一概之詞譽之亦未可以一概之詞斥之蓋存義和團之感情而補其智識之不足此即可定爲吾國人前途進行之方針者也然則由是而言必欲排去國人崇拜岳飛之心則必并國人所固有之自主心而隱受其損竊認以爲有害於國蓋今後但當加知識於吾國人固有之感情中而昔

日之感情則固大可用也。

吾於此而得一吾國人固有愛國愛種心之實證。今世之論者輒詬之曰：中國之人民，奴隸之人民也。盡人可入而爲之，君無已，則引蒙古人之入主中國，滿洲人之入主中國，以爲鐵證。此於事實上誠無可解免。雖然，吾於心理上則期期不能服。是言嘗皇皇焉，索之我國人心之中，而求其固有愛國愛種之一證據與否。今觀於崇拜岳飛之事，而得爲我國人一洗此謗。何則？使岳飛之死而固無種族國家之關繫者，存則必不能致國人之崇拜。至於若是其崇拜之，至於若是則崇拜之得當與否，爲第二之問題。心學多採材料於詩歌小說之中事實之真否非其所問况若岳飛之本有事實乎而此即可證爲有愛國愛種心之一標幟者，吾甚願我國人益保此心理而大之。果如此也，則河山雖變而心理不變，心理不變則我種人必有恢復神州之一日，而東亞大陸必歸於我種人爲之主焉。此當於心理上勉我國人者也。

余有論中國人崇拜關羽之心理，及中國人崇拜岳飛之心理，此其一篇也。
附社會待英雄之禮 我國社會於待英雄之禮也，蓋可謂缺。試舉其一例。今世界

之交通。實可謂食哥倫布氏得新地之福。哥倫布以赫赫之名。為今世界之所崇拜。宜也。然翻而觀之。我國可稱為地理上周流之偉人者。若張騫。若玄奘。若鄭和等。數子者。於未言維新以前。在我國皆泯泯焉。張騫或以史漢所載。知其名者尚多。若玄奘。鄭和。則并其姓氏而無人道之。又若鄭成功。亦至近日隨民族之風潮。始有稱述之者。其前亦幾視與草寇一例。或謂以清朝在上。故不敢談及非我國人之不知鄭成功也。余謂不然。實斷定為中國人之智識。不知鄭成功。非為滿洲壓力之故。試觀今日清朝尚在。何以獨敢稱譽鄭成功乎。故知其人之所哀。雖無論若何。壓力必不能阻之。其寂寂焉不復道及之者。實由於并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凡此之類。其多不勝枚舉。余前作變多英雄之復活。失之簡畧。俟後再補足之。設不遇今日之時機。民智稍開。恐隨歲月之久遠。而其人遂湮沒終古矣。英雄而有知也。其靈豈能瞑耶。又何獨待古人。然於數年內。為維新事死難諸人。其在作官。派一流之新黨。恐一口諸人之姓氏。即能為其富貴功名之崇。固已懸為齒頰間之一厲。禁而在野之新黨。亦復無何等之舉動。以表其紀念之情。若為之作傳及輓詩與立墓。碑及追悼紀念祭等諸事。恐以一身為犧牲之人。而其姓氏不得一見。諸中國史者多矣。以今世界日進文明。凡利用記載之法。而謀人羣之利益者。其事亦日益加多。而我國今日死難之人。猶不得與乎其列。是真世界文明而我中國固猶守蠻風者。

也。其文化之幼稚。抑可驚矣。以觀日本。對於維新有功之人。多祀靖國社。或贈位。或於其關係之地。建立碑碣。或每歲爲紀念之祭。至傳記其人。更不待言。而中國。一不聞。有此。此何以慰死者之心。而勸來者。以鼓盪社會之熱心耶。觀於我國。對於古今之英雄。可得下二語。以一揭社會之短。一社會尙無知英雄之資格。自來。惟英雄能知英雄。能知英雄。而後能惜英雄。若其人碌碌焉。一無英雄之性質。則英雄之志事。皆爲其所不解。而以隨珠和璧。視與瓦礫同價者。多矣。蠻愚之社會。亦然。此古今所以多羅滅之英雄也。可慨也。一社會之寡恩薄情。今夫吾人讀史。見有君之薄待其功臣者。未嘗不爲之太息。英雄之有益於社會也。亦猶功臣之爲其君致力也。彼且爲社會而耗其一生之心血。或拋其百年之生命。而社會視之。漠然不思。所以報之。此寧得謂尙有人情者耶。是二惡者。我社會實皆蹈之。此我國英雄之所以多不幸也。且夫人類生存之道。其最大之要件有二。一對於生命。百體之防禦。如手足耳目。相互之防禦。是也。一對於生命團體之防禦。如一國家一社會。一種族。相互之防禦。是也。彼夫若動物者。於百體互相防禦之事。雖已發達。而於團體互相防禦之程度。

談叢

二十六

蓋遠不及人類而於人類之中蠻野之社會於組織團體互相防禦之道又遠不及文明之社會動物之不勝人類而蠻野社會之不勝文明社會其故蓋由於此而於講求團體互相防禦之道尤莫要乎鼓舞社會之有英雄性而欲鼓舞社會之有英雄性必先尊重英雄之人蓋英雄者社會互相防禦之利器也凡一社會之發達實積幾多英雄之血之所成而此敬禮之事實不過社會出其區區以為購英雄之血之代價社會之敬禮英雄愈至而英雄之出其血以為社會造福者愈多彼蠻野之社會亦非無一二英雄之人偶發生於其間而以一般社會皆不知尊重之故遂至英雄以不適宜於其社會之故而至絕迹而其社會亦日益萎縮闇淡而不昌例若苗人於其古代亦有蚩尤之雄。蚩尤固為苗種與否別一問題此但據古書以蚩尤為苗種耳而苗人固未有記載之者。遂至一敗不振而英雄不復再生於其人種之間若我漢種於古代已知尊黃帝堯舜禹湯等之為聖人而古人之行事其光明猶昭宣於今日。吾人去三代遠而於三代之事反若闇晦此關於記載之言大有不同故也此中國於古代之所以稱為文明國也雖然中國承古代文明之遺固稍稍知有敬禮英雄之事然固不能如近世文明各國之敬禮其英雄者比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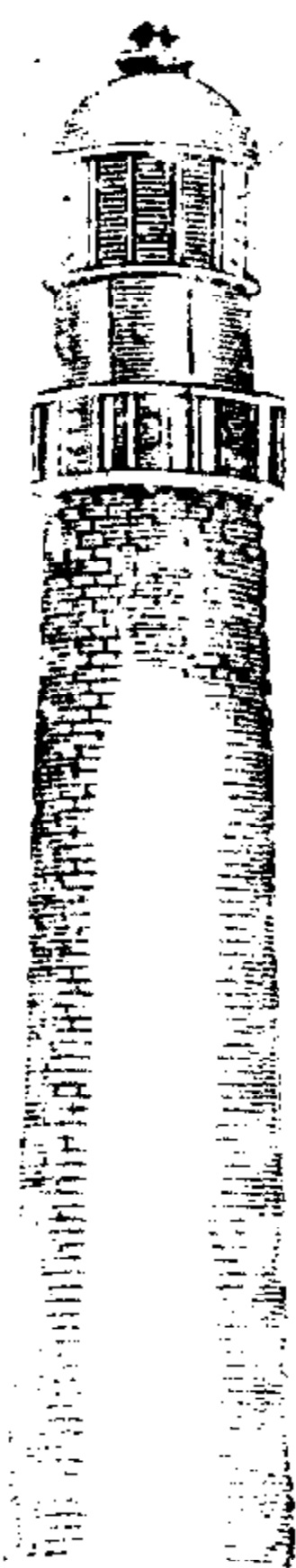
人○試○入○人○國○見○夫○峩○峩○銅○像○此○非○徒○盡○報○答○英○雄○之○禮○而○又○可○視○為○喚○起○其○國○人○使
 發○生○英○雄○心○之○一○種○實○物○教○育○觀○者○而○至○讀○其○國○史○則○見○其○多○表○彰○英○雄○焉○誦○其○詩
 歌○則○見○其○多○謳○思○英○雄○焉○覽○其○人○心○風○俗○一○切○事○物○之○間○則○又○見○其○多○紀○念○英○雄○焉
 如○器○物○名○其○名○或○飾○而○提○唱○天○才○保○護○論○英○雄○獎○勵○論○者○若發明者之子獎勵金及詩人保護金
 其肖像等事皆是 而○提○唱○天○才○保○護○論○英○雄○獎○勵○論○者○又若巨金懸賞求探北極之人近日美
 國巨富卡匿奇懸巨額之英雄獎勵金求對於國家
 對於社會對於個人有拔萃獻身之功勞者予之 其○言○又○時○時○不○絕○於○吾○人○之○耳○而○返○觀○於
 吾○國○不○必○其○果○為○絕○特○之○英○雄○焉○但○使○其○人○不○能○與○流○俗○同○好○而○稍○稍○有○與○世○殊
 異○之○處○即○不○能○容○於○其○國○日本人之才者多不能出國蓋為其國家之所不能舍焉中國反是苟
 為賢者多為亡人即不然亦必窮居而不得志此可以視國之興亡矣無
 有○一○人○知○寶○愛○人○才○者○而○殺○之○捕○之○竄○逐○之○又○窮○之○於○其○所○往○則○不○憚○為○之○天○地○閉
 賢○人○隱○上○下○不○交○其○象○為○否○蓋○今○日○之○謂○也○統○觀○我○中○國○有○史○以○來○之○社○會○惟○唐○虞
 三○代○之○時○頗○能○合○於○待○英○雄○之○禮○如堯之舉舜湯之求伊尹高宗之求傅說文王之求
 太公等事是降至戰國餘風尙存至秦而後絕矣 故○其○間
 社○會○之○氣○運○亦○最○隆○盛○至○其○後○則○以○奴○隸○之○道○蓄○英○雄○自漢之制科始科舉相沿直至今日
 王者所謂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者
 蓋○實○不○外○化○英○雄○為○奴○隸○之○法○而○社○會○亦○以○寢○衰○至○今○日○而○芟○鋤○英○雄○乃○至○乎○其○極○欲○求○社○會○之○不○墮
 壞○種○族○之○不○滅○亡○固○不○可○得○也○夫○個○人○不○能○離○社○會○而○存○故○雖○英○雄○亦○不○能○不○有○待

於○社○會○英○雄○而○無○社○會○之○助○力○則○失○其○用○武○之○地○而○落○落○焉○無○以○告○其○成○功○然○社○會○間○而○無○英○雄○之○一○成○分○則○其○社○會○必○爲○他○社○會○之○所○欺○壓○凌○侮○而○遂○至○于○滅○國○而○遂○至○于○滅○種○無○英○雄○之○禍○乃○至○如○是○故○兩○者○以○相○得○而○各○能○繁○昌○以○相○失○而○皆○至○覆○敗○英○雄○之○不○能○無○社○會○社○會○之○不○能○無○英○雄○其○理○固○明○於○觀○火○矣○我○中○國○昔○日○之○社○會○固○爾○爲○爾○我○爲○我○而○用○閉○門○自○立○之○政○策○者○今○則○爲○世○界○風○潮○之○所○衝○激○自○茲○以○往○欲○圖○生○存○之○道○已○不○能○不○棄○其○閉○門○自○立○之○政○策○而○用○同○舟○共○濟○之○政○策○蓋○社○會○之○文○化○將○自○此○而○更○進○一○級○而○其○有○待○於○英○雄○之○事○亦○自○是○而○更○多○然○則○於○待○之○英○雄○禮○又○安○可○不○亟○講○於○今○後○之○新○社○會○也

(完)

附錄高青邱詠岳王墓詩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栖○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名家談叢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

排下疾

莊子曰。人心排下而進上。中國自數千年來。無不用排之之法。專制君主者。務排抑人之權利。而操其生命。專制聖人者。務排抑人之思想。而制其靈台。君主以術愚天下。聖人以道愚天下。於是人人遂目君主如帝天。視聖人如日月。一舉一動。一笑一嘖。一若舍君主無所託。舍聖人無所從。以一人之勢力。括盡天下之勢力。以一人之聰明。括盡天下之聰明。專制君主者。不容他人稍分其權利。而使其權盡歸於己。專制聖人者。不容他人攙雜其言論。而使其論盡從於己。

雖魏晉六朝參雜佛老。大率孔子自孔子。佛老自佛老。各有所宗。尙而已。未有真能出新見與之相角者。即如王陽明倡明心學。最爲極軌。亦不能出大學中庸範圍。然其後學如李卓吾者。以聖人是非爲不足信。黃梨洲以君主爲不獨尊。亦未始非發軔於陽明也。君主者以刑賞迫之。令人有所畏懼。惴惴然以保生命爲重。無暇他求。聖人者以毀譽剝之。令人有所勸沮。兢兢然以不出其位自程。入其樊籠。而君主者復以安分戒。聖人者復以安命訓之。遂使人不

復。知。我。身。居。於。何。等。心。目。中。別。懸。一。君。主。聖。人。以。爲。怪。物。不。敢。求。與。平。等。身。分。日。失。愈。流。卑。下。安。得。奮。發。自。上。者。乎。莊。子。之。言。至。今。日。不。誠。驗。哉。

儒者之帝王思想

宋。儒。中。有。帝。王。思。想。并。有。帝。王。才。略。者。有。二。人。焉。其。一。曰。邵。康。節。其。詩。曰。捲。舒。一。代。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日。月。星。辰。齊。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程。子。云。康。節。亂。世。之。奸。雄。也。謝。上。蔡。云。堯。夫。才。豪。在。風。塵。時。節。有。偏。霸。手。段。朱。子。曰。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又。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其。二。曰。陳。龍。川。其。論。治。以。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要。歸。于。適。用。爲。主。其。所。謂。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也。嘗。曰。研。窮。義。理。精。微。辨。析。古。今。同。異。則。于。諸。儒。有。愧。焉。至。于。風。雨。雷。電。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得。其。長。詣。闕。上。書。不。用。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遂。誣。服。爲。不。軌。嗚。呼。以。陳。同。甫。之。才。而。鬱。不。得。逞。故。當。醉。時。遂。有。流。露。于。不。覺。者。無。足。怪。也。如。同。甫。可。謂。不。能。自。制。矣。而。堯。夫。與。之。異。者。以。其。能。自。制。

也。英雄若非遇其時。非得其勢。烏能馳騁中原。遂其志願哉。

哀哉亡國之俠夫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中略)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此陶淵明詠荆軻詩也。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下皆震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下略)此陳子昂詠張良詩也。秦皇兼并天下。九州之內。悉主悉臣。就後世史家論之。豈非一統共主。神聖不可侵犯者耶。荆軻張良。乃圖不軌。欲與應天受命之聖人爲仇。非徒螳臂當車。不知自量。毋亦跖犬吠堯。大逆不道耶。而後世詩人。顧歌舞之崇拜之。若此何也。無乃專制之大義未完。教忠之正學未昌。故彼辯言破道者。反以報國仇犯真主爲名譽耶。若近世則此學進化矣。我大清龍興異域。入主中夏。天與人歸。乃聖祖仁皇帝西巡。竟有故明亡國之莽俠夫犯乘輿而狙擊之。不中被僂。至今二百餘年。無一人肯稱道之。以爲美談者。並其名亦湮沒不彰焉。甚矣人心之醇正。過古人遠矣。

盧梭狗

禮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苦貧。人之大惡存焉。當法國路易十四之後。盧梭生于其時。目擊生人疾苦。發于不忍。其愛自由。比食色更重。其憎壓制。比死苦更深。其精氣鬱勃。固有解之無可解。抑之無可抑者。方其幼穉時。嘗游行道路。見小犬爲大犬所凌噬。不堪其虐。猝然發怒。驅逐大犬。大犬遂涉川逃去。不能自己。自投水追之。嗚呼。其所謂使萬人享有平等之自由。非發于天性使然。與故其結果也。卒推倒壓制。建樹自由。而其精神所凝注。遂欲使人身聲價。比于泰山。自由伸張。達于極軌。豈獨使法國爲然哉。蓋今日文明諸國。制度謂其不出于民約論之精神也。可乎。嗚呼。若盧梭者可謂聖人矣。吾將天之地之父之母之師之也。豈暇訐摘長短。隨聲附和。以爲口實哉。人云強健者事業之母也。吾云精神者勢力之母也。

秦孝公與彼得

秦孝公變法。其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遂刑其師傅。彼得變法。守舊黨惡之。遂聯結黨羽。以圖作亂。以太子亞歷其西斯爲首領。彼得將其黨羽及太子悉誅之。

嗚呼。至親者父子也。而兩太子敢於犯法。而二君敢於行法。孝公彼得真奇已哉。可知變法者非可語于父子也。假令孝公有父犯法。孝公必不宥之。以其亂法也。彼得有母犯法。彼得亦必不宥之。以其亂法也。表彰公義。豈區區於私情哉。

馬存謂與趙復

馬存謂東晉人。嘗曰。『以父母之邦。委於羣胡。殘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又謂。『北魏據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腴。而飼禽獸之飢。此之謂不幸。』趙復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時。挾之以歸。至燕。以所學教授學者。稱爲江漢先生。元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嗚呼。一先生之於祖國。何其愛深思遠耶。

誤天下者識亂天下者

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石勒年十六。倚嘯東門。王衍聞之。曰。此人必亂天下。使人追之。勒已去。以二事言之。山濤識王衍。易王衍識石勒。難以誤天下者。識亂天下者。其神識必有過人者矣。

重賦與輕賦

葉水心云。『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于十一。固非爲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爲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爲斷耶。』西儒孟德斯鳩云。『立憲國政治寬和。人民易得殷富。故雖增加租稅。獻納于其國君。作爲敬重其法律之報。專制政者。以人民爲奴隸。卑屈達于極點。斷無由增加租稅之理。』又云。『專制之稅斂。極應輕少。否則卒至于人民不事耕種。加之政府只有收取而無一還。人民有何力能堪於納重稅乎。』由二氏所言觀之。葉氏以爲國家收納賦稅。倘用于教養。雖多取。不爲苛。孟氏以爲國家收納賦稅。苟民得自由。雖多出。亦固其宜。一則言以百姓爲芻狗。一則言以人民爲奴隸。其言可謂深惡痛絕矣。當道者盍一誦其言而猛省乎。

名家談叢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

明末四大儒

後世修史者。斷代爲史。當鼎革之交。輒以其死於某朝代者。斷爲其朝代之人。無理甚矣。明末有四大儒。曰黃梨洲先生宗義。曰李二曲先生顥。曰王船山先生夫之。曰顧亭林先生炎武。四庫著錄其所著書。皆題曰國朝人。阮氏輯皇清經解。悉收其書。三百年來。言學術者。亦莫不曰清初四大儒矣。雖然。春秋之義。名從主人。本朝之君臣。苟不崇拜四先生乎。則何必引之以爲重。苟崇拜四先生乎。又豈可強其所不欲者而污點之。今請記四先生與本朝交涉之遺事如下。

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學士葉方藹擬疏薦梨洲先生。庶常陳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力止之。會修明史。學士徐元文謂先生非可召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興化李公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先生固辭。朝廷知不可致。特

詔浙中督撫抄先生著述關史事者送京師。徐復延先生子百家任纂修。先生以書報徐。且諧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變。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庚午。尙書徐乾學侍直。聖祖訪及遺獻。復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老不能來。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歸。當遣官送之。

徐對以篤老無來意。上歎息不置。先生卒於康熙乙亥。年八十有六。初營生。壙於其父忠端公墓旁。中置石牀。無棺槨。作葬制。或問。援趙鄒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蓋自以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

康熙癸丑。陝督鄒善以隱逸薦李二曲先生。先生誓死辭。書入上。皆以病爲解。得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先生遂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有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先生獨被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大吏趨待益急。先生因稱疾篤。昇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懇先生絕粒六日。至欲拔佩刀自刺。於是諸官屬大駭。知其不可屈。姑置之。自是荆扉反鎖。不與人接。已而天子西巡。將召見。復傳旨。先生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

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卒莫能致也。

顧亭林先生。母夫人聞兩京破。不食卒。遺命誠先生勿事二姓。先生於鼎革後。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康熙初。熊賜履任史事。以書來招。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懼而止。戊午。鴻詞科詔下。諸鉅公爭欲致之。先生以死辭。次年修明史。又欲薦之。貽書學士葉方藹。誓以身殉。始得免。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凶死。吾其尙敢爾耶。乃止。

王船山先生。當甲申後。崎嶇嶺表。欲圖恢復。既知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窮山四十餘年。一歲數徙其處。故國之戚。生死不忘。時薙髮令下。先生誓死不徇異俗。以故非深夜未嘗出行。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號于衡。僞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被禱賦。三桂平。大吏聞而嘉之。屬郡守饒粟帛。請見先生以疾辭。當是時。海內儒碩。推容城孫夏整屋二曲姚梨崑山。亭林然諸先生肥遯自甘。聲望益熾。雖薦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先生乃真能自潔者也。未幾卒。自題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

由此觀之。四先生者。明儒耶。清儒耶。叔孫通爲漢高定朝儀。徵魯諸生。悉欣欣就道。惟二生不肯行。唐太宗定取士之制。謂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而豈知入彀中者。必非英雄。眞英雄固未有在彀中者耶。夫前代尋常之霸者。猶無術以盡網天下士。而况於有種族之戚者乎。諸先生之凜然以死自誓。又豈徒如前史獨行傳中人物。棄世以爲名高也。當天下之未定也。務網羅人才。摧蕩廉恥。其所以致之者。不遺餘力。及事勢一變。高枕無患。則又爲貳臣傳以辱之矣。是何異逼弱。殘而淫暴之。而又復責其失節也。霸者之所以操縱天下賢豪。亦云黠矣。亦云毒矣。顧其術或售或不售。能牢籠千百中材。而不能得諸一二豪傑。斯亦霸者之恨也。吁。

吳梅村絕命詞

吳梅村祭酒偉業。貳臣傳中之錚錚者也。其將死時。填一金縷曲。蓋絕筆矣。詞云。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酒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思往恨。倍嗚咽。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

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消。說。人。世。事。幾。圓。缺。
 嘻。此。豈。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發。於。羞。惡。之。心。而。不。能。自。制。者。耶。梨。洲。二。曲。亭。林。船。山。亦。
 死。梅。村。亦。死。死。等。耳。而。後。世。視。四。先。生。與。梅。村。何。如。矣。一。錢。不。值。何。消。說。梅。村。梅。村。何。
 見。事。之。晚。耶。

洪承疇壽文

洪文襄公承疇。大清之張宏範而貳臣傳中第一流人物也。在明官太子太保兵部
 尙書薊遼總督統關內兵以禦。文宗於松山力竭被擒時燕京訛傳承疇已死。
 賜祭十六壇建祠都外明莊烈帝將親臨奠俄聞其降也乃止崇德七年四月都察院
 承政張存仁上言臣觀洪承疇欣欣自得僥倖再生宜速令薙髮酌加任用五月召見
 命隸鑲黃旗漢軍順治元年睿親王定京師命承疇以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原銜入內
 院佐理機務其後下江南平唐王搜殺故明遺族嗣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窮
 追桂王於緬甸承疇功最高焉其七十賜壽也滿朝勳貴以至門生故吏爭獻媚致祝
 而諛壽文中最難措詞蓋其在勝朝時之位望勳績及入本朝後之位望勳績皆赫赫

在人耳目。而此間轉捩。一二語。雖善於舞文者。無能爲力也。時則有一落魄書生。爲獻一文。中有數語云。『公以爲殺吾君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君也。』承疇大賞之。不數月。而此書生拔置津要云。

捫蝨子曰。洪承疇此際之心事。其志志殆。不讓吳梅村絕命時矣。雖然。此何足以爲承疇解。譬有婦人。厥夫被害。而曰殺吾夫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夫也。可乎。此猶可言也。譬爲子者。厥父被害。而曰殺吾父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父也。可乎。况此二語者。在甲申以後。歸命諸臣。猶可以之自飾。若承疇之降。則莊烈帝固在也。方且欲建祠以表之。親臨以奠之。而承疇烏知乎。此後李自成之將殺其君。而烏知乎。殺李自成。以爲明復仇者。即爲太宗文皇帝之裔。乃於八年前。而君之也。嘻。亦適成爲貳臣傳中人物而已。吾聞泰西愛國家之言。曰滅吾國者。吾仇也。請洪承疇下一轉語來。

桃花扇

前明遺老孔云亭所著桃花扇傳奇。以亡國之音。寫愛國之淚。至今讀之。猶使人蹙然生感。其卷末餘韻一齣。寫老蒼禮及蘇崑山柳敬亭三人。以結束全書者。內科白一節。

云……（副淨時服扮皂隸暗上）自家魏國公嫡親公子徐青君的便是。生來富貴。享盡繁華。不料國破家亡。剩了區區一口。沒奈何在上元縣當了一名皂隸。將就度日。今奉本官籤票。訪拏山林隱逸。只得下鄉走走。（望介）那江岸上有幾個老兒閑坐。不免上前討火。就便訪問。正是開國元勳。留狗尾換朝逸。老縮龜頭。（前行見介）老哥們有火借一個。（丑）請坐。（副淨坐介）（副末問介）看個打扮。像一位公差大哥。（副淨）便是……中略……（副淨起身問介）三位是山林隱逸麼。（衆起拱介）不敢不敢。爲何問及山林隱逸。（副淨）三位不知麼。現今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月餘。並不見一人報名。府縣著忙。差俺們各處訪拏。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話去。（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隱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箇老贊禮。那裡去得。（丑淨）我兩箇是說書唱曲的朋友。而今做了漁翁樵子。益發不中了。（副淨）爾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去了。目下正要訪拏爾輩哩。（取看籤票欲拏介）……下略

此雖謔而近虐之言。然比對之於黃李願諸先生所經歷。則當時所以網羅遺佚之苦

心。又。可。略。見。矣。明。太。祖。定。律。有。不。爲。君。用。之。罪。然。則。籤。票。訪。拏。又。豈。爲。已。甚。耶。噫。嘻。

八



名家談叢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

蒙古人之奴隸

趙甌北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云。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璋。

舊名賈塔刺渾 本冀

州人。張巴圖。舊名張拔都。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舊名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楊不爾濟。舊名楊榮兒只。及邁里

古思皆寧夏人。崔踐安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璋之孫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

塔失不花。皆習蒙古俗也。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速赤。

劉敏太祖賜名玉出干。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視台。石天麟

太宗賜名蒙古台。耶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弟當亦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

興人賈實喇。舊名賈普刺。多鬚而黃。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孫亦名虎林赤。蓋以蒙古名世其

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哈八兒都。播州土官楊漢英賜名楊賽音布哈。

舊名楊賽

因不。王實喇。舊名王普刺。保定人。賜名實喇巴圖。舊作普刺拔都。張惠新繁人。賜名兀魯忽訥特。許宸

曲沃人。賜名忽魯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特。舊作囊并有一賜再賜者。劉哈喇巴圖爾。舊名劉哈喇八都魯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喇幹脫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幹脫赤。最後又賜今名。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爲榮。雖非賜者亦多仿之。按此等雖屬小事。實可爲中國人無愛國心之左證。昔唐代常賜人姓李。宋代常賜人姓趙。明代常賜人姓朱。得此者以爲非常寵榮。以霸者之力。遂使人捐棄祖宗父母所傳授者。以相從識者。既恫夫。惟辟威福之太尊嚴。而笑士大夫之不自愛矣。而豈知復有自附於羶俗。以驕人如甌北所臚列者乎。

女豪傑

伊尹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與妲己比。而亡殷。世無不稱伊尹。膠鬲爲聖人。罵妹喜。妲己爲妖物。何其是非不明乎。若以亡國論。則伊尹與妹喜。膠鬲與妲己。其罪一也。若因桀紂暴虐。妹喜與伊尹。妲己與膠鬲。謀除暴君。以安天下。忍於割一己快樂。以與萬民。其後竟被慘戮。非特功侔伊鬲。且有過之。謂之捨身救世。誰曰不宜。若謂夏桀伐有施。有施以妹喜女焉。殷紂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報父之恥。以敗其國。孝女俠女兼而。

備之如此。女豪傑。古今曾有幾人乎。周幽王伐有褒。得褒姒。而周亡。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而晉亂。褒姒能亡周。驪姬能亂晉。非蒙恥雪辱。極有俠性者能乎。

處士與暴君權力之消長

魯仲連以一布衣。反覆利害。使辛垣衍不敢帝秦。秦亦卒不敢自帝。區區口舌。能定天下全局。周亞夫得劇孟。言七國之亂。自此無憂。以秦之強大。不畏六國。而反畏仲連。以周亞夫之能軍。不畏七國。而反畏劇孟。何哉。當斯時。而其勢有以劫之也。處士局成。而暴君不得逞其欲。暴君局成。而處士多禍。及其身。兩者互相伸縮。反動必起。秦始皇所以坑儒士。漢景帝所以誅俠夫也。逮至漢末。李膺。范滂。及賈偉節等。大學生萬餘人。品覈公卿。非議朝政。處士局又起。其清議所在。搖蕩一時。惜乎徒知以清君側為名。苟令君側可清。豈無更有甚者。踵其後乎。不能指斥暴君。正其罪惡。絕此根源。使大義白於天下。何其失計乎。中國憲法不能成立。其缺點在此也。人所著支那史言。惜此時不能立憲法。不知暴君之罪。不能指斥。又豈能制限君權乎。

豈千古暴君獨桀紂二人乎。而惟桀紂乃可稱獨夫乎。豈湯武乃可誅桀紂。而民衆不能誅乎。使桀紂必待湯武。而誅恐討暴君者。終無日矣。遂至宋明黨禍復起。而明士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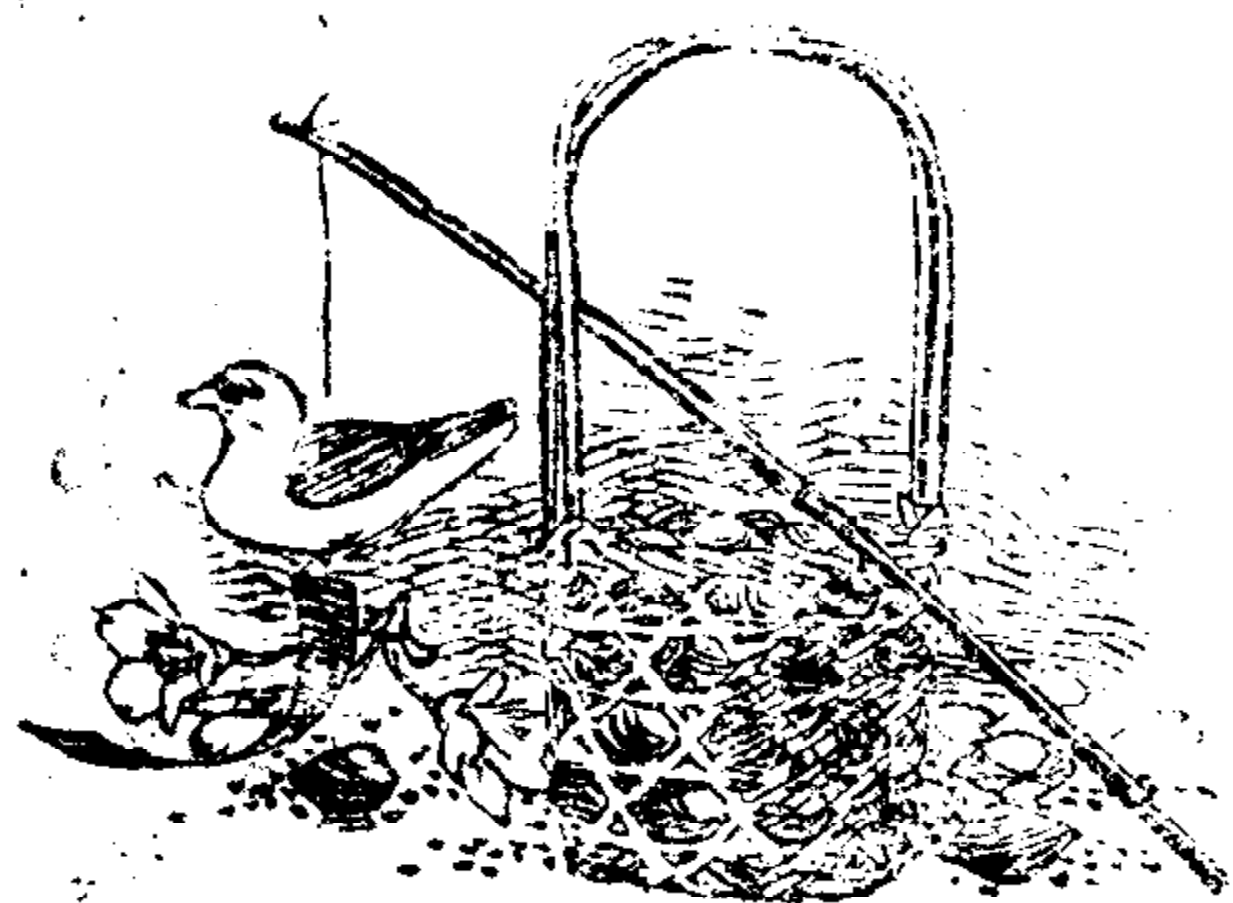
攀龍顧憲成左光斗等亦止以擊魏忠賢爲名。而君臣大義亦不復剖白。毋怪乎二千年擾擾攘攘。暴君接踵。猶復歌頌聖明。雖以猴子戴冠履此尊位。依然千膜百拜曰。我聖君也。我聖君也。而猴子得毋笑其愚。所謂人類者。不當如是耶。

天下有四種人

天下有四種人與帝王相關切者。有獻媚於帝王。而帝王藉以增其威力。彼亦博得少許權利。以爲衣食者。列子所謂人不衣食。則君臣道息也。有玩弄帝王。而帝王亦無可如何。置諸度外者。有求於帝王。而不得。起與爲難者。有乘亂世。挾帝王爲奇貨。以號令天下者。獻媚帝王者。無論也。玩弄帝王者。漢朝得二人焉。其一東方朔。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讀二月乃盡。詔以爲郎。詔賜之飯於前。飯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賜鐵帛擔揭而去。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羣臣左右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也。漢武帝求甘露。東方朔盡飲之。武帝欲殺之。東方朔

曰。若飲此甘露。可以長生。殺亦不死。若殺之而死。必非甘露。漢武英主也。而恢諧詭譎。任意玩弄。如一小兒。豈非別有奇想。所謂天人者乎。古人避世於山中。而朔乃避世於朝廷。能爲隱士。獨開生面。其奇思。有令人不測者。其於老莊一流。別添裝點者。與其一曰嚴子陵。爲光武故人。光武既爲天子。所謂苟富貴毋相忘。正在此時。况復引同起臥。備極親洽。天子於故人。可云無憾矣。子陵亦如家人然。以足加其腹。太史即奏客星犯帝座。光武於子陵。豈真能忘君臣分乎。光武所自大者。不遇帝王。子陵所自大者。不過布衣。光武以人術籠之。而子陵以天機應之。其身分豈有讓乎。求於帝王不得。反與爲難者。一曰黃巢。一曰張吳二生。黃巢下第而唐室亂。張元下第而西夏強。下至牛金星。李岩亦爲明孝廉。輔李自成而起。至本朝。韋志俊捐納九品官。懸八品扁額。爲差役所勒索。遂隨洪秀全而起。胡文忠云。前欲求八品官不得。今則竟欲爲王矣。咸豐四年。廣東倡亂。被革舉人關麟飛實主其事。蓋跡弛不羈。熱心功名之士。不能隨意俯伏。故反抗力因緣而生也。有乘亂世挾帝王爲奇貨。以號令天下者。項羽挾義帝。董卓挾獻帝。及卓敗。李傕又挾獻帝。幸其營。郭汜與李傕相攻。傕又復移乘輿。幸北塢。侍臣有飢

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哺上飯。何用米爲。遂以臭牛骨與之。其後曹操迎都許。牽伏皇后出。后披髮跣足。涕泣求救。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嗚呼。漢獻帝歷經數遷。慘狀如繪。有何罪惡。以至於此乎。莊烈英挺。路易十六。仁柔卒致亡國。其原因。非自一人造之也。不過及於其身。而結果耳。莊烈謂君非亡國君。臣皆亡國臣。奚其不思自家祖宗所造之因。若何而反嫁罪案於他人。不亦陋乎。千古人君。如同一邱。可爲長太息者也。



名家談叢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

『黃梨洲』

飲冰室主人近著一書名曰『中國近世三大思想家』其一曰黃梨洲其二曰康南海其三曰譚瀏陽吾憾其出版之遲遲也攬取其『黃梨洲』之緒論以實我錄而公諸世間孕育十九世紀之歐洲者誰乎必曰盧梭雖極惡盧梭者不能以此言爲非也吾中國亦有一盧梭誰歟曰梨洲先生

梨洲生明萬曆三十八年實西歷一千六百十年盧梭生西歷一千七百十二年實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其相去殆百歲故以時代進化公例論之則於百年前得一盧梭易於二百年前得一梨洲難盧梭歐產也雖當路易第十四專制極點之時代然有希臘羅馬之政體可承有柏拉圖阿里士多德之遺書可讀其能發明民義而光大之尙屬易易梨洲則生數千年一統專制之國賢哲之所垂訓史冊之所紀載其下者則督責

之說芻狗之論榜筆之政縛輓之制其上焉者亦不過言保民若赤子言牧民若禽畜而已於生民之大原群治之大本未有能夢焉者也故以民族性質論之則於歐洲得一盧梭易於亞洲得一梨洲難夫吾非欲阿吾先輩以自夸耀也吾亦知梨洲之理想不如盧梭之圓滿梨洲之發明不如盧梭之詳盡雖然以茲兩端相比較則吾以梨洲先生爲中國之盧梭吾自信非溢美之言

且盧梭亦何足以比梨洲盧梭於著書之外無他可表見者梨洲則當鼎革之交間關蹈海謀所以匡復故國遺艱投大百折不撓蓋梨洲非議論家而實行家也盧梭道心淺薄爲貧所驅放浪自汗細行往往不檢梨洲則學問氣節矯矯絕俗上接道統爲世儒宗蓋梨洲非才子而哲人也故盧梭一生之歷史常不免貽妒嫉者以口實即敬盧梭愛盧梭之人亦不過頌其大功畧其小過而終不能爲諱也至梨洲先生則不惟我輩在聞知私淑之列者頂禮膜拜即彼至迂舊至頑鈍之輩亦不能不首頰心折曰大儒曰人師若是乎我梨洲先生果非盧梭之所能及也

雖然盧梭出而十九世紀之歐洲既已若彼梨洲出而二百年來之中國依舊若此則

何也。曰：是固不可以咎梨洲也。歐洲一盧梭出而千百盧梭接踵而興，風馳雲捲頃刻。徧天下中國一梨洲出而二百年來曾無第二之梨洲。其人者盧梭之書一出世再版者數十次，重譯者十餘國。梨洲之著述乃二百年來溷沈於訓詁名物之故紙堆中，若隱若顯不佚如縷。嗚呼！是豈梨洲之罪也。今者盧梭之民約論潮洶洶然風蓬蓬然其來東矣。吾黨愛國之士列炬以燭之，張樂以導之，呼萬歲以歡迎之。若是乎則中國之盧梭烏可以不著論也。人人知崇拜中國之盧梭，則二十世紀之中國視十九世紀之歐洲又何多讓焉。又何多讓焉。作『黃梨洲』。

『新廣東』

吾聞吾友太平洋客著一『新廣東』則怒之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新則俱新，舊則俱舊。存則俱存，亡則俱亡。而何新甲省，新乙省之可言。廣東人自知其廣東，自私其廣東。寢假而他省，尤而效之。而各自知焉，自私焉，則憂他人瓜分我之不速而先自瓜乎。『新廣東』出版受而讀之，其緒論之末簡云：『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親戚之急，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末如何。

也。故窺現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有一省爲之倡則其餘各省爭相發憤。不能不圖自立。各省既圖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歸併於能自立之省。省省自立。然後公議建立中國全部總政府於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聯邦合衆國聯邦之例。即謂全中國自立可也。此之注意有四者焉。一因人心視其生省份之親切易於鼓舞。二因專力一省易爲措置。三因一省自立各省得以感動奮起不致如泛言中國各存觀望而無實志。四因一省自立即爲中國自立。人人視其省爲中國之土地而圖自立則視此中國自爲切實。將來聯合亦自容易。有是四者故一省自立之說不可不大明也。吾廣東人請言自立自廣東始。『吾讀至是乃大服。吾願楚人謀新。楚蜀人謀新。蜀吳人謀新。吳越人謀新。越甌人謀新。甌乃至燕齊秦晉滇黔各謀所以自新。吾中國或者終爲中國人之中國乎。』

四

問者曰：新之者非恃筆也。舌也。使著一書而即新一省。則人人其能新之矣。應之曰：不然。言論者實事之先聲也。雞鳴而天曙。鳴之時雖非曙之時。然去曙不遠矣。若『新廣東者』。毋亦廣東之一晨雞乎。嚶嚶矣。喔喔矣。聞而起舞者其有人矣。

釋無賴

無賴者。通行罵人語之最不堪者也。太平洋客之『新廣東』乃爲之、下解釋。轉瞬間、成一最可尊貴之徽號。嘻、才子舞文之筆。其賊人乃如是哉。客之言曰。『或鄙祕密會社之人爲無賴。謂是不足以有爲。余曰不然。無賴者獨立之精神也。凡人有依賴他人之性質。則不能奮起獨立之精神。斯謂之奴隸。欲脫奴隸之籍。必須拔去奴隸之根。必須剷除依賴他人之性質。欲剷除依賴他人之性質。必須明吾爲人有頂天立地之能。非如禽獸待人而理。故無所倚賴之人。其胸中浩浩落落。其行爲活潑自由。他人所盡爲而我獨不爲。他人所盡不敢爲而我獨爲。無恐怖無煩惱無沾滯無怨悔。一往無前。死生不易而惟義之是向。是曰真無賴。是曰真獨立。』

捫蝨談虎客曰。以華文翻譯英語。則於其 Independent 常譯爲獨立。譯爲自主。故美國之 Independence Hall 譯爲獨立廳。Dependent 者依賴他人之意也。冠以 D 則無依賴之意也。信如太平洋客之解釋也。則獨立廳亦譯爲無賴廳。可乎一笑。



談叢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生

民賊與賊民

有唐之暴君而黃巢出。有明之暴君而張李出。黃巢張李者孟子之所謂賊民也。然導乎其前者實爲暴君。暴君者孟子之所謂民賊也。人而不憎厭賊民則亦已耳。苟其憎厭之必當思民賊之可憎可厭更有甚於彼等十倍者何也。無有民賊則無有賊民。賊民之罪民賊罔而陷之也。唐有无能子。明有黃梨洲。皆察是非之理。推理亂之原。能爲非常之言者也。无能子因黃巢之亂其罪雖由於君主而其原實肇於聖人。於是乎作聖過黃梨洲。因張李之亂其機雖動自民間其罪實迫於君主。於是乎作訪錄。近人多知之。多言之。而无能子一書。明自然之理。亦與盧梭同。將一切詩書禮樂仁義忠信盡破之。雖未免流於過激。其發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自秦以後一人而已。惜乎其書不著。又無表彰之者。又無繼起而續其說者。遂至陰沈埋沒。視明夷待訪

錄。尤遭奇厄。不亦哀乎。

中國之軍歌

中國之有軍歌。始於五代時唐莊宗。五代史補稱莊宗爲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詞曲。其後凡用軍。皆以所撰詞曲授之。使揚聲大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聲齊作。故人力戰。竟忘其死。云。聲音之道。能移易人。至於如此。豈不奇哉。助之於文事。則爲舒暢血氣。助之於軍事。則爲發起精神。能使臨陣者哀而樂。弱而勇。生而死。軍中之神聖品。豈有過此耶。西史稱斯巴達與敵戰。乞援於雅典。雅典使一小學校教師之跛者往焉。斯巴達人少之。及臨陣。則跛者爲製軍樂。授三軍使。咸誦習。戰時和以金鼓。雜以鸞和。斯人忘其疲。遂以大捷。嗚呼。吾觀於泰西軍中之歌。而知其致強之非偶然矣。中國數千年。僅此一人。而正史又復闕不載。無論其遺譜。不可得聞。卽事實亦在若隱若見之間。嗚呼。是安得不爲天下弱歟。

爭向城頭罵漢人

國之強弱在乎民。民之優劣在性質。亦在習慣。性質自天。習慣自人。習慣者由人情。學

術風俗。宗教政治所蕩成。積之既久。遂有歷百數十年而不變。或更歷千百年而不變。欲有以變之。非廓清之不能爲功。非矯制之不能返直。其克治之難。需時之久。動至不可思議。非如水之從盤盂。瞬息可使之爲方爲圓也。昔人謂習慣爲第二天性。非虛言矣。悲哉。其爲中國習慣乎。予始讀五代詩話所載古今詩話云。『幽薊數州。白石晉敗入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中傳。壁畫塗鴉。甚工。旁題詩云。月明星稀。後時欲向南飛。』吾不禁歎之。舞之額之禮之。以爲中國人。不忘中國。爲中國。幸也。後又讀後邨詩話云。『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白石晉割棄至本朝宣和。歷年多矣。議者猶以燕人思漢。卒召狄難。』云云。予又不覺爽然若失。歎古今詩話所云。皆爲虛語。然後始知中國人甘心異族。凌滅同種。爲歷史上習慣。其真相盡爲呈露。不特唐時然。宋時亦然。不特河湟然。燕人亦然。然燕人甘從外族。其可爲証據者。又甯止此。據金史所載有金某云。『燕人最卑賤。金人來則從。金人來則從。宋遼人來則從。遼。』嗚呼。以如此民族。而國欲資以立。種欲資以競。其可得耶。其可得耶。昔所稱燕人多慷慨。悲歌之士。遺烈沈沈。芳蹤杳杳。今安在也。瞻懷漸離。憑

弔。荆。卿。筑。聲。慘。裂。劍。氣。悲。鳴。山。河。不。殊。人。物。非。故。曾。幾。何。時。今。遂。至。此。路。易。十。四。嘗。詢。其。宰。相。哥。爾。別。爾。曰。以。法。國。之。大。而。不。能。征。服。小。荷。蘭。其。故。何。也。哥。爾。別。爾。曰。國。之。大。小。不。以。疆。域。而。論。視。其。國。民。之。品。格。何。如。品。格。者。金。城。鐵。壁。不。可。破。也。今。日。燕。人。之。品。格。較。之。唐。宋。時。爲。進。化。耶。爲。退。化。耶。聯。軍。入。京。以。還。懸。順。民。之。旗。獻。德。政。之。傘。屈。意。媚。外。種。種。醜。態。上。自。王。公。下。至。豎。卒。相。競。崩。角。楷。賴。若。不。及。嗚。呼。此。豈。非。所。謂。首。善。之。區。之。民。族。耶。幸。而。京。師。猶。亡。而。復。存。耳。使。今。日。化。爲。俄。人。之。京。師。吾。知。其。將。爲。俄。人。罵。漢。人。矣。今。日。化。爲。英。人。之。京。師。吾。知。其。將。樂。爲。英。人。罵。漢。人。矣。今。日。化。爲。德。人。法。人。奧。人。意。人。日。人。之。京。師。則。亦。皆。將。樂。爲。德。法。奧。意。日。人。罵。漢。人。矣。中。國。先。哲。之。教。最。貴。忠。順。夫。其。所。居。之。地。受。某。家。統。治。則。爲。某。家。効。死。力。以。罵。其。所。敵。視。之。人。斯。豈。非。所。謂。忠。順。者。耶。準。此。以。談。則。當。時。之。燕。人。食。遼。金。之。毛。踐。遼。金。之。土。者。其。爲。遼。金。人。罵。漢。人。又。何。足。怪。也。嗚。呼。昔。人。所。風。刺。所。歎。息。者。惟。燕。人。耳。寢。假。而。全。國。人。皆。處。燕。人。之。地。位。焉。寢。假。而。全。國。人。皆。爲。燕。人。之。性。質。焉。嗚。呼。使。哥。爾。別。爾。而。愚。恃。也。則。可。哥。氏。而。稍。知。治。體。者。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作法自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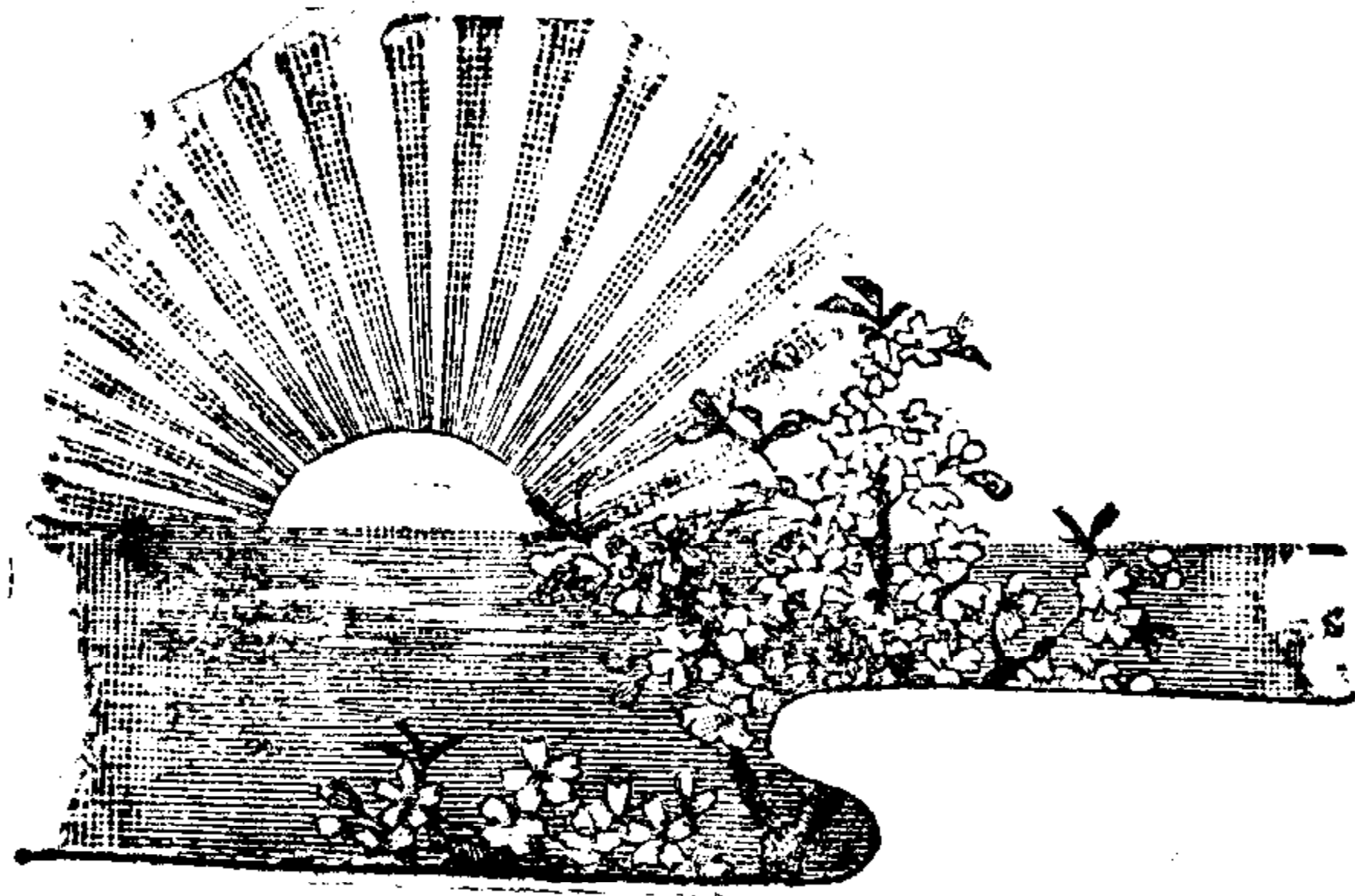
作法自斃。莫不爲商君惜。莫不爲商君病。然而無可惜無可病也。作法自斃之人多。其國必強。作法自斃之人少。其國必弱。何也。作法之人。即當守法之人也。其法已行。雖作法者。亦不能反背也。無論知愚賢否。勇怯善惡。貴賤貧富。皆納於法中也。而後其法乃可行。而後其法乃可久而後其法乃可。一人心自此定。風俗自此變。雖其法未必遽完。成漸可更張。之漸可擴充之。且必有一定之法。而後乃知其方針之所向其爲適合乎。其爲鑿枘乎。而其所爲更張之。與擴充之。乃能用之而得當也。商君者。大人物也。不審禍福。不顧毀譽。苟有造於秦國。苟有益於生民。不憚以其身爲犧牲也。秦孝公知之深。愛之至。死時至欲以位禪之。雖先主於孔明。符堅於王猛。宇文於蘇綽。神宗於安石。比之殆有過焉。孝公死後。公子虔追念舊怨。竟車裂商君。是公子虔前中後皆犯法也。其前之犯法者。是法律未大行爲刑其師傅時也。其中之犯法者。是法律已定後爲四年犯約被劓刑時也。其後之犯法者。何不悔已之犯法。而追戳立法之人。寧得不爲犯法乎。以國法言之。則不忠。以改革言之。則不智。國人所守之法。而已屢犯之。是不忠也。改革

圖存之法而謬然犯之是不智也。夫此法者雖商君所定而實孝公所施行也。況此法已施行之後而國人便之而國人頌之而公子不問此法之善與否不問此法之有效與無效而惟以區區舊嫌爲念其惡孰有大於此者乎。秦之不亡於其手者幸焉耳。商君出走之後欲宿客舍客人不知其爲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然則其法已行可知矣。其法已行雖死可也雖死亦生雖死亦榮也作法自斃又何害焉。冒天下之大不韙排億萬人之大難其爲商君乎。其爲商君乎。有商君之才有商君之心而又有商君之死乃成爲商君。有商君之才有商君之心而無商君之死仍未盡其爲商君何也。商君自求其死也非變法不足以致死也非刑公子師傅雖變法或可不死非剽公子度雖刑師傅或可不死。要之因變法而刑公子師傅因變法而剽公子則商君遂死則商君竟死。

商君與來喀瓦士

千古之大立法家於秦東得一人焉曰商君於秦西得一人焉曰來喀瓦士以隻手轉移一國之風俗立百年以後霸王之基者惟此兩人而已。來喀瓦士定法後視民之既

從其法而服其教也。於是遁而之他。且告國民曰。非待吾歸。毋易吾法。遂自沈也。此以
身殉法之偉人也。來喀瓦士之殉法以身爲紀念。商君之殉法以身爲試驗。此二傑者。
吾烏從而軒輕之。



談叢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生

乾隆間文字之獄

乾隆乙卯。御史曹一士請寬比附妖言之獄。並挾仇誣告之文。以息惡習。疏云。『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友。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云云。』然則當時有言井田封建。或感懷詠史者。乃至著述序跋。不錄時王年號者。皆科大逆不道罪矣。嗚呼。積百餘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今日舉國民奄奄。無復牛氣也。不亦宜乎。而彼之為之。俚以噬人者。又狗彘不食其餘耳。

談叢

一

憲錄門

虛偽之國民

中國舉動多偽。未始不由儒教之毒。如禮記載「公族有罪。甸人告於王。王曰宥之。士師曰不可。再曰宥之。士師曰不可。三曰宥之。士師不聽。走出。王使人追之。曰無及矣。」夫有罪應殺。則殺之耳。若欲赦。則赦之耳。而爲此醜態。何爲者。漢制。宰相有罪。天子使使持節乘白牛車。賜牛酒。盤水旄纓。策告災變。使者將發。丞相上病。半途。尙書以丞相病不起聞。天子爲之發喪。輟朝三日。凡此皆偽之甚者也。

士師執法敢抗天子之命。頗有司法權獨立之觀。孟子所謂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是權限思想之最著明者也。然如禮記所載。以此爲常例。則既無當於天子。慙隱之愛。亦不能明理。官執法之直。徒見其偽而已。所謂兩失之道也。

公布法律

凡國民欲自保衛其權利。莫要於求得一公布之法律。希臘雅典所以能爲世界民政之祖國者。實自德黎哥編纂法典來也。紀元前六百年當羅馬貴族平民兩黨之爭鬪。達於極點也。貴族以相沿不文之舊法。爲其護符。自視爲代表全國。而置平民於奴隸之地。

位。至紀元前四百六十二年。平民之怨毒日深。運動日盛。務求頒定一成文法典。爭論亘八年之久。卒乃派委員三名。往希臘調查法律。至四百五十二年。制定而發布之。凡爲十條。後復增加二條。爲十二條。實爲此後羅馬法之起原。傳諸今世。使萬國之民。普貪其利。即所謂羅馬十二銅標者是也。嗚呼。權利也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盡人所同。具盡人所可能。而徒讓阿利安人種。獨擅歷史上之光榮。不亦恫夫。

數多國王之集會所

埃比刺王皮刺士即亞歷山大王之從兄也之與羅馬交戰也。紀元前二百八十一年雖獲勝。而士卒死傷極多。知羅馬不可以力服。乃謀以甘言屈之。遣當代最著名之辯士名西尼士者。往議和。時羅馬人爲所惑。將許之。最後一瞽目之老議政官名遏比亞者。演說於元老院。謂與未釋兵器之敵軍媾和。是辱羅馬也。衆議遂定。決拒絕之。西尼士歸。語其王曰。羅馬之元老院。乃數多國王之集會所也。云云。和議遂破。其後羅馬卒破埃比刺。談虎客曰。西尼士一言。可謂能道盡共和政體國之實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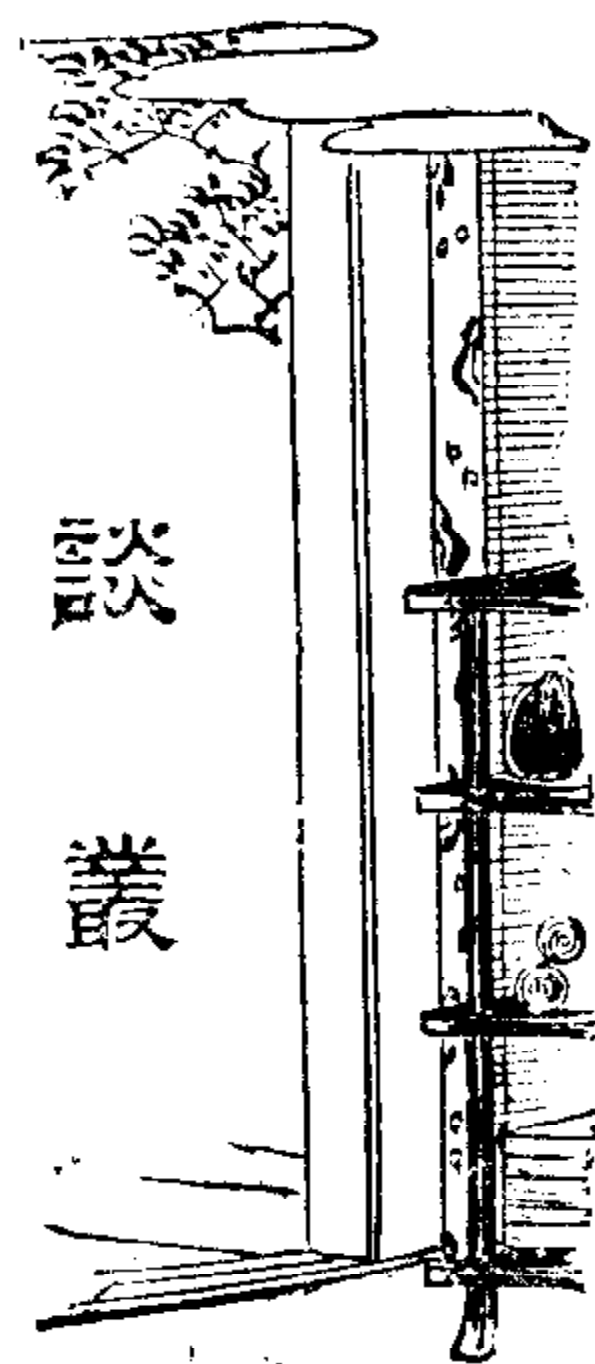
叢錄門



四

平說

夷白



平說者平平而無新奇之說也分爲內外二篇內篇言之涉於虛想者也外篇言之屬於實際者也固夫罄其一知半解之談或可爲千慮一得之助也嗚呼名山注述尙待他年舉世風波莫衷一是此其意惟可望之二三知我也甲辰孟夏晦日夷白生自序於遺園之書室

內篇

知仁勇所以造天下也。公同通所以靜天下也。非知仁勇無以立天下之先。非公同通無以盡天下之變。人惟立於高處。而後能見其遠者大者。水惟匯於總處。而後能納其散者分者。識惟造

平說

於極處。而後能括其微者妙者。知者識之極也。淺則人世之是非利害。深則莊子佛氏之理想。以及歐美之哲學。皆可以知括之也。故知者一切理想之祖也。古聖人欲網羅後世一切之理想。而特創無極之理想。以統之。命其名曰知。

自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說出。而仁之義始窮。然而未也。蓋地之利也有涯。人之生也無涯。以無涯處有涯。漸積漸衆。漸衆漸滿。其不免於爭也必。而仁之義亦隨之而變焉。彼劣者且不能自仁。聖人烏能仁彼。必人而爲可仁之人。而後仁及之。否則非第勢不可。而理且亦不可也。世不足以徧仁。地不足以容仁。而人遂不得不擇仁。蓋至于今世。必有所不仁。而後仁始成矣。何者。以勢論。將仁于優者乎。亦仁于劣者乎。以理論。將仁于優者乎。亦仁于劣者乎。不待辨而知也。地不足人。則以生育之仁。仁之人不足地。則以競擇之仁。仁之於是而仁之義變。而仁之理全。而仁之體乃大。此固非講學家之小仁。所得知也。

軍國。民者。勇之基也。有一人之勇。而權力生。有一羣之勇。而平權生。有本族對外之勇。而強權生。以勇御民。專制勢成。是謂一人之勇。而勇始橫。以勇遇勇。權力相配。而勇無

所。用。是。謂。一。羣。之。勇。而。勇。乃。平。聚。本。族。之。羣。勇。以。敵。外。各。族。亦。聚。其。羣。勇。以。相。敵。而。強。權。之。勢。成。以。強。權。遇。強。權。而。強。權。亦。無。所。用。是。謂。世。界。之。勇。而。勇。始。大。于。是。世。界。盡。化。於。勇。矣。而。轉。成。無。勇。之。世。界。無。勇。者。非。無。勇。也。無。不。勇。也。而。勇。之。義。盡。矣。

公。同。通。之。義。□。氏。已。發。明。無。遺。蘊。矣。然。而。未。來。之。樂。國。固。無。補。于。現。今。之。苦。域。也。愚。故。無。取。于。靜。天。下。之。公。同。通。而。深。有。望。于。造。天。下。之。知。仁。勇。

善。讀。書。者。能。通。其。意。不。善。讀。書。者。徒。泥。其。迹。欲。知。聖。人。之。意。固。宜。求。之。於。經。然。徒。據。經。以。求。聖。人。必。不。足。以。盡。聖。人。也。形。骸。固。所。以。爲。人。然。徒。指。形。骸。以。爲。人。必。不。足。以。盡。其。爲。人。也。六。經。之。言。其。作。僞。者。十。之。二。雜。亂。者。十。之。三。爲。一。時。典。制。訓。戒。言。者。十。之。四。五。其。爲。萬。世。言。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儒。者。每。據。其。一。字。一。句。而。指。曰。此。聖。人。之。道。也。法。也。理。也。義。也。豈。不。厚。誣。哉。此。舊。學。者。之。所。以。紛。其。塗。而。新。學。者。之。所。以。隘。其。域。也。皆。不。足。以。知。聖。人。也。安。得。治。經。學。而。有。得。於。經。之。外。其。人。者。以。與。之。商。榷。其。義。耶。噫。諸。君。之。所。讀。者。皆。古。人。之。糟。粕。也。莊。子。不。予。欺。矣。然。愚。爲。此。言。固。已。羣。目。之。爲。疑。經。非。聖。也。可。慨。已。夫。

六經者權衡也。人者物也。權衡爲物用。非物爲權衡用。經爲人用。非人爲經用。物固不可不任權衡。必思所以任權衡。人固不可不治經。必思所以治經。心者經之鏡也。經者心之景也。以經爲心。以心爲經。陸象山云。六經皆我注脚。誠至言也。

人入世而爲人。凡一切經世之道。推之全世界。極之千萬年。皆可以孔子之道貫之。則愚所敢斷言也。孔子之道。有一定之理。而亦無一定之理。傳所謂仁者見爲仁。知者見爲知也。愚敢推而廣之曰。舊學者見爲舊。新學者見爲新也。凡世界之哲理實事。古者今者。中者西者。已見者未來者。皆可以孔子之道括之也。蓋諸子之書。一再觀之。其義已盡。即深者而數數觀之。其義亦盡。愚不通西學。然觀譯書中各家學說之一二。亦覺爲易盡也。惟孔子之言。今日覺爲盡。明日又覺爲未盡也。彼意覺爲盡。此意仍覺爲未盡也。□氏論宗教。固所以尊孔子。非所以訾孔子。愚不敢非。然好舉孔子一時之言以相訾議。則過矣。古今賢哲論說。可議者實多。如孔子則姑置之可也。豈以孔子之言而有礙於新理哉。未免爲千慮之一失也。愚不敢擴拾孔子之言以增于新學。願爲新學者靜觀之。締思之。以新學質之孔子。以孔子通于新學。有所會悟。必更有新於新。

學。者。矣。如。以。今。日。之。事。勢。昔。日。之。所。不。見。爲。孔。子。之。所。不。及。知。以。此。傲。孔。子。則。千。百。年。後。不。可。知。者。更。多。亦。必。有。以。傲。諸。公。之。新。學。者。矣。願。新。學。者。之。少。收。其。放。舊。學。者。少。解。其。拘。也。愚。爲。此。言。固。新。學。者。之。所。目。爲。古。人。之。奴。隸。也。愚。于。古。今。人。物。亦。好。妄。生。議。論。于。孔。子。則。未。知。所。言。矣。噫。古。人。之。奴。隸。不。可。爲。也。公。理。之。奴。隸。不。可。不。爲。也。固。公。理。之。所。在。即。不。得。不。服。從。也。爲。新。學。者。不。得。不。服。從。公。理。即。不。得。不。謂。爲。公。理。之。奴。隸。也。昔。法。皇。路。易。第。十。四。有。朕。即。國。家。之。語。爲。世。所。詬。訾。愚。亦。爲。頑。鋼。之。言。曰。孔。子。即。公。理。也。

人。惟。立。于。世。界。外。而。後。能。曠。觀。世。界。而。不。爲。世。界。所。拘。莊。子。者。創。世。界。外。之。思。想。立。世。界。外。之。學。說。也。戰。國。學。術。思。想。爲。中。學。極。盛。合。而。觀。之。本。極。紛。雜。分。而。觀。之。各。有。精。到。處。惟。入。於。各。家。中。以。求。之。不。過。達。於。極。處。而。止。耳。立。于。諸。家。之。外。以。觀。之。則。各。家。之。說。之。長。短。可。互。見。各。家。之。說。之。長。短。亦。可。各。見。莊。子。者。達。人。也。亦。思。想。家。也。其。言。洗。洋。自。恣。淺。者。觀。之。似。無。益。於。學。術。然。其。立。說。固。爲。吾。人。關。一。新。天。地。也。惟。其。思。想。出。於。諸。子。之。外。故。亦。可。以。入。於。諸。子。之。中。而。不。爲。所。拘。也。蓋。其。自。立。者。高。而。其。所。見。者。盡。也。或。曰。

莊子虛想也。無益實學。愚則以爲虛之至。凡一切實學皆可以入之也。否則不流於泥。則底於偏。近日西儒哲學精詣各有獨到處。讀其說者固鮮不爲所駭。亦鮮不爲所奪。惜無莊子世界外之思想。其人者以讀之。則西儒之哲學。非吾之哲學也。果有莊子世界外之思想其人者以讀之。則西儒之哲學。無亦吾之哲學也。蓋入於西儒之哲學。而不出於西儒之哲學也。蓋有世界外之思想。而後可以裹一世界之思想也。或曰莊子宗老子者也。然而莊子非老子也。莊子也。

君子以自彊不息。孔子之自修也。窮則變。變則通。孔子之經世也。學而不厭。新學之新也。濫故而知。新舊學之新也。無可無不可。孔子之自知也。孔子聖之時。孟子之知孔子也。爲新學者。其以愚爲附益孔子之語。以求媚諸君耶。亦孔子之道有以生諸君之新學耶。蓋孔子之義理。當於精神上求之。不當於字句間求之也。某氏新學理想。已增極處。惜於孔子未免有微辭。亦思今日之理想。皆十餘年前讀孔子之書有以啓沃之也。否則西儒之新學。非□氏之新學也。且深乎孔學。以求新學者。其新學必深。離乎孔學。以求新學者。其新學必雜。精思有得。靜觀自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並非奴隸性根之

有以縛之也。□氏亦思其新學之深之故，果自何處生，而無有得魚忘筌之誚也。人必有高世之思想，而後富貴利達之謀，卑瑣局促之事，舉不足以撓其心，有斷然矣。惟其心既不爲塵俗所累，則天下之事，自無不可以洞達而無遺。此固非執一不化者之所得知，而亦非高談元妙者之所能假也。莊子者有高世思想之人也。愚愛莊子，慕莊子，愛其有鯤鵬萬里之概，非愛其有萍水一世之懷，慕其有陶鑄堯舜之風，非慕其有渾沌人民之識也。讀經則理明，讀史則事達，讀諸子百家之說，則學博，讀西儒各家之說，則義通。讀莊子則志高世之欲，讀盡各書者無不可以讀莊子矣。固有莊子之思想，則經史中西各家之說，所以供吾驅而給吾使也。無莊子之思想，則經史中西各家之說，卽所以縛吾才而困吾慮也。豈不然哉。豈不信哉。愚少不肖，然稍有知識，皆因讀書之力，而所以能讀書者，無非讀莊子之力也。愚非敢爲異論，而實心有所得於此也。每當深山獨立，明月初生，流水閒觀，白雲來往，而愚莊子之思想生矣。凡吾所讀之書，所得之理，無不畢集于前，以奉吾指揮，聽吾判斷，而塵鞿俗累，一例俱空。豈非孤士窮處之一豪舉哉。固凡人而有出而經世入而治身之志者，皆不可無高世之思想，而使

之至于自卑自拘自困自小也。使果至于自卑自拘自困自小者。吾願以莊子之思想醫之也。噫。古今豪傑之士。曾見其志量而有不超絕凡民者哉。或以爲魏晉之士。學宗莊老。清談之禍。流毒天下。子言無亦近此也。然愚謂宜有莊子之思想以治心。非謂推莊子之思想以經世也。謂宜有高世之思想。非謂宜有元虛之思想也。魏晉以元虛化天下。固未有不敗壞天下也。且當世之士。一則曰老莊。再則曰老莊。所謂莊子者莊子之老子也。非莊子之莊子也。

曰。好學。曰。力行。曰。知恥。知仁。勇之始。基也。曰。不惑。曰。不憂。曰。不懼。知仁。勇之定。品也。故知仁。勇。者。孔子之所以囊括天下萬世也。

凡人士有矯激之行。大抵皆出於僞者也。卑瑣者固可厭。假清高者亦可厭。貪濁者固可惡。市廉潔者亦可惡。何者。蔽廬一椽。薄田百畝。龐德公隱處之風也。桑八百株。田十五頃。諸葛武侯顯達之節也。蓋窮必家足自給。而後素履貞。達必家有餘饒。而後操守定。否則未有不隣于卑瑣貪濁。而特以掩飾爲術。不使人知爲計也。愚忝增士林。見有一二君子。外觀亦自瀟灑。不屑屑于錢財。其襟懷若別有在者。而慳吝之意。時流露于不

自覺。噫。吾輩固寒素。能知人事艱難。我行我素。亦用世之一佳思想。但期不至于卑瑣。貪濁斯可耳。至于家計日用。分宜自盡。又何足諱。而必爲此進退兩難之意態于其間也哉。然愚言亦非爲卑瑣貪濁者解也。彼更何足道。惟深望夫慕清高。愛廉潔者。去其假。之。市。之。之。態。而。進。于。任。之。性。之。之。行。也。百。錢。爲。君。平。一。日。之。用。不。必。借。慷。慨。以。自。豪。困。米。爲。子。敬。一。歲。之。餘。亦。不。必。有。顧。惜。而。自。小。幾。見。有。自。污。之。豪。傑。與。作。僞。之。英。俊。也。哉。噫。古。來。素。風。高。節。代。不。乏。人。雖。未。免。流。于。偏。僻。而。能。以。真。誠。出。之。固。自。可。敬。而。今。則。渺。不。可。見。矣。即。所。謂。假。之。市。之。者。亦。不。可。多。得。而。愚。反。不。得。不。變。其。厭。之。惡。之。之。心。而。爲。愛。之。慕。之。之。心。也。噫。愚。之。所。以。厭。之。惡。之。者。正。惟。望。其。後。之。幾。于。可。愛。可。慕。也。其。勿。疑。愚。之。相。刻。而。忘。愚。之。相。勉。也。

智非智。不自智。智者爲智。徒不自智者亦非智。必能用其智者爲智。必能用其不智者爲智。噫。中國今處極弱之世。何其多智也。蓋西學有所謂智育者。以智教人。于是少年才士。羣起而趨之于智。其所謂智者。勿爲人愚也。勿爲人欺也。勿自失其利。而使人利之也。于是智與智鬥于羣智之中。而各競其智焉。甚至家庭友朋。無所往而不爲

談

十

智是使。而所謂眞性情眞道德無不爲智。芟除之驅逐之而使至于盡也。豈不悲哉。固凡近今人士之所謂智者皆其所宜愚者也。惟能愚其小智而後眞智出。而大智存。是故諸葛輔政不容鱗甲之臣。漆園隱居久謝桔槔之友。雲山木深無有不見。江海不測無有不容。近今之智者其靜觀之縮思之亦可以自反矣。雖然世固有以權數而濟世變者。願有志經世者其勿小用之也。小智不及大智。古人已先我言之矣。

忠以謀國。孝以事親。節以勵己。義以經世。此中國之四大防也。忠移於事君則忠偏。孝拘於養親則孝隘。立節以矜人則節飾。行義以賈名則義偷。固昔之所以立一世之防。今則移爲罔一世之具也。噫。史傳記載。其所謂忠義孝義隱逸獨行列傳者。至不可勝數。豈果盡足矜尙者耶。是以忠君而不能大其忠。孝親而不能廣其孝。此□氏之所以有忠君忠國之分。而莊子所以過孝不及孝之辨也。節峻則好爲其難。義高則每傷于激。此欺世者之所以有不可言之恥。矯世者之所以無不忍爲之事也。不然則諸葛祁山之泣。梁公白雲之想。淵明隱居之風。子房復讎之舉。皆愚之所深慕也。豈敢妄爲議論哉。苟舍其大而營其細。務其名而喪其眞。則必嵇紹郭巨鄧攸聶政之爲。而爲忠孝

節義之玷也。

士君子以事父母爲孝。凡父母之心。必有望其子於奉養之外者。而彼則奉養之外。舉無足以應父母之望。且適足以傷父母之心也。婦人以事一夫爲節。士大夫之家。遂以再嫁爲恥。而其最可恥者。即生於恥再嫁之中也。故孝者節者。中國最敬最重之大防。而即中國最有名無實之名目也。

孔子言知仁勇。孟子則言仁義。其意旨似未及孔子之周括。然戰國時。學術政治。固亦具知勇之一分也。所最可愛者。特好殺嗜利。有以汨生民之本性。孟子故言仁義以救之矣。

具經世之才畧者。屬之言乎。亦屬之行乎。則曰兼言行而兩屬者也。以言經世乎。以行經世乎。則曰兩用之。而次其先後也。先以言啓其可爲之時。後以行趨其可爲之勢也。蓋言者經世之議論也。行者經世之實迹也。言者雖未必能行。而可補行之所不及也。且行者即行其言也。古今豪傑。其謀畧施設。大抵皆借之于人。而特具一能行之資格也。故言爲行之景。行爲言之質。二者可相輔而成者也。豈可輕重哉。而世之相訾者。動

曰經世事業。固不屬之汝輩口說者也。然特患夫大言欺世耳。虛言無實耳。否則未有不以言爲先導也。言者盡其義以待行人。行者勤其職以收言之効。未有不兩益而俱收者也。近今歐美政治家之定旨。皆創自哲學者也。其所以克臻極盛。則言行合一。而靡所輕重也。固言者必因行者以就其功。行者必待言者以奏其績。有經世之志者。其亦審時度勢。而或言之。或行之。無有所阻。無有所惑。彼悠悠者之譏議。亦何足算也。或曰子亦好言者也。曰然。愚惟慮夫言之未可行也。使其或有一二足採。則固願世俗之以好言見誚也。

知慧生於極困之境。孟子所謂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是也。才識練於極難之事。虞詡所謂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是也。

人不可有一偏之見。有一偏之見存。則必於一偏之中。而大有所失也。此孔子之所以貴中庸也。人亦不可無一偏之見。無一偏之見存。則必於無偏之中。而好爲其僞也。此孔子所以惡鄉愿也。

中學主合。西學主分。中學主同。西學主異。惟其分之至。自有合之者存。惟其異之之

極。自有同之者出。蓋意以辨而愈明。義以推而愈盡。此主合主同之公理。終不敵主分而歸於合。主異而歸於同之公理之通之達也。

邊沁氏利樂之學說。楊氏爲我之意旨。唯心唯物之哲理。仁內義外之思想。皆中西學理之有合者也。惜先哲舊說。無能推闡。此二千餘年至今而猶泯泯也。管子云。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噫。今返不得不自海外求之矣。

考注之學。近於唯物。特考察其死物。而未研究其生物也。性理之學。近於唯心。第收束其心。而未能推擴其心也。噫。中國考注性理之才。即西國唯物唯心哲學之才也。惟誤用之矣。

中西學說之不同。亦發達與未發達之別也。然欲中國舊學之發達。反不得不借助於西學。西學之所以啓沃我中國者。今始萌芽焉。而中國之士民。抱其舊日之死說。以敵之。而不勝。幾疑舊學之不可復存。然而未也。蓋舊學之錮於世也久矣。苟無新學以通之。則其義日益晦。故新學者所以起舊學之痼疾。而生舊學之精神也。非謂新學之盡爲完善。而舊學之盡堪棄遺也。噫。派雖各別。理自相通。西梭東孔。陶鑄須人。智海思

淵。疏。通。有。口。勿。謂。我。中。國。學。說。之。終。不。及。彼。也。

有厭世思想。有空世思想。有忘世思想。皆經世思想之反動思想也。彼見夫世事無一不可痛可恨。而不願有一我以與其間。必自戕其我而後已。此其意極可憐也。是謂極苦之思想。進而深之。則以汗濁之世。安能浼我。世自我。我自我。彼於世則不屑屑也。而猶有我之見存。是謂極高之思想。更進而深之。則以世不可爲也。世不足論也。即有特別之我。亦無益於世。固不必尊我於世。而直欲渾我於世也。惟自忘其我。而後能忘世。是謂極盡極妙之思想。總之此類思想。皆不可爲之世之孕之也。皆不得意於世之人之造之也。噫。以不得意之人。遇不可爲之世。相摩相盪。遂竟有無敵之佳思想以相解也。豈不異哉。故曰皆經世思想之反動思想也。

閱世不深。不知交際之險阻。觀古不察。不知建設之艱難。

知難者事之君。畏難者事之賊。達變者治之紐。好變者亂之根。

理生於靜。不靜則慮不周。事成於密。不密則機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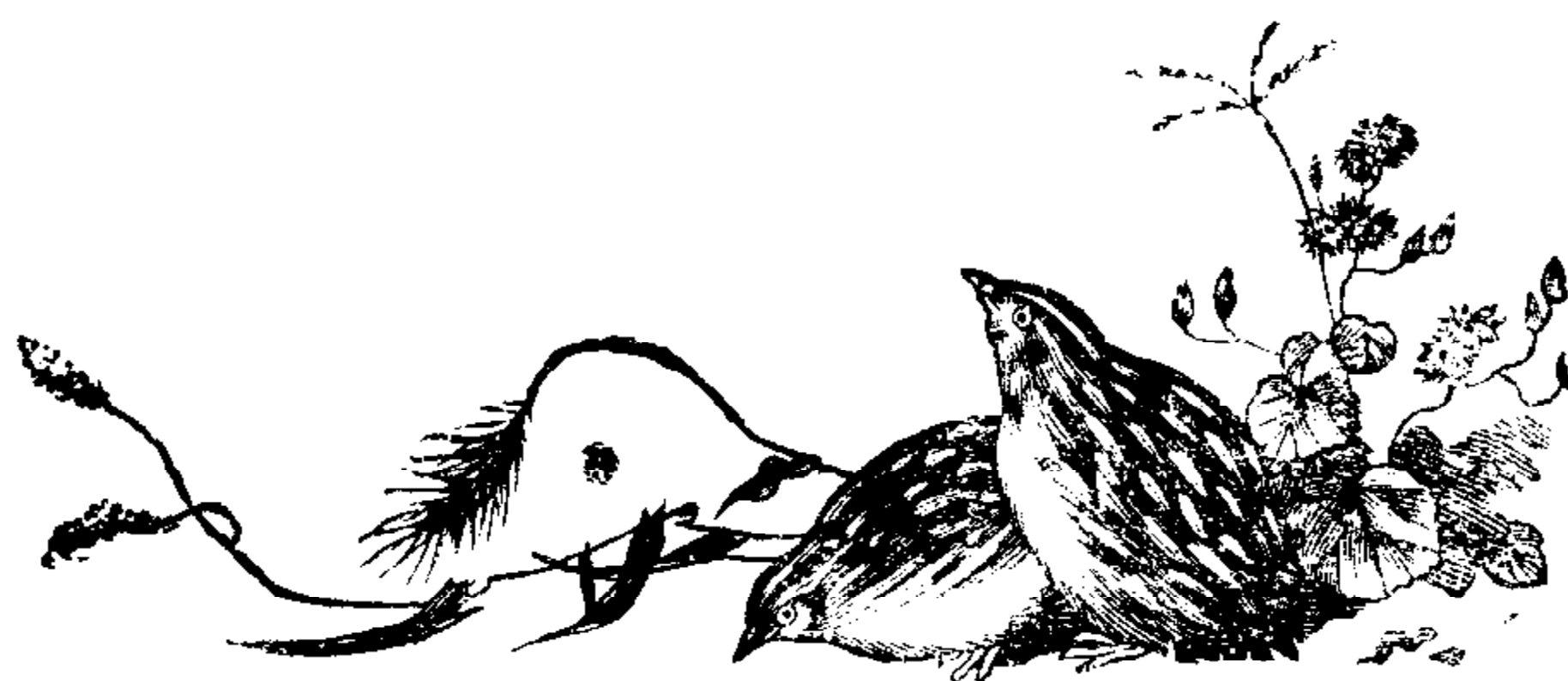
士有經世之畧。其顯者大者不論。必有最微者以司其間。蓋不可以語人。而獨有所得

者也。固凡進退取舍之機。緩急廢置之度。其權皆職於最微者焉。是故最微者所以操縱天下。維持世界也。上下千載。自有權衡。斃蹙半生。止憑方寸。此固非高談時務競爭哲學者之所能襲取也。

禮義之原始。必得夫無禮義之禮義。禮義之究竟。必歸於無禮義無非禮義之禮義。仁義桎梏。必且壞之以解其拘羈。禮法贅疣。必且削之以除其懸附。此世界之所以漸趨於公同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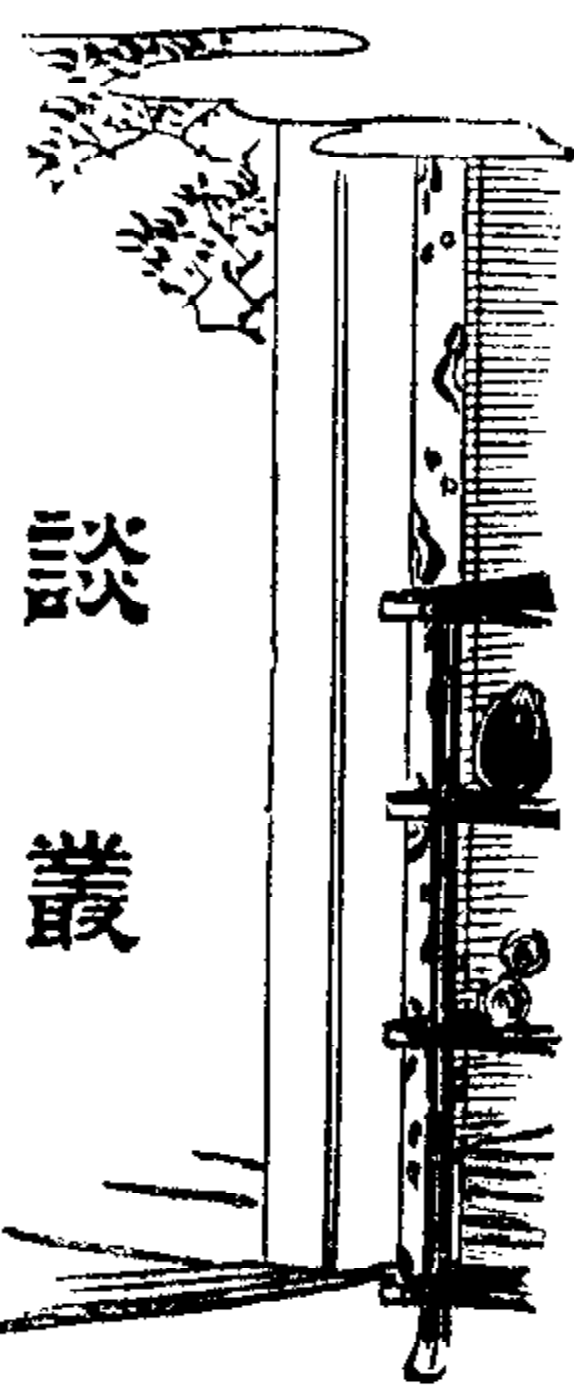
談詩論書。圍棋品畫。皆吾人之韻事也。然寄之爲業。則不可。借之自娛。則未始不可。詩以咏懷。書以習靜。棋則思妙。畫則意深。蓋人日營營於塵氛之中。而不能宅心於清淨之域。則必心日亂而志日頹。循至溷於濁世而不可拔。豈不惜哉。固移情養性之具。斷無妨進德修業之功也。愚於是數者。惟詩稍知一二。是故意思清遠者。必高逸之士。語句超拔者。必雄俊之才。即辭旨溫柔敦厚者。亦不失爲儒人學士也。至於所以啓吾志意。沃吾思想者。更不一而足也。信夫可以觀人。可以樂己之莫詩若矣。噫。渺渺予懷。獨深寄托。悠悠塵世。誰與逍遙。此固非近今名士爭奇鬥巧於五七字句間者之所能道

其彷彿也。
談叢



十六

(未完)



談叢

平說

(續第七)
十號

外篇

夷白

居近今之世。中國之可稱忠君愛國者。其議改專制政體。建立憲政體之士民乎。中國專制之害及人民與及君主等。所最爲利者。倚君主之勢。竊君主之權者也。歷觀諸史。其君主之有專制權者。幾人哉。其失之於內。則有後宮宦官大臣宗戚。散之于外。則有列國方鎮疆臣守吏。此君主之無專制權者也。即有專制權者。以一人宰制天下。耳目心思。日不暇給。其明存暗忘。名是實非者。比比皆是。其稍得自由者。不過縱情恣慾一事耳。然以之召滅亡篡奪之禍者。又比比皆是。是專制果何利於君主哉。蓋自有專制政體以來。無往而非專制也。無人而非專制也。降至今日。即州官邑令。豪紳猾吏。且隱然于不知不覺之中。行其專制焉。噫。天生數萬萬人民。豈忍使數千百殘虐暗昧之徒。

常暴亂恣睢于其上哉。此五洲憲法之所以相繼立也。而中國之大臣疆吏。不識時務。不諳事理。猶且日日兢兢以保守之曰。專制專制。以與忠君愛國之士民戰。彼豈果心乎君國哉。亦自固守其權利也。且彼本有利己之見存。而托之曰保護主權也。而君主遂亦爲其爲己也。而忠臣之不知主權固在也。其散之大臣疆吏與歸之士民。固無所輕重。特一取予之間耳。此憲法之所以終不可已也。且憲法立。則君主必享最尊最上之權利。以及宗室姻戚。皆有特別之利益。確定法制。無敢侵奪。享無義務之益。據不可犯之尊。又何苦而不爲此哉。固憲法立。利于君主。利于國民。特不利于竊權勢之大臣疆吏耳。此中國憲法之終不可無也。而中國立憲之終不能免也。愚故謂議改建政體之士民。爲忠君愛國者也。且凡事不激不變。不甚不復。此壓制過甚之必生意外之虞也。固歐美列國共和之治。未始非專制過甚之激成之也。愚且進一解曰。主持專制者。必激成共和之政。主持共和者。必掃除專制之權。其無君之心相等。而主持專制者。且不及焉。何者。彼則無君而有國也。此則並君國而兩不知也。

中國土地博大。人心澆漓。欲建立憲政體者。其惟行專制之意乎。或曰中國因專制之

弊而救以立憲。子欲以立憲行專制。無乃未可也。曰不然。憲法未定。而所以欲行專制者。正所以欲行立憲也。中國人民頑愚者十居其九。彼固不知專制立憲之辨。可置弗論。其十中之一者。又強半爲稍明義理而好是非者居焉。其能知近今理勢而未詳者。不過十中之一之二三也。中國所恃以立憲法者。僅此也。固必以專制之法。整治稍明義理而好是非者。而後憲法立。而立憲之政體乃成。此立憲之所以必行專制之意也。然此特憲法未定之前也。憲法既定之後。總期紀綱嚴肅。秩序分明。必濟之以德法嚴厲之風。不必參之以英美和平之政也。何者。治澆漓之國民。與治完全之國民異。自不得不別有制裁也。雖然。愚之所謂行專制之意者。究與專制有別。則以有限制無限制之分也。蓋以少數之賢哲。啓導多數之頑愚。非謂以多數之人民。拘守少數之羈絆也。待至國民之特性漸有發達。而法制自別有變動焉。

國家之設官職。使之辦理事務。非使之層居壘積。以爲人士之美觀也。噫。中國之官吏。何其階級之多也。內而閣部司屬。外而制撫司道。以及府廳州縣。連接而上。漸及高遠。一有不到。則不得通。如登十級之梯。如升七層之塔。而欲政務速興。機宜畢應。安可得

也。是故中國欲建新政。非遞減官吏之階級不可。然其所以變更裁處。則惟以適宜爲貴也。內之可仿日本內閣統率九省之制。外之採用□氏之說。建各道政務大臣。上以連屬內務省。下以統率州縣。各省撫院。亦降理本道之政。而特予以連絡本省各道之勢。而無統理各道政務之權。於是而階級之患少。而職事亦可以漸舉矣。固內則卿寺科道。外則總制兩司。以及府廳。皆其所宜革者也。州縣之職。品秩宜升。州則仿唐刺史州之制。自有治地。或自大縣升設。而總屬三四縣焉。然亦特有統屬各縣之勢。而無統理各縣之權也。固省與道同隸于內務省。而省道稍異。州與縣同隸于道。而州職稍異。蓋連絡各道。而爲一省。而首道統之。此省道之所以異也。連絡各縣。而爲一州。而州職統之。此州職之所以異也。然特品秩之稍異。而政權則兩不相侵也。故自內而閣省。外而省道。以及一縣。而官職之階級盡矣。于是自可革因循推委之風。而收趨事赴功之効矣。外則地方自治。歸之鄉官。國家立法。責之議院。而官制定矣。凡此皆竊取□氏之意也。然□氏設官之議。亦覺煩雜。雖職事之舉。自宜廣設官職。而經始之時。究以簡要爲上。漸推漸廣。有緩有急。職事以次而舉。官吏以次而設。自可以次第收効矣。固官吏

之廣設。在治極之時。而今則未也。不然。驟加數十倍之官吏。未見其利。而徒受其害也。可不慎哉。固中國之官制。上求易通。下求易達。內握其要。外趨于簡。庶可以革近今壅塞冗雜之病矣。

兼職宜少。分職宜多。則無牽制推托之弊。小官宜增。大官宜減。則無尸位曠職之憂。中國財政入款有二。地丁關稅是也。是謂正供。正供之入。自有定數。可以核算。而正供之外。有等于正供者。其名目有四。一曰浮收。一曰陋規。一曰公款。一曰捐輸。浮收者即借正供之名。而設爲名目。以加收者也。色目不可勝舉。草野亦不能詳知。要而言之。作官十年。無不有致富發財之期望矣。陋規者。上下官吏胥役相交際之費也。公款爲地方士民公存之款。一則耗于地方之豪紳。再則耗于地方不急之務也。捐輸者。捐納官吏貢監品銜之所入。可以佐正供之不及。而浮收陋規。亦不能免焉。是故欲建維新政治者。不自清理財政始。則仍歸于無益。而適足以爲弊也。清理之法奈何。則兩用士民官吏。使之互相稽察也。一則使地方士民稽其所出之款之數。再則使官吏清查其所入之數。兩相比較。必無敢相欺飾。而地丁關稅之浮收。與官吏雜費訟費之陋規。皆

可以綜合而會計焉。苟以其法清理之。當不減正供之半。而即可以爲正供也。于是而下無加賦之患。而上有進款之益矣。豈不兩善哉。然而官吏胥役。固非可以窮困其身。而使之趨事也。浮收陋規。既歸正供。即宜以取之者予之也。既已絕其暗收之弊。自宜予以明給之利也。官吏必使之豐餘。胥役必使之自給。凡官之大小。職之煩簡。事務之勞逸。功力之久暫。必先定其等差。而制祿焉。而給庸焉。于是必有所愛惜。而趨事赴功。自可以抑其貪濁之風。而進之廉恥之域矣。固必合正供浮收陋規之所入。而制爲一定之章程。懸之通衢。散之鄉戶。士民之所共知。官吏不得變更。上以利國。下不病民。法制一立。亂者必死。而後凡百事務。可以次第振興焉。蓋中國人士。貪慳無恥。無所不爲。與其喻之以不可爲之義。不若示之以不敢爲之法也。法既定。即不肖之官吏。且必日趨于正。而職事罔不克盡矣。至於地方之公款。自宜存之於民。董之以官。凡現存之公款。以及田畝。並豪紳之所吞食。廟祝之所奉養。神會戲劇之所派捐。皆宜清查而核算之。其本爲廟宇戲劇設者。一留其一以供其用。餘皆存爲地方正用之款。凡地方之興築。建造學校橋路。皆于是焉取之。亦可以佐國家之不及也。豈不美哉。日本小學校。成

于公費者十之九。所最宜取法焉。况國家帑藏空虛。債項山積。使非責成地方士民之自爲經理。固無可爲也。然苟有賢明之官吏。以董率之。亦自易易。又何憚而不爲此哉。外如捐款一則。亦宜變通。虛銜則可。實職不可。以民間有餘之財。濟國家不時之用。固亦權變之得其宜也。特須酌定章程。使之畫一。庶于名實俱無所損也。此清理財政之大畧也。然此特清其源也。而節流亦不可不知。特救其弊也。而興利亦不可不計。在具經世之才者之自爲變通耳。然而經始者。舍清源救弊之法外。而別無可計議也。

國家之衰危。至于不能自立。不能自強。而不可救者。皆自無耻生之也。故今日之最可恨可痛者。莫于人士之無耻。今日衣冠楚楚。文翰紛紛。網羅舊文。摭拾新說。而自號曰名士名士者。皆無耻之徒也。愚豈妄誕之徒。專以笑罵爲事哉。實有所不忍也。是以州縣之幕。難卻嘉賓。教習之堂。恨無虛席。士之在下者如此。而達官要人。則非愚草野之人所能及也。噫。今夕爲佳。止談風月。伊人何在。托志雲山。此特可寄之想像。求之古昔也。而今則渺然矣。然此亦非盡士之咎也。吳公治行。本在薦賢。宓子臥治。惟期得士。窮鄉秀俊。僻邑清才。今日蓬蒿。明朝車馬。量能任事。寄祿養廉。此固所以養士之耻也。然

而士也。躬耕課讀。分所宜爲。捷徑要途。迹宜自絕。固必不可以薦達望諸人。而惟以操守嚴諸己也。養成特立之性。爲異日任艱難。葆存素尚之懷。爲他年振風紀。故欲澄清天下。當使人士各有所耻始。有耻則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無耻則無所不爲。而無一可爲也。安得紀綱嚴肅之大臣。擴清無耻之風。擢拔有耻之士。而無耻之徒。將亦隨之而化。然後與天下更始。而維新天下。亦罔不治。故今日革命維新云者。在革其無耻而新其耻。

人與人相接。而後禮生焉。其所以爲禮者。則有禮意。有禮儀之別。中國今之所行者。則禮儀之謂。而禮意殊失之矣。禮意者何。發于人心之不自覺。而莫之爲而爲者也。今旣爲人于世矣。與世之相接者。則其人之父兄師長戚友途人厮役也。彼固日日相接。而其所以相接。則恰如其分而止。無往不如是。無人不如是。豈盡習于禮哉。皆禮意爲之也。故人世之禮。自有最精者存。非徒爲外觀之具也。而君臣官吏。喪祭賓客。則不勝其儀焉。于是士君子羣習于儀。而漸忘其意。凡近今一切卑賤之態。繁重之弊。疲勞之役。皆緣之以生。而禮于是大壞。故善言禮者。遞減近今拜跪應酬之儀。而無失生民之意。

制一新禮焉。則庶乎其可也。

合中外而制一公禮。所以防彼伸我屈之差。合官民而制一私禮。所以救名存實亡之弊。有不平等之國體。斯生不平等之儀文。有不平等之人民。斯受不平等之交際。此皆中國積弱之原因也。

古禮貴繁迂。今禮貴簡直。古禮重特異。今禮重平行。議禮者亦惟泯其界限而畧爲刪節焉。

學校者所以製造國民者也。然必有本質之足恃。而後不負製造之功。否則未免勞而無益也。中國丁男約二萬萬。其具小學校之知識者計四千萬人。具中學校之知識者計四百萬人。具高等學校之知識者計二十萬人。餘皆奴隸才也。噫。中國可以教育之人。竟僅此哉。然愚實有所見而云也。城市頑劣之子。鄉村愚騃之童。其無可如何者。比比皆是。稍有知識者。蓋十無一二焉。讀書六月。未識之無。就學數年。尙名父母。此類人才。雖董之以西國極良之教習。亦未見可爲卒業生也。蓋白人知而黑人愚。黃人則兼愚知而兩存者也。固未可以歐美教法一例相待也。鶴脛鳧脛。自有短長。蕙心蓬心。已

分美惡。欲齊鶴鳧。而一蓬蒿。固未可也。深願留意人才者。可國民者國民之。可奴隸者奴隸之。況中國百務未舉。須奴隸才正多。凡有手有足。能見能聞之物。皆可給用。他人之奴隸。不可爲也。本族之奴隸。未爲不可爲也。以本族役本族。其賢不肖。可以相濟。知愚亦可以相補也。且中國欲取奴隸才。而國民之非數百年後。競爭已極。使之無以自存。則斷乎其未可也。固具小學校之知識者。計四千萬人。即無入中學校之知識。亦可爲稍具資格之國民也。其可入中學者。計四百萬人。即可爲平等資格之國民也。其可入高等學校者。計二十萬人。即可爲完全資格之國民也。以二萬萬丁男之國家。而可爲國民者僅此。似覺極少。然較之四萬萬人。實無一人之國家。亦何啻霄壤也。是以中國之教育。宜其有棄有取。有汰有擇。等級有差。優劣有別。庶幾可以立國。固不必強取奴隸之人而國民之也。不然。雖有聖哲之教育家。恐亦未能取全國之奴隸而變化之也。徒見其有千百之勞。而無一二之益也。或曰女子教育。亦宜備舉。然非國家今日政務之急。聽有志之士民之自爲經理可也。

強迫教育之主義。不可行之頑靈。不別之民。實業學校之講求。最有利于勞賤自安之衆。

名家談叢

政法片片錄

摘錄譯書彙編

國家學學說之影響

國家之發達與國家學之發達相表裏。亞洲國家思想之發達。其所以後於歐美諸國者。國家學學說之未昌故也。學說之於社會。其影響視兵力爲過之。歐美文明之進步。固有種種之原因。而推其原動力最大者。則無不直接或間接受之於百餘年前。或數百年前諸大家之學說。故學說之移動社會。其效乃足以刻入後世人之腦筋而助成國家之發達。希臘阿里斯多德之國體論。法國盧梭之民約論。英國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論。皆其顯著之例也。日本位於亞洲。而今日亦受治於泰西之學說。然則學說之効力。其始自本國推之他國。而其後乃自本洲推之他洲。國家學說之先輩。舍泰西其孰與歸。

政治教育

教育者開發人類固有之能力而助長之之謂也。人類為政治之動物。西哲有此言故有政治之能力。政治教育者以實在之政治社會反映之於人類之腦中使人類真知政治社會之趣味而實施其政治之能力以期政治社會圓滿之進步是也。日本法科大學政治學教授小野塚喜平治氏之說人類有種種之能力而政治之能力實居能力中最高等之地位是故人類之教育其程度有高下之不同而政治教育實為教育中最高等之地位。今日歐美各國憲法使人人得有參政權可謂盡政治能力之用。雖然歐美之各得參政權此特其結果耳。既睡之能力孰攪醒之方興之能力孰助長之推其原因則安得不言曰是唯有政治教育之故。

歐洲主權論之沿革

主權一語有種種之意義。歐洲中古時代以官署有最終裁判權者謂之有主權之官署。其後歐洲大陸各國競尚中央集權之制一國之主權在中央政府遂以處治全國國家之最高權謂之主權。此主權之意義從政治上言之也。至於學術上以主權為政府無制限之權力者自法人鮑唐始。自十六世紀以來法國主專制之政故此說盛行。

歐洲各國。亦風靡焉。至十八世紀之末。於是反對之主權說起。即以主權爲在人民是也。然主權之掌握者雖變。主權之意義。則猶前說。蓋仍以主權爲無制限之權也。自歐洲各國憲法成立。君主之權力。不能無所制限。然君主爲主權者。則依主權以行。似又不宜有受制限之事。蓋不知主權爲國家之主權者。則以君主爲國家之元首。即以主權寄托之。君主之爲主權者。爲其在元首之地位也。至君主之運用主權。不能不從憲法。是故憲法立而君主之權。亦範圍於其中。近世德奧諸國。均盛行此說。此說蓋折衷於君主主權說與人民主權說之間。而以主權歸之有人格之國家。國家位乎其。上。而君主。人民。各盡其組織國家之責任。以保國家統治之完美。國家之成立。本乎社會之秩序。不能無治者與被治者之別。故有行使主權之人。與主權所及之人。若就個人而言。則治者與被治者。均是國家之分子。國家有主權。而藉一種之分子以行之耳。故國家主權之說。既足補一人專制之弊。又可挽衆民渙散無所統一之害。與近世之國家實際上。最爲適合。此國家觀念發達之所致。而歐洲之主權論。至此乃得一結束矣。

英國憲法

近世文明諸國。無不有憲法。而憲法之發生。英國實首創之。百餘年來。歐美各國憲法。大都直接或間接取法於英國。故英國實爲憲法之始祖。英國之憲法。非由國王欽定。又非由官民合定。又非由革命創定。蓋由國家文明之進步。漸次成立。而漸次完備者也。一千二百十五年。英國貴族迫王立法。其中最要者二條。一爲租稅非由納稅者之同意。不得徵收。一爲人民非由公認裁判所之判決。不得監處刑罰及罰金是也。其後國王時復設府縣選舉代議士之制。然當時之立法行政。尙未區別。代議士初無參與立法之權。代議士之得參與立法。始於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之終葉。代議之制度大進。凡法律之制定廢止。其權全屬議院。十七世紀國王欲變更憲法。廢止國教。議院公議廢之。遂定以制限國王專權。而明定國會之權利。漸次至今。遂成今日之大憲章條項。今舉其最要者如下。一國王不得議院之同意。擅廢法律。謂之違背國法。二無議院之認可。國王不得以特權賦課租稅。三國民有訴願於國王之權。而無因訴願受罰之事。四國民得自由選舉代議士。五議院之言論自由。代議士於院內所發之議論。院外

無受罰之事。六法律之保存及修正。與受理人民之請願。當常開議院等類。凡十三條。蓋特舉其最要者而已。

國家爲有機體說

國家者何。個人之集合體也。個人之集合。非漫然之事實。有一定之機關主持之。所謂國家之意思者。非個人集合之意思。即由此機關而生。由此機關而發表者也。此國家爲有機體說之所由來也。唱此說者。首推德國伯倫知理氏。伯氏於其所著國家學中。嘗言曰。所謂有機體者。無論何種。不可不備精神與物體二原素。國家亦有國家之精神意思。與立法行政各種機關之組織。凡無論何種有機體。雖爲一體。而無不有多數之部分。此等部分。視全體之需要。由種種方法以補充之。於是全體乃成立。國家亦然。國家亦有種種之官署。以爲其關節。此等關節。皆所以備國家之需要行動者也。各種有機體。皆能生長發達。國家亦能生長發達云云。由此觀之。國家無機關。即無意思。無意思即無人格。而國家不得爲權利之主體矣。故國家與機關。有密接之關係。席持而氏以爲國家雖爲個人之集合體。而無所謂機關意思。信如是。則國家失其人格。而

無對乎人民之權利。推原其故。蓋由不知國家之與機關。不能分離故也。夫機關爲國家獨立之意思。唯全體有之。部分者特本全體之意思而行之耳。

日本一木喜
德郎之說

六

國際公法之由來

西哲有言。有社會即有法。法不存即社會亡。法者所以保護權利。維持秩序。與社會並存者也。就一國而言。一國家。一社會。故有國內法。就各國而言。各國家爲一大社會。故有國際公法。國際公法之起源。蓋所以擴充其效用。故不得不破國之境。而組成一國際團體。人類愈進步。則交涉愈繁。國各執其法。則法之應用將窮。國際公法之發生。與國內法初無二致。特其應用有廣狹之不同而已。人與人意思相衝突。則不能保國體之平和。國與國亦然。各國意思互相衝突。則世界無太平之日。故國際公法者。所以調和各國之衝突。補國內法之不足。而獨立以行其效用者也。

日本中村進
午氏之說

名家談叢

飲冰室自由書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凡欲為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為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

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禮 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較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

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即其所

創造者而已。

飲水子曰。謂格公爲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爲輿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眞愛存也。母之眞愛其子也。恒願以身爲子之僕。惟其盡爲僕之義務。故能享爲母之利權。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爲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爲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爲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爲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爲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爲敵。非大智不能爲母。非大仁不能爲僕。具此三德。斯爲完人。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

記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毋乃二十世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英雄以墜於地。此中消息。有智慧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興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雷乎。殆非能也。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祕羅乎。抑阿肯羅乎。抑亞那特乎。殆非能也。試觀俄國。峨查俄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埃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覓。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練。財政。愈充溢。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

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羣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於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於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如神。崇之拜之。以爲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如關羽岳飛之類皆是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即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熄。英雄固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之上。鳳毛麟角。爲世所珍。夫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饒倖耶。萬人愚而

一。天。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於。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識。而。不。知。其。沈。埋。於。蚩。蚩。蠕。蠕。渾。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

廿。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疇。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爲。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爲。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智。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自。不。可。復。見。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徵。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謂。佛。一。切。常。人。皆。爲。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藉。英。雄。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

英雄之境界。然後爲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雖然。此在歐美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化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濶斧。以闢榛莽。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于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歎踊者。吾歌矣。誰歎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飲冰子曰。艾那夫皆觀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

何也。飲冰子曰。視歐人如蛇蝎者。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即神明。即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六



談叢

飲冰室自由書

飲冰子

干涉與放任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箇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爲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爲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爲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爲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爲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

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

風略起爾後霍布士陸克諸哲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興而所以
措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近儒如約翰彌勒
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爲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
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勢疇昔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甯犧牲凡百
之利益以爲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矣自
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斷然也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
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盛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倣效
之此爲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
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取自由政策發揮而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
爲放任論之本營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并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
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
涉者也將合人羣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
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爲優。反是則爲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不婚之偉人

老子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此其言殆有至理焉。頃讀某報。列舉近世不婚之偉人。如史學家之吉朋、謙謨、柏格兒、哲學家之笛卡兒、巴士卡爾、斯賓挪莎、康德、霍布士、陸克、盧梭、邊沁、斯賓塞、科學家之奈端、斯密亞丹、文學家之福祿特爾、格黎、政治家之維廉、鼈特、加富爾、梭馬。皆終身獨居之人也。此外尙多不能枚舉。舉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亞、擺郎。皆有妻。而極言有妻之害。謂天才與妻不能兩立者也。而近世大政治家。若格蘭斯頓。若俾士麥。若的士黎里。則自謂生平之成功。得於賢內助者居多云。兩者孰爲正理。吾以爲欲以不婚率天下。非可行也。而早婚與多婚二者之陋俗。不除。則國民之聰明才力。消沮於

是者不知幾許。有志改良羣治者。其勿以爲一私人之事。而忽之。

嗜報國民

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而發達最速者。莫如美國。美國當五十年前。即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全國報館僅有二百五十四種。讀報者七十五萬八千人。至今年。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有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種。讀報者一千五百十萬人。五十年前。全國報館印出報紙總數。四萬萬零二千六百四十萬部。今年增至八十一萬萬零六千八百五十萬部。今年統計全國報館平均支出費用。美銀一萬萬零九千二百四十四萬元。內主筆訪事及司理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餘名。支出薪俸。美銀二千七百萬元。職工共九萬四千八百八十八人。支出薪俸。美銀五千萬元。其餘機器紙料雜費等。支出美銀五千萬元。全國報館平均收入金。美銀二萬萬零二千三百萬元。收支相消。實每年贏餘總額。美銀三千萬元。

據美國最近人口統計。凡七千六百五十餘萬人。以此比例。是六人中必有一人讀報者也。中國民數。五倍美國。以此比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每年印出報紙總數。當

在四百五十三萬萬零四千萬有奇。嗚呼。吾中國何日始能有此盛況乎。不禁慨歎然。美國五十年中。增率二十倍有奇。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耳目者乎。是在造時勢之英雄焉矣。

以今日金值計之。美銀一元。當中國口岸通用銀二元。是美國全國報館每年總支出數。將近四萬萬元。其總收入數。將近四萬萬零五千萬元。視今日中國國幣出入總數。且三倍矣。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如是耶。

奴隸學

偶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嗚呼。今之學英語法語者。其得毋鮮卑語之類耶。今之學普通學專門學者。其得毋彈琵琶之類耶。吾欲操此業者。一自省焉。毋爲顏之推所笑。



談叢

西村博士自識錄

日本文學博士西村茂樹。以前月卒。博士深通漢學。又深通西學。蓋東國之粹然醇儒也。其著譯書凡數十種。於德育智育皆最有功焉。偶檢此編。覺其言論多有適於吾國之用者。因隨譯一二。介紹諸我學界。 飲冰識

道德之學。不出知行兩端。儒教言知行兩全。哲學言知行合一。其意皆同。王陽明更進一步。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余謂人之於道。知之者甚多。而行之者甚少。是知未能直接以生出行也。蓋知與行之間。更要一物焉。信是也。知道而不信道。終不能行。信也者。知與行之間之樞紐也。孔子所謂篤信好學是也。若僅說知與行。則二者連絡之力尙弱。故宋儒揭出真知二字以補之。然言真知不如言篤信也。

太宰春臺譯者按春臺名純日。本百年前之大儒也。曰。『佛氏開口言信。信自愚出。愚者信之本也。』可謂特識之言。雖然。有所未盡也。信有二。有正信。有迷信。通天地之理而後信者。正信也。為禍福所

惑而信者。迷信也。開口言信。不獨佛氏。凡宗教家皆然。今日信教之徒。皆迷信而已。泰東之學說。無特標一主義者。故其說多散漫。無統紀。泰西之學說。皆有一定之主義。故其說有所歸。著無散漫之患。雖然。拘泥主義之失。亦徃徃不免。如持進化論者。欲據進化之理。以盡世界萬事萬物。持唯心論者。欲據唯心之理。以盡世界萬事萬物。夫宇宙之事物。雖因一元氣之運動。然非必囿於一規則之中者也。進化者固多。而退縮者亦未嘗無。凡物有以質爲根者。亦有以靈爲根者。學者苟先畫一定義於己之胸中。而欲強世界之大現象。大變化。以悉從我。是大不可也。

西學家見風俗品行之粗野者。動詈之爲野蠻。雖然。野蠻者。文明之素地也。今世號稱文明國者。何一不經野蠻時代而來。故野蠻之風。非深足惡。風俗品行之最惡劣者。腐敗也。邪曲也。國民而陷於腐敗邪曲者。其脫之也。極難。國之滅亡。皆基於是。古人云。議論多而成功少。蓋議論過於精密。時或爲議論所妨。而不能奏功。功業之成。常在議論之外也。近年學問日開。故官吏政論家。經濟家。往往皆能議論。一事之來。則

羣議蜂起。一是一非。使人迷所適從。晉朱伺爲江夏騎曹督。時西陽夷賊抄掠。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今日言政事。言理財。言教育。言實業之人。皆以舌爲之者多。而以力爲之者。寥寥如晨星焉。可慨。

邊沁曰。政府者有害之物也。然所以設之者。以小害物制大害物而已。其言雖有弊。然不可謂全無理也。故政府害民之事少。而能制止他之大害者。良政府也。其民必享幸福。政府害民之事多。而不能制止他之大害者。惡政府也。其民之受禍。將不可測。

除弊宜以漸。若急除之。則潰裂四出。遂不可拯。此經世家之常言也。其言固非無理。雖然。若一概主漸而斥急。天下將皆自安於弊中。而不覺悟。於是其弊益深。厚有不。至國亡不止者。譬如病毒在身。以緩和之藥治之。其病毒益侵蝕。身遂隕焉。若於彼時。以快刀截斷病源。雖復一時苦痛。遂可望全愈。今日亦有許多之事宜用霹靂手段。不宜用緩慢手段者。余日望良政治家之快刀久矣。

以疑心聽人言爲政者之大戒也。疑心一存。則忠言如僞。正言如邪。智言如愚。要言如

四

散。甚者並疑其進言之人物。而誤其忠奸。雖然使聽言者生此疑心之由。推其本初。則言者亦與有罪也。世人之無誠心。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其外面言公利。其內心全在私利。言爲國家。而實爲己。言助人。而實欲陷人。若此者比比皆然。聽者初信之後。知爲其所賣。再不墮其計。因此機心日積。日深。終至於盡人互相疑。而後已。是言者之僞言。爲原因。而聽者之疑心。爲結果也。坐是之故。社會之信義掃地。以盡國家之憂。莫大於此。『凡欲爲一事業者。無論爲政治。爲教育。皆不可不兼理與情兩者。而用之。若論事物之理。則不可不棄情而專據理。』此英儒斯賓塞之言也。今世人論理多失其正。謬者皆由其論據雜以情也。故是非邪正混淆。而無所把握。論事者尤當於此二者之差別深致意焉。

國之進步。若栽花果。欲得良花美果者。不可不糞其土地。培其根幹。則良花美果自然生焉。或擇他之良種而移植焉。則亦能繁茂矣。不然者。於土地根幹。曾不措意。見他木所開之美花。他樹所結之良果。摘取之緣。附於己之樹木。以爲美觀。誰不笑其大愚。乃世之以識者自命者。亦往往學此伎倆焉。可爲浩嘆。

國民之風氣宜剛強不宜柔弱。剛強雖進於粗暴，然教育之則能興其國焉。柔弱者一轉而爲卑屈，再轉而爲腐敗，永不能復生。剛健之民而國遂不可救。

凡社會以平和爲最可貴。雖然，俗人好平和過度，遇有爭曲直者，傍人專謀事之穩便，使直者之說不得伸，而模糊以了事，坐是之故，下情被抑於中途，而不能上伸直者，屈曲者恣而社會之道義墜地焉，不可不戒也。

凡宗教皆有戒。佛家之五戒十戒，耶教之天主十戒，回教之五戒，皆是也。此宗教之佳處也。戒者，也。儒教所謂克己是也。無克己之學者，必不能善其身。今之言學問者，皆不下克己工夫，不惟不下工夫而已。反嗤笑克己，慎獨種種切實之學問，謂爲迂談，縱逸身心，惟以學功利之術爲自得。乃如之人，使其得志，放僻邪侈，無不爲矣。有教育之任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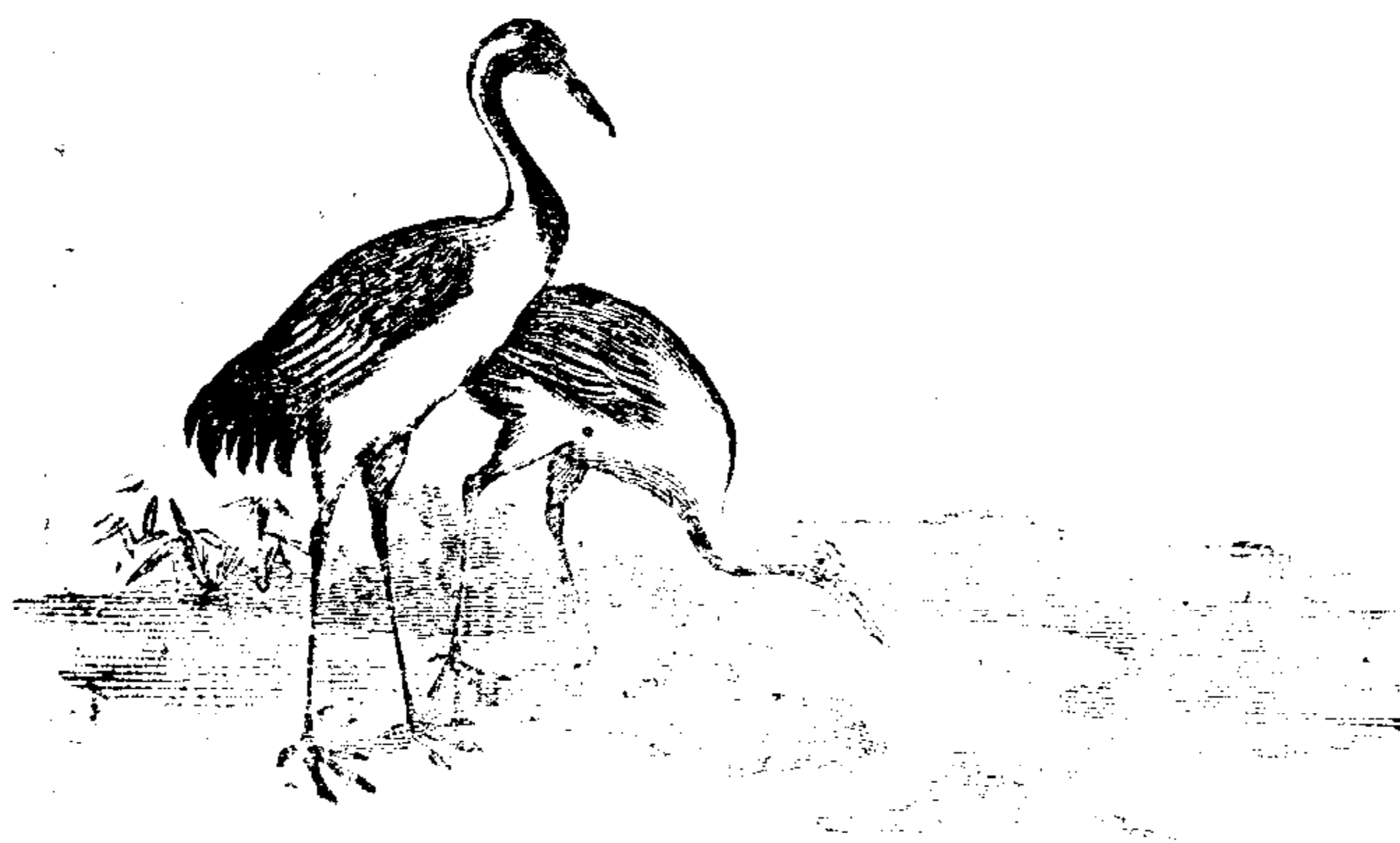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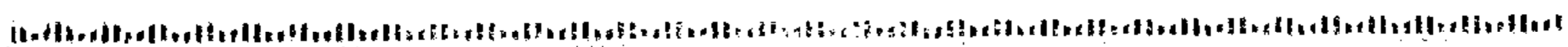
世人動言教育兒童者，規則不可過嚴，恐失其伸張之氣，或流於怯懦，或陷於卑屈。不如聽其稍任性，則自由之氣，可使發達。此似是而非之言也。凡兒童之驕傲任性者，以富豪之家，父母溺愛者爲最甚。此等子弟，大率懦弱而不勉學業，傲狠而不用師長之

言。及。年。稍。長。則。惑。溺。酒。色。一。無。成。就。反。是。而。家。風。嚴。肅。者。其。兒。童。能。守。規。則。成。就。學。業。者。多。教。育。者。能。體。此。意。則。稍。過。於。嚴。厲。不。使。陷。於。縱。恣。爲。最。要。矣。古。之。養。兵。者。紀。律。之。兵。常。強。放。慢。之。兵。常。弱。亦。同。此。理。而。已。

自古英雄豪傑。不能檢束其身而自放縱者。往往有焉。是豪傑之短處也。雖然。彼豪傑以有他種大功業。故其小節。世人或不之問焉。今世之自命豪傑者。動則放縱無度。而猶以不拘小節。自許問其事業。如何則惟大言放語。其實功毫無足觀者。彼無豪傑之長處。而惟有其短處。譬之刀劍。真豪傑如名刀。雖有小瑕疵。不失其爲利刃。今之假豪傑。如有大瑕疵之鈍刀。真是一文不值。

印度之因明。言求真理之法有三。曰現量。曰比量。曰聖教量。余亦有求真理之七法。其一直覺法。又名良心判斷法。如一壯大之男子。打擲一幼弱童子。而奪其所持之物。一見便知其曲直是也。其二比較事實法。彼此比較。而知其得失也。如今者欲借國債於外。當考前此外國借債之歷史。由於若何政策。所得若何結果。而因以參照於我邦。判其得失是也。其三推度法。如見河水之濁。因想水源之處。必有大雨。見風俗之頹敗。而

推原其頹敗之源，在於何處。是也。其四。折衷法。兩端之論。各具一理。則取其中者以爲眞理。如性善惡之論是也。其五。權衡法。有兩反對之意見。各含多少之道理。因權其輕重而取其重者。如孟子紆見之臂而奪之食不紆則不得食之喻是也。其六。背面反證法。世間謬論流行。察其背面。而舉其反證。則眞理自現。如宗教家言謂無宗教則人類皆兇暴。今若觀各種宗教未入我國以前。人類之情狀若何。則其謬自不辨而明。是也。其七。多聞闕疑法。道理有可疑者。廣考識者之言。取其可信之部分。其餘悉存而不論。如達爾文之進化論是也。



人種談

(1) 人類發生之地

論人類之起源以現今之地理山海之形狀為圭臬則大謬矣不知人類始發生之時山海之形狀決不與今日相同今請述之昔時大西洋有大西大陸及印度與亞非利加相連之印度亞非利加大陸濠洲附近有南洋大陸有歐羅巴與亞非利加北部相連之歐羅巴亞非利加大陸今日之撒哈拉大沙漠多數學者云昔時元係一海然近頃謂非為海者之說出余本不精地質學未知二說孰是雖然若云撒哈拉大沙漠及戈壁大沙漠昔時皆海是亦未可知也

由是觀之大陸之形狀時時變化若僅觀今日之大陸即謂人間發生于亞細亞之中

人種談



鐵公

央。否。則。發。生。于。其。西。部。耶。蘇。之。經。典。誠。臆。譚。也。不。甯。惟。是。乃。云。人。類。蓋。發。生。于。印。度。亞。非。利。加。大。陸。及。南。洋。大。陸。則。其。庶。幾。近。于。理。也。吾。信。之。

(2) 人類之元祖

人。類。之。元。祖。誰。乎。吾。烏。乎。知。之。無。元。祖。乎。何。以。有。今。日。雖。然。自。達。爾。文。之。進。化。說。出。世。界。學。者。多。從。之。若。依。黑。克。爾。Heckel (獨逸國人) 之。說。則。亞。非。利。加。之。猿。金。漢。智 (譯音) 及。戈。利。拉 (譯音) 頭。顱。形。狀。之。長。狹。與。亞。非。利。加。之。黑。人。及。歐。羅。巴。之。白。人。之。頭。顱。形。狀。相。似。而。亞。細。亞。之。奧。蘭。格 (猩猩) 頭。顱。形。狀。之。短。廣。與。亞。細。亞。人。之。頭。顱。形。狀。相。似。然。則。亞。非。利。加。歐。羅。巴。之。人。與。亞。非。利。加。之。猿。同。先。祖。而。亞。細。亞。之。人。與。亞。細。亞。之。猿。同。先。祖。也。雖。然。反。對。此。說。者。亦。多。見。于。一。千。九。百。年 (光緒二十六年) 出。版。莫。爾。利。士。之。著。書。中。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孫。達。里。等。于。亞。非。利。加。發。見。之。矮。小。人。最。近。于。人。類。元。祖。之。狀。貌。反。對。論。者。固。多。然。余。淺。學。無。有。反。對。之。論。據。也。

(3) 人類發生之年代

人。類。者。幾。萬。年。以。前。始。出。世。耶。今。日。已。不。可。得。知。矣。在。于。北。半。球。者。自。北。部。漸。向。于。南。

方人類發生以前即九十八萬年以前人類發生以後即二十四萬年以前二十四萬年以前之冰結時代者十六萬年間由今僅八萬年以前而已依此冰結時代今日之學者考察人類年代之次第歐洲在第二之冰結時代以前人類已有棲息之證據故惟歐洲之人類棲息較二十四萬年而前他若南洋大陸印度亞非利加大陸人類始發生之年代至今學者不能考

(4) 人種別之標準

類別人種或以膚色爲標準或以頭顱之形狀爲標準或以言語爲標準或以頭髮爲標準然眞欲類別人種不可以一項爲標準須由種種方面攷察之

何則類別人種者至困難之問題也猶類別犬之困難馬者非僅 *Equus* 之數馬類有尋常之馬有驢馬有基布拉譯音等稱然犬唯一 *Canis* 類別尙且則人類類別之困難當不遜于犬類別之困難也至于以何標準而類別人種則又更難論人類之起源有數源說焉有一源說焉果孰是孰非乎然今日有力之學者多取一源說假定以一源說爲是則由此一源發出而跨于諸處更不知生幾多之雜種故人

談叢

四

種之類別實難

(一) 頭顱之形狀

學○者○多○唱○頭○顱○之○形○狀○可○別○人○種○之○說○則○論○頭○顱○形○狀○之○學○語○不○可○不○注○意○也○請○介○紹○之○

頭○顱○由○上○見○下○之○形○狀○有○種○種○區○別○曰○幅○廣○幅○狹○曰○縱○長○縱○短○假○如○長○百○則○幅○八○十○或○七○十○五○縱○與○幅○之○差○少○則○短○廣○謂○之○『○布○拉○克○雪○夫○亞○利○克○』○(○Brachy Cephalic) 縱○與○幅○之○差○多○則○長○狹○謂○之○『○德○利○可○雪○夫○亞○利○克○』○(○Dolicho Cephalic) Brachy Cephalic 即○短○廣○ Dolicho Cephalic 即○長○狹○此○皆○學○者○一○般○之○用○語○也○此○外○尚○有○時○用○之○學○語○依○法○蘭○西○之○學○者○布○祿○加○別○為○長○短○廣○狹○如○左○之○五○者○

- 1. Dolicho Cephalic.....75.2下
- 2. Sub-dolicho Cephalic.....75.01——77.77
- 3. Mesati Cephalic.....77.78——80.
- 4. Sub-brachy Cephalic.....80.01——83.33
- 5. Brachy Cephalic..... 83.34下

然則第一最長狹第五最短廣他皆在其間雖然曰 *Dolicho Cephalic* 曰 *Brachy Cephalic* 皆學者一般之概示非用于精確之意義唯漠然多用長狹及短廣之意義概言之亞非利加之黑人頭顱之形狀長狹自稱為最優等之人種「基德尼克」人等之頭顱亦長狹蒙古人種歐洲人及美國人謂其黃疫甚忌之而今蒙古人種之頭顱最短廣住于法蘭西之「塞爾基克」人種其頭顱亦短廣而「撒波亞」之人亦然支那人之頭顱純然不像蒙古人之短廣又不像英國人之長狹日本人之頭顱亦然「斯拉夫」人種之頭顱近于「塞爾司克」人種在印度北之「卡爾加士」「達基克」人等之頭顱亦然據一千九百年之著書「拉布列」之說長狹者為亞非利加形短廣者為亞細亞形亞非利加之黑人與歐羅巴之白人素同種歐羅巴之白人皆由亞非利加而出長狹頭顱之人先自亞非利加入于歐洲然後短廣頭顱之人自亞細亞而入占歐羅巴之中央部再依「拉布列」之說大別歐洲人有左之三種

(一) 「條頓尼克」

(二) 「亞爾帕英」 (即塞爾基克)

人種談

(三) 「美基達列尼安」

是也。第一、第三其頭顱長狹即英國人、意大利南部之人、西班牙半島之人等是皆由亞非利加入歐羅巴者頭顱短廣第二之「亞爾帕英」即「塞爾基克」人種為由亞細亞入歐羅巴者非侵略入于歐洲實占領無人之境也。「拉布列」白云自己屬于一條頓尼克一人種故不認「塞爾基克」人之勇政然「塞爾基克」人種當時實優于長狹頭顱之人故可知必自亞細亞侵入而奪其土地者也。長狹頭顱之人果為優等人種歟亦短廣頭顱之人果為優等人種歟亞非利加之人果為優等人種歟亦亞細亞之人果為優等人種歟姑置勿論。

(6) 頭髮之穴

切斷頭髮以顯微鏡窺其穴有圓者有平者又有橢圓者最圓者為日本人蒙古人最平者為亞非利加之黑人及「新幾內亞」之「巴布亞」人頭髮之穴最圓則頭髮之形最直頭髮之穴最平則頭髮之形最縮或曰圓故直平故縮豈其然乎歐羅巴白人之土地被亞細亞人所侵略是白人即亞非利加種之血液與亞細亞人種之血液相混。

同故歐羅巴人之頭髮其穴在于平圓之間即爲橢圓是故歐羅巴人之頭髮其穴其穴
 圓而其形亦縮其縮不及亞非利加人巴布亞人其直及于亞細亞人是則爲亞細
 亞人所壓倒之印象也無論何種歐羅巴人雖皆無有此印象然而有印象者皆自以
 爲優等人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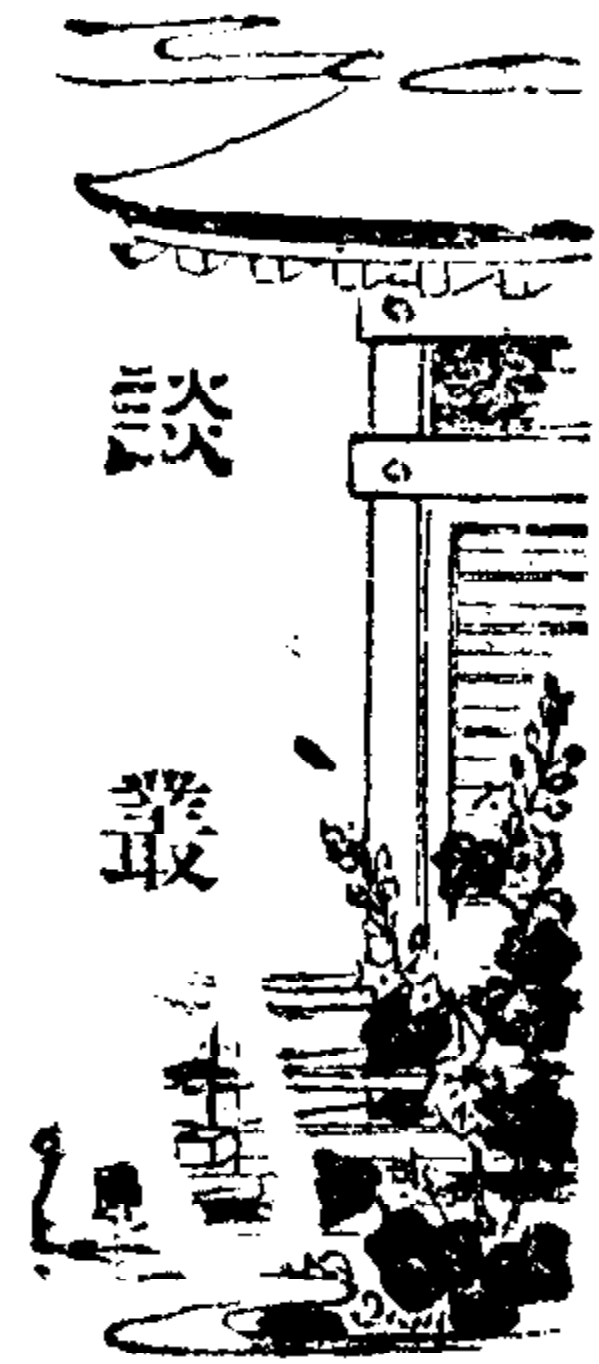


漢
畫



八

自由解



頌嘉

今天下之號稱維新者。口不絕自由一語。手不停自由二字。於是浮囂之士。遂颯颯然。曰。人有自由權。子可不父。其父。臣可不君。其君矣。嗚呼。比誤解甚矣。夫不待人言。不待法治。不待畏逼。不待文飾。而自能居仁由義者。謂之自由。仁由義者。謂之自由。不待人言。不待法治。不待畏逼。不待文飾。而自能居仁由義者。謂之自由。自由者。希聖希賢之功夫。自修自治之結果也。中庸曰。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君子慎獨之工夫。將以固自由之根基也。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此自由與不自由之別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自由解

一

不踰矩。夫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自由也。以道大莫容之。聖人猶必由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順。而至於自由。則自由爲自修自治最後之工夫。而非若今之所謂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者也。明矣。

或謂自由一字出於西文之 Liberty。即無束縛之謂。夫無束縛聽其自便謂之自

由。故不禁人議論。曰言論自由。不禁人著書。曰出版自由。擇教聽人之好。曰宗教自由。貨物不抽其稅。曰貿易自由。凡一切之不受約束者。皆得謂之自由。嗚呼。是不知泰西用意之言也。夫獨不見夫罪人乎。束之以縲紲。囚之於圜圜。手欲動而梏其手足。欲行而捺其足。一舉一動莫能自主者。不能自修自治也。苟自修厥德。不事干犯。手逞其所爲。足逞其所至。誰得而約束之哉。泰西人士以爲一切諸惡。猶之縲紲。能梏其手。能捺其足。而不待人言。不待法治。不待畏逼。不待文飾。而自能居仁由義者。爲能脫此羈絆。故曰自由。所以明善不善之別也。又以爲不能自由。即不能自治。不能自治。不如速死。故曰不自由。毋寧死。所以勸人之自治也。又以爲天下之善不在法懲。而在鼓舞。之以自爲。故曰言論自由。所以勉人之非禮勿言。言則必得其自由之道。無可禁者也。日出

版自由所以勉人之非禮勿書書則必得其自由之道無可禁者也曰宗教自由所以勉人之非禮勿從從則必得其自由之道無可禁者也曰貿易自由所以勉人之非禮勿取取則必得其自由之道無可禁者也假令自由爲不受約束之主義則誨淫誨盜之書將充於市放僻邪侈之言將盈於耳無父無君之教將徧天下鴉片罌粟諸物將不絕於道矣

或又謂當法國路易十六世暴待其民革命黨以自由主義起而滅之自由爲不受約束之主義此其明證嗚呼是大謬不然也夫苛政嚴法非暴也立法之本意當如是也法律不明國威不振有妨於人之自治者斯暴矣當路易十六世之闇弱僧侶專權國威不振其政令將不足以勵民故當時志士起而重創之使法立而民畏政行而民信俾互相戒勉以致於自由非欲壓倒其君權橫行其所爲也不然孟德斯鳩輩亦當時革命黨中人也何以其言曰國愈文明則其法律愈繁黨中之人亦何以信之不疑誠以法律者使人自治之利器法律愈嚴則人民自由資格愈深攷歐西文明諸國革命而還兵役有義務輸捐有義務衣服有定制休息有定時道有巡捕以禁人之爲非邑

談叢

四

有。牧。師。以。勸。人。之。爲。善。個。人。與。個。人。相。交。有。市。制。國。與。國。交。有。公。法。商。務。則。有。商。例。教。徒。則。有。教。制。凡。所。以。立。法。嚴。懲。不。勝。其。繁。者。蓋。欲。人。人。習。自。由。之。資。格。也。苟。自。由。爲。不。受。約。束。之。主。義。則。舉。凡。巡。捕。牧。師。市。制。公。法。商。例。教。制。一。切。舉。而。廢。之。可。也。

或。又。謂。泰。西。尚。自。由。故。講。平。等。君。臣。尊。卑。長。幼。之。分。略。而。不。講。則。自。由。爲。不。受。約。束。之。主。義。又。一。明。證。嗚。呼。是。又。不。然。矣。夫。平。等。者。非。無。尊。卑。長。幼。之。分。也。徒。以。爲。天。之。付。人。無。有。不。同。其。所。以。能。尊。能。卑。者。亦。均。故。君。者。君。其。德。而。能。修。其。德。吾。亦。可。君。長。者。長。其。學。問。而。能。修。其。學。問。吾。亦。可。長。也。而。推。而。言。之。則。天。下。之。人。皆。秉。人。職。皆。得。自。由。於。至。理。之。中。故。曰。男。女。平。等。父。子。平。等。平。等。之。義。所。以。使。人。人。自。勵。也。至。於。其。尊。卑。長。幼。恭。敬。謙。讓。之。儀。尤。爲。易。見。觀。西。人。之。稱。其。君。曰 *Your Majesty*。（即陛下之義）其稱大臣

曰 *Your Excellency*。（即大人中丞等義攷西國通例凡公侯伯子男各有專稱此不。過其大概耳）其稱平等人及下等人曰 *You*。（即你字有極恭敬義其意與支那文之。足下意同）有所要求則曰 *Please*。（即請字義或用 *Will* 義同）即卒然相遇亦。必免冠致敬握手爲歡其禮節之嚴不獨敬其上且必敬其下者誠以尙平等故也苟

自由爲不受約束之義。則君臣長幼之分。又舉而廢之可也。

且夫泰西諸國自由之出產地也。然其言曰。個人品格之高下。國家隆替之結果。自助。人民多則元氣充也。可知自由之國。首重人品。又曰。善得人之助者。爲能自助。可知循法而行。即謂自助。自助功深。始能自由。故泰西之教人。也當其幼也。以禮義廉恥。養其心。仁愛道德。修其身。一有不遵。則罰。站對操。養其恥。及其長也。以自治自修。勵其志。科學充其識。循循然。務使其不入於浮泛者。非不使其自由也。不如是。不足以自由也。由是而言。自由者。由不自由而得。不能不自由於先。又安能自由於後。不先發明自治。而空言自由。則謂之自亂。自亂者。野蠻禽獸之所爲。以數千年文化之人。而行野蠻禽獸之所爲。以自由二字之美名。詞名野蠻禽獸之所爲。吾於是知言自由者。日衆而能自由者。日少。吾於是願吾四萬萬同胞。先言自治。以造自由之資格。吾於是作自由解。以喚醒歧趨誤涉者。

哲學家曰。自由猶刀也。未能操刀而使割者。其傷實多。嗚呼。斯言盡之矣。今以專制國民居自由之國。往往轉爲律法所束縛。則自由國之律法。嚴於專制政體者。

自由解

五

談叢

亦○可○見○已○然○今○之○譚○強○國○者○動○輒○曰○自○由○吾○恐○其○上○下○交○相○賊○自○欺○以○欺○人○雖○為○
 異○國○之○順○民○猶○不○得○於○強○國○乎○何○有○爰○作○自○由○解○其○旁○義○支○意○略○而○不○言○所○以○自○
 勵○勵○人○也○

六

著者繫言



中國之攷古界

觀 雲



吾聞客有自上海來者。曰。今欲於坊間購一國語國策漢魏叢書等。已不可得。蓋為新書之風潮掃蕩盡矣。使是言而果信也。何我國人之不知學也。吾聞今學者皆曰。二十世紀世界學者所當研求者。東洋二古學。一印度學。一支那學。今歐洲學界已大動。此傾向吾不知。二十世紀於此二古學中所得發明之事理。果若何也。而據前此言之。於支那古書中。李侑蘭氏研求玄奘西域記。千八百九十六年。得發見釋迦生地迦昆羅城古址。畢爾德氏研求趙汝適諸蕃志。趙汝適趙宋時代當西歷十三世紀之人於泉州提舉市舶書馬端臨文獻通攷不注明出所而引用其原文宋史亦鈔錄以其時所得聞外洋阿非利加及印度洋岸諸國之著為其大體而無傳今外人以為珍書我國久無人道及此者矣而於中世時代。支那與外國通商之事狀。貿易之品目。及亞阿兩大陸印度洋沿岸諸國之地理及人類學。得發見多種嶄新有益之事實。是皆足增支那古書之聲價者。又各國圖書館。皆大貯藏漢文典籍。而

中國之攷古界

一

其所繙譯詞曲則若趙氏孤兒。宗教哲學則若大乘起信論等。其他著名之書繙譯更不及枚舉。噫。若以上諸書我國人不知自寶。或有聞而不能知其名者。而歐米人乃寶之。其爲我國人之恥。何如也。抑吾人在國。聞人有談周秦學說及佛教者。寥寥若晨星。然在日本。則坊頭書籍雜誌。論周秦學說及支那佛教者。纍纍皆是。夫所謂維新者。無他。研求各種學問。得有進步之一結果而已。故謂求學則能維新。不求學則不能維新。可也。謂當今之世。其國人能好學者。強不能好學者。亡無不可也。然今者我方號欲維新於外來之學。尙無所得。而我所固有之學。已先棄之。是即我國人不悅學之一標準也。不悅學則維新之事。必無所成。而國亦卒不能強。見微則知著。能無對此消涓而悲也。

抑又聞我國之能讀古書者。曰。西學何足奇。凡西學之所有。皆我數千年前古人所已經發明者。就而聞其說。若謂七十餘元質。不出五行之說。其餘亦類此。不足多引。噫。又何其固也。夫五行之說。不過如印度古代之所謂四大五大。今學者謂支那之言五行。不如印度之言四大。蓋四大尙可謂爲萬物之原素。而支那之五行說。其言水火金土。

者○勿○論○最○訝○其○不○倫○者○有○木○之○一○行○夫○木○乃○萬○物○之○一○而○不○得○謂○爲○萬○物○之○原○素○明○甚○
若○木○可○列○爲○一○行○則○動○物○若○禽○獸○若○人○類○亦○可○列○爲○一○行○是○誠○無○以○難○其○說○也○又○若○水○
者○雖○可○謂○爲○萬○物○之○一○原○素○然○古○代○希○臘○兌○喇○士○亦○言○水○爲○萬○物○之○本○而○印○度○之○四○大○
中○亦○有○水○之○一○大○而○今○之○西○學○則○知○水○爲○輕○二○養○一○所○成○如○是○而○水○爲○原○素○之○說○自○不○
得○成○立○夫○僅○知○水○爲○萬○物○所○有○之○原○素○與○知○水○爲○輕○二○養○一○所○成○此○其○間○人○智○之○增○進○
殆○不○可○以○道○里○計○而○謂○知○輕○二○養○一○爲○水○與○知○水○爲○五○行○之○一○者○爲○何○等○何○其○無○區○別○
也○雖○然○當○太○古○之○時○於○森○羅○萬○物○之○中○而○獨○知○歸○納○於○五○行○爲○本○此○實○人○類○智○識○之○一○
大○進○步○而○文○化○發○生○於○此○著○現○象○焉○蓋○當○古○時○荷○全○地○球○文○明○先○輩○之○稱○其○最○著○者○三○
國○曰○印○度○曰○希○臘○而○我○中○國○實○居○一○焉○我○中○國○古○代○文○明○之○發○達○史○今○外○人○多○研○究○之○
我○國○人○之○當○博○攷○詳○搜○鉤○玄○發○微○以○顯○揚○古○人○之○光○華○此○非○獨○學○界○所○當○爲○之○事○亦○我○
子○孫○對○於○宗○祖○之○義○務○焉○夫○謂○我○古○時○已○知○太○極○陰○陽○五○行○之○理○故○我○今○者○對○於○萬○國○
猶○得○荷○古○代○文○明○之○榮○名○此○固○我○國○人○之○幸○然○因○而○蔑○視○今○世○之○新○學○以○爲○無○一○不○包○
含○於○我○古○代○學○術○之○中○我○至○今○可○無○崇○他○人○之○新○學○爲○則○將○貽○人○以○笑○而○爲○我○國○人○之○

辱○莫○大○焉○何○也○學○問○中○固○有○同○一○立○說○而○言○之○精○詳○與○不○精○詳○有○秩○序○與○無○秩○序○於○學
 統○上○已○大○有○區○別○例若謂孟子黃梨洲已知有民權之理可謂今日民權之理皆為孟子黃梨洲所已發明
則不可於西國此例亦甚多如進化學說霍臺氏拉孟克氏實先於達爾文然自達爾文
之書出引證詳備事實確鑿故言進而○不○得○謂○後○之○說○無○異○乎○前○之○說○况○乎○古○之○所○無○而○為○今
化論者必祖達爾文氏是其例也之○所○有○古○之○所○未○發○見○而○為○今○之○所○已○發○見○者○不○知○凡○幾○而○謂○新○學○即○古○學○則○人○將○嗤
 為○菽○與○麥○之○不○分○且○也○人○將○曰○爾○知○五○行○之○理○於○數○千○年○之○前○何○至○今○猶○不○能○出○五○行
 範○圍○之○外○然○則○祖○宗○固○賢○聖○而○子○孫○又○何○其○蠢○鈍○而○一○無○進○步○也○故○曰○將○貽○人○以○笑○而
 為○我○國○人○之○辱○莫○大○焉○夫○學○術○宗○教○不○分○國○界○我○固○勝○人○人○將○學○我○如○昔○日○日○本○之○學
 中○國○是○也○人○苟○勝○我○我○亦○當○學○人○如○今○日○中○國○之○當○學○西○洋○是○也○自○近○者○國○家○主○義○之
 論○興○恐○學○者○不○察○而○於○學○問○之○界○亦○不○免○有○一○國○家○之○界○限○存○而○有○尊○己○國○而○卑○人○國
 之○風○則○將○失○平○等○觀○察○之○智○而○無○以○見○學○問○之○真○是○固○我○今○日○學○界○之○前○途○所○當○知○此
 義○也

是○兩○派○者○一○則○以○為○有○新○學○不○必○有○古○學○其○於○新○舊○之○學○界○也○失○之○離○一○則○以○為○有○古
 學○即○足○為○新○學○其○於○新○舊○之○學○界○也○失○之○混○此○可○名○為○我○今○者○學○界○過○渡○時○代○之○病○也

但猶有一種比附中西其弊亦無異此以題限不及陳

附錄 我國今日求學之外。尤當購書。漢文典籍。爲中土所無而日本所有者頗多。惟近來搜求已殆盡矣。然關係佛教各書。以乏人研求。多可購採。昔寬政時。京都相國寺長老顯常。白雲寺慈周。越中光嚴寺洞水等諸人相計。欲以支那不入藏經之佛書。今多逸失。而尙留存於日本者。寄贈一分於支那。事半而常周二氏相次遷化。事遂不果。其欲寄贈之書目。載牧墨仙所著之一宵話中。其中若唯識論述記。今爲南京楊仁山氏所已刊。又華嚴家部數種。今亦有之。其餘蓋多無可購者。未知尙有存者否。茲借報端之餘白。錄當日所擬寄贈之書目。庶見之者多。或有有志而力足以任此者出。購求回國。寄藏名山。擇要印行。以廣流通。亦我國文獻之事焉。此稿成而大藏經之輯下目多在其中又識

送書目錄

法華義記 光宅

八冊 大乘義章 淨影

廿五冊 十地義記 淨影

八冊

釋摩訶衍論

一冊

中國之攷古界

五

談叢

六

天台家部	維摩廣疏 <small>天台智者</small>	禪門章 <small>天台智者</small>	止觀搜要記 <small>荆溪</small>	淨名垂裕記 <small>同</small>	華嚴家部	華嚴搜玄記 <small>至相</small>	同海東記 <small>元曉</small>	無差別論記 <small>同</small>	法相家部	唯識述記 <small>慈恩</small>	法苑義林章 <small>同</small>	同演秘 <small>智周</small>	彌勒上生經疏 <small>同</small>	法華玄贊 <small>同</small>
十四冊	十四冊	三冊	八冊	十一冊		九冊	二冊	一冊		二十冊	七冊	十四冊	二冊	十冊
同略疏 <small>同</small>	三觀義 <small>同</small>	隨自意三昧 <small>南岳</small>	十義書 <small>四明</small>	同探玄記 <small>賢首</small>	十二門宗致義記 <small>賢首</small>	二十唯識述記 <small>同</small>	唯識樞要 <small>同</small>	因明大疏 <small>慈恩</small>	因明前後記 <small>同</small>	瑜伽倫記 <small>遁倫</small>	同	同	同	同
十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十冊	二冊	二冊	四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八冊	六冊	廿四冊
同記 <small>荆溪</small>	維摩畧玄義 <small>同</small>	涅槃三德旨歸 <small>孤山</small>	起信論義記 <small>同</small>	五教章 <small>同</small>	雜集論述記 <small>同</small>	同了義燈 <small>惠沼</small>	宗輪論述記 <small>同</small>	辨中邊論 <small>同</small>	仁王疏 <small>疏賁</small>					
五冊	三冊	十冊	三冊	一冊	十冊	十三冊	二冊	四冊	七冊					

三論家部

中論疏 嘉疏

冊 百論疏 同

九冊 十二門論疏 同

冊

大乘立論 同

五冊 法華論疏 同

冊 三論立義 同

四冊

勝鬘寶窟 同

冊 法華立論 同

十冊

淨土家部

無量壽經疏 淨影

二冊 觀經疏 同

一冊 往生論立註 曇鸞

三冊

安樂集 道緯

八冊 觀經立定散義 善導

廿四冊 淨土法事贊 同

二冊

往生禮贊 同

一冊 觀念法門 同

一冊 般舟贊 同

一冊

贊阿彌陀佛偈 曇鸞

一冊 淨土羣疑論 懷感

四冊 五會法事贊 法照

二冊

淨土論迦才

三冊

南山家部

合注戒本 南山

一冊 戒本記 同

八冊 淨心戒 同

六冊

戒本科 靈芝

二冊 行宗記 靈芝

八冊 隨機羯磨 南山

一冊

業疏 同

八冊 同科 靈芝

二冊 濟緣記 同

八冊

行事鈔資持記 南山 靈芝

四三冊 梵網疏 義

一冊

密宗家部

中國之攷古界

談叢

大日經義釋 一行

十四冊 供養法疏

二冊

八

俱舍家部

俱舍頌疏 圓暉

十五冊 同光記 普光

三十冊 同寶記 法寶

同道記 遁麟

十二冊 同鈔 惠暉

六冊 梵漢千字文 義淨

日本撰述

勝曼疏並鈔 上宮太子 唐明空

六冊 維摩疏 同

五冊 法華義疏 同

十卷書 弘法

十冊 守護國界章 傳教

九冊 顯戒論 同

顯揚大戒論 慈覺

七冊 金剛頂經疏 同

七冊 蘇悉地經疏 同

講演法華義 智證

二冊 菩提心義鈔 安然

五冊 悉曇藏 同

往生要集 惠心

四冊 大乘對俱舍鈔 同

十四冊 因明四相遠釋 同

選擇集決疑鈔 法然 良忠

五冊 無量壽經鈔 望西

七冊 元亨釋會

興禪護國論 千光

一冊 聖一鈔並年譜

二冊 道元錄

佛國鈔

一冊 夢窗錄並年譜

四冊

一冊

十五冊

三冊

八冊

七冊

三冊

四冊

一冊

三十冊

右目錄 按唯識論樞要成唯識論了義燈成唯識論演秘合刻稱唯識三箇疏又係日本唯識宗書如唯識同學鈔觀光覺夢鈔等皆著名之書也今多有之又密宗書去年合刻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瑜祇

經要略念爾維稱五部秘經又俱舍論注釋書最有名者普光之光記法寶之寶記今有新版合刻稱俱舍論光寶右畧記其一二其餘爲上書目所不載而著名之載籍甚多又係日文者其書尤多不及一一俱錄

中國之演劇界

觀 雲

拿破崙好觀劇每於政治餘暇身臨劇場而其最所喜觀者爲悲劇拿破崙之言曰悲劇者君主及人民高等之學校也其功果蓋在歷史以上又曰悲劇者能鼓勵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質而能使人學爲偉大之人物者也故爲君主者不可不獎勵悲劇而擴張之夫能成法蘭西赫赫之事功者則坤訥由 *Cornetille* 所作之悲劇感化之力爲多使坤氏而今尙在予將榮授之以公爵拿破崙之言如是吾不知拿破崙一生際法國之變亂挺身而救時艱其志事之奇偉功名之赫濯資感發於演劇者若何第觀其所言則所以陶成蓋世之英雄者無論多少於演劇場必可分其功之一也劇場亦榮矣哉雖然使劇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則必在悲劇吾見日本報中屢誡誚中國之演劇界以爲極幼穉蠢俗不足齒於大雅之數其所論多係劇界專門之語余愧非盧騷不能解度晚德蘭猶也。

盧騷精音律著一書名曰度晚德蘭猶痛論法國音樂之弊大爲伶人間所不容

然亦有道及普通之理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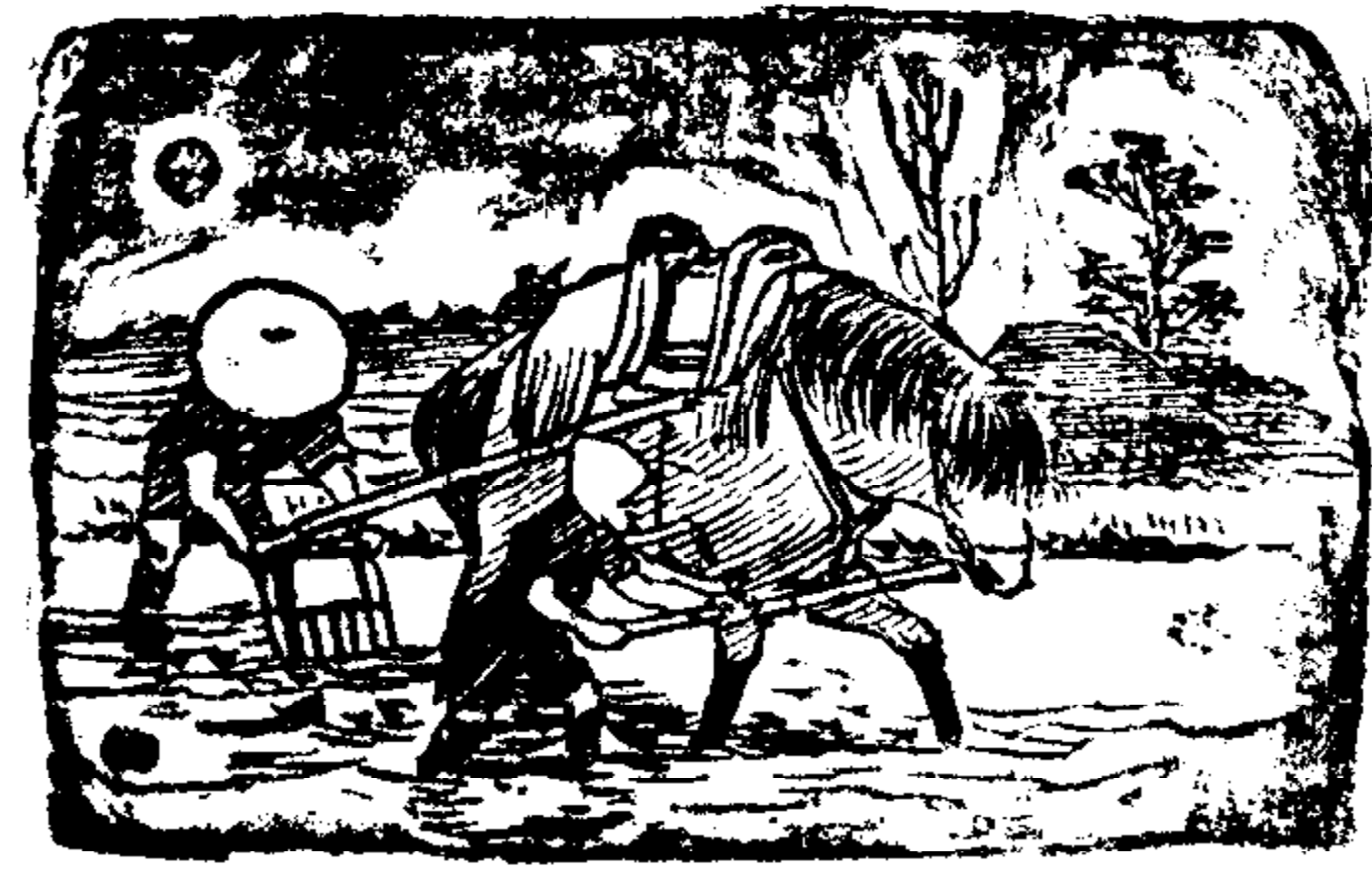
余所能知者。如云中國劇界演戰爭也。尙用舊日古法。以一人與一人。刀鎗對戰。其戰爭猶若兒戲。不能養成人民近世戰爭之觀念。按義和團之起不知兵法純學戲場之格式致釀法其貽禍之昭昭已若此又曰。中國之演劇也。有喜劇。無悲劇。每有男女相慕悅一齣。其博人之喝采多在此。是尤可謂卑陋惡俗者也。凡所嘲罵甚多。茲但舉其二種言之。然固深中我國劇界之弊者也。夫今之戲劇於古亦當屬於樂之中。雖古之樂以淪亡。既久無可攷證。經數千年變更以來。決不得以今之戲劇謂正與古書之所謂樂相當。然今之演劇。要由古之所謂樂之一系統而出。則雖謂今無樂演劇。即可謂爲一種社會之樂。亦不得議其言爲過當。夫樂古人蓋甚重之。孔子之門。樂與禮並稱。而告爲邦則曰樂則韶舞。在齊聞韶。三月忘味。其餘論樂之言尤多。蓋孔子與墨子異。墨子持非樂主義。而孔子持禮樂全能主義。故推尊樂若是其至也。而古之樂官若太師、摯師、曠等亦皆屬當世人材之選。昭昭然著聲望於一時。而其人咸有關係於國家興亡之故。夫果以今之演劇當古時樂之一種。則古之樂官以今語言之。即戲子也。嗚呼。我中國萬事皆今不如古。古之樂變而爲今之戲。古之樂官變而爲今之戲子。其間數千年間升降消長退化。

之感。曷禁其根。觸於懷抱也。抑我古樂之盛事。屬既往。姑不必言。方今各國之劇界。皆日益進步。務造其極。而盡其神。而我國之劇。乃獨後人。而爲他國之所笑。事稍小。亦可恥也。且夫我國之劇界中。其最大之缺憾。誠如嘗者所謂。無悲劇。曾見有一劇焉。能委曲百折。慷慨悱惻。寫貞臣孝子仁人志士。困頓流離。泣風雨。動鬼神之精誠者乎。無有也。而惟是桑間濮上之劇。爲一時王。是所以不能啓發人。廣遠之理想。奧深之性靈。而反以舞洋洋。笙鏘鏘。盪人魂魄。而助其淫思也。其功過之影響於社會間者。豈其微哉。昔在佛教馬鳴大士。行華氏國。作賴吒和羅之樂。使聞者皆生厭世之想。城中五百王子。同時出家。是雖欲人悟觀空。無我之理。爲弘通佛教之方便法。然其樂固當屬悲劇之列也。今歐洲各國。最重沙翁之曲。至稱之爲惟神能造人心。惟沙翁能道人心。而沙翁著名之曲。皆悲劇也。要之劇界佳作。皆爲悲劇。無喜劇者。夫劇界多悲劇。故能爲社會造福。社會所以有慶劇也。劇界多喜劇。故能爲社會種孽。社會所以有慘劇也。其效之差。殊如是矣。嗟乎。使演劇而果無益於人心。則某竊欲從墨子非樂之議。不然而欲保存劇界。必以有益人心爲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劇爲主。國劇刷新。非今日劇。

談叢

界○所○當○從○事○哉○
曩時識注笑儂於上海其所編黨人碑固切合時勢一悲劇也余曾撰聯語以贈之願其所編情節多可議者望其能知此而改頁耳

十二



談叢



小共和國史略

定 式

(一) 達布拉拉共和國

達布拉拉共和國。在撒地尼亞之西北長五英里廣半英里之一小島也。人口僅五百廿人。六年一次選舉大統領及評議員六名。官吏皆爲名譽職。無有俸祿。千八百八十六年。始建國。婦人亦有選舉權。行政上。自建國以來。未曾起紛擾之事。即總選舉之時。不過國民相集而組織一茶話會。開會多在春季。曩千八百三十六年。撒地尼亞王起亞阿里士。依阿耳巴亞德。讓與「帕亞地林摩」之家族。至千八百八十三年。支配于王政之下者。第一世爲波耳王。後以王之子孫繼續王位。且有不許王族爭王位之遺言。如斯數十年。王政廢止。越四年。國民遂制定憲法而成可愛可羨之一小共和國矣。千八百七十七年。意大利及各國皆承認其獨立。此國元無海陸軍。備國家人民皆服兵。

役國民之職業以漁業爲主亦或有培養菓物及野菜者

(二) 戈司特共和國

此國在世界上爲最小較達布拉拉共和國殆僅有三分之一據最近調查人口百三十人建國在北美合衆國以前即千六百四十六年意法兩國皆承認共和國獨立戈司特國洛安披里尼司山頂之平坦地方也面積僅一英里五年一次國民相集選舉大統領及十二名之評議員大統領兼理收稅官及裁判官之事務若大統領有越權之處則訴于披里尼司山麓之西班牙寺院領拉倫司之僧正仰其判決判決之後仍遵守本國法律此國國內既無寺院無僧侶又無墳墓故其國人或遙拜天神或參詣于境外之寺院人死之時則埋葬于奧司桑之谿谷行洗禮式及結婚式亦在其地

(三) 南洋之共和國

夫蘭司比耳共和國在澳大利亞之東新加里尼亞之北面積八十五英里人口五百五十人其中四十人爲白哲人種餘皆爲黑色人種此國會爲法國之領地千八百七十九年始以建設共和國布告于天下遂制定憲法政府以大統領及評議員八人組

織而成議院評決國政選舉權黑人白人男子女子皆有之惟被選舉權則僅白人之男子而已前大統領亞爾地波克美國故大統領波克之親族也

(四) 基洛幾共和國

基洛幾者北美合衆國北卡洛利那州之西部而組織最完全之一小共和國也此共和國雖離合衆國中央政府及北洛卡利那州政府之管轄然未經各國承認其獨立此國沿奧可拉路夫達及索可之大江爲同州中最富饒之土地面積八十方英里戶數一千餘戶種族稱爲克亞拉里作耳布基洛幾者實印度人之東部支族也

大統領四年選舉一次年俸五百弗因公務往合衆國首府之時一日給以四弗之旅行費大統領不在國內以副大統領代理之其年俸有二百五十弗呼大統領則曰「基夫」基耳幾人種不達于三十五歲無有被選舉權內閣書記官三人即于顧問官乃百人每選舉二人爲代議士組織而成代議士之選舉權十六歲以上之男子及同種之妻皆有之惟限于白人而已大統領雖有統治權然非經代議士之協贊不能執行法律國民不信眞神者無被選權又加害于同種族之國民則即收回其選舉權此

談叢

四

其憲法之大略也。

此國又據憲法設置教授基洛幾及英語之公立學校及職工學校使住于克亞拉里作耳布之印度人住于近隣之下等社會之白人受優等之教育精勵其能守法律然此種學校多屬于帕瀑梯司安及米索基斯特教會者。

(五) 桑馬利羅共和國

桑馬利羅共和國在阿披拉因山之東山嘴面積三十三方英里人口六萬出產物之最美者即奶餅 (Cheese) 及酒 (Wine) 是也共和國有六十名之高等評議員此評議員終身爲之依人民而舉選者又由其中公選監督評議員授之于大統領又如美國高等院主職務者于本國內有大統領二人一由十二名之評議員選舉一由人民選舉內閣以內務大臣外務大臣及大藏大臣組織而成陸軍常備兵士有九百六十人平時則最注意于警察事務此國之首府人口有千七百餘人爲世界上最古之都會五百年來之風俗毫無更改變遷衣服恰與哥倫布發見美國之時一樣不過稍增建十數間之家屋道路甚狹無一商店故欲購求物品無論如破靴等物雖由本府二英

里經羅戈典桑馬利羅市行盡其地不可得也此國係紀元八百八十五年始建立至千八百三十一年共和國遂成此國人以能保存古代之風俗故世人多誇稱之而得最上之名譽

(六)安道耳共和國

此國較桑馬利羅共和國人口稍多而面積殆大六倍爲法國阿格及西班牙卡拉安利亞之間之一狹小地也因披列尼司間接交通極不便雖有一幽谷由法國沿坡利拉川然在西班牙之方稱爲歐洲中最險阻之山路僅有可乘小馬之便耳此共和國之人民禮義最正富于慈仁之心有耐力有大膽之性質精勵于職業產物之最要者爲菓物及銅鐵鉛之類而鉛尤爲占世界上首位之物品也其國獨立係在紀元八十九年人民選舉二十四名之高等評議員委任之以政權評議員終身爲之選舉大統領此爲該國之憲法雖純然爲一獨立國然選舉及徵稅之際以千一百之兵士監督之以其稅金對由法國輸入之穀物而送五百六十佛郎于法國由法國輸入之穀物無論何時不能却退且有由法國招高等裁判官二人之誓約由法國干涉其內政首府人口有二千二百餘國民之風氣與桑馬利羅共和國大相差異古代之建物及

器○物○爲○歷○史○之○參○考○者○至○近○年○皆○破○壞○慕○文○明○改○良○風○俗○近○頃○又○由○克○魯○伯○購○求○大○砲○一○門○設○立○于○中○央○府○以○應○歐○洲○各○國○侵○本○國○而○用○若○法○國○與○西○國○發○令○命○滅○其○軍○備○則○國○民○必○信○嗚○呼○千○一○百○之○兵○士○與○此○一○門○之○大○砲○實○該○國○唯○一○之○軍○備○也○

(七) 莫斯哀特共和國

莫○斯○哀○特○共○和○國○在○阿○克○司○拉○基○亞○比○列○哈○比○耳○齊○爾○及○坡○耳○瑪○士○之○間○面○積○四○英○方○里○人○口○三○千○餘○人○國○民○因○在○絕○美○山○水○之○間○而○創○一○別○有○天○地○之○小○共○和○國○故○世○多○艷○稱○之○雖○爲○純○然○之○獨○立○國○然○實○在○德○國○保○護○之○下○陸○軍○以○兵○士○三○人○組○織○者○平○時○專○重○警○察○事○務○

大○統○領○及○五○名○之○評○議○員○任○期○三○年○爲○人○民○所○公○選○而○大○統○領○之○任○期○又○三○年○者○謂○之○曰○二○期○以○上○之○就○職○

首○府○人○口○千○六○百○餘○人○宏○壯○之○政○廳○千○八○百○三○十○三○年○所○建○築○建○築○費○甚○巨○

記○者○曰○美○國○法○國○瑞○士○等○之○共○和○國○是○常○出○現○于○學○校○教○科○書○之○中○人○皆○知○之○矣○茲○所○舉○者○皆○爲○世○人○所○罕○見○者○然○此○外○尙○有○十○五○個○之○小○共○和○國○嗚○呼○以○我○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猶○不○知○憲○法○爲○何○物○誠○可○媿○也○吾○故○紹○介○之○以○鏡○我○國○人○嗚○呼○